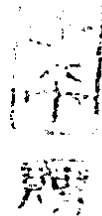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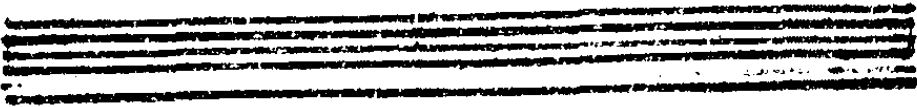


草原



文學月報叢書
俄國契訶夫著
彭慧譯
讀書出版社發行



草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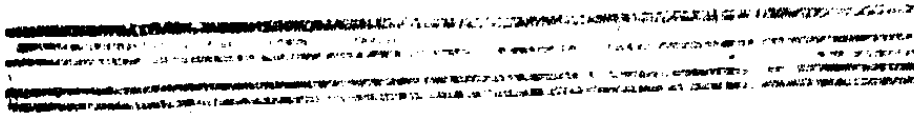
原

草

草

·A·F·:·:·9·:

文 學 月 報
俄 國 獎 詞 著
彭 慧 顯
新 華 書 局 行



一個旅途的故事——

七月里的一個清早，從Z省的N縣城，駛出了一輛沒有彈簧，極端顛播的半蓋四輪馬車，在驛路上呼隆呼隆地走着。那是大洪水以前的古車之一種，現在，在俄羅斯只有一些商店員，牲口販子和不富裕的祭司才乘牠們的。那車子在每一個極小的動作中，都刮棘刮棘地梆梆地叫着，而單單由於這種聲音，和由於那搖擺在脫落了的車身上的黃色的破皮條，就可以判定車子的破舊，而且是快要零碎了。

在這輛半蓋的四輪馬車裏面，坐了兩個N縣的居民。一個是N縣的商人依凡·依萬西奇·枯支米狄夫，剃光了鬚鬚，戴着眼睛，戴了一頂草帽，與其說，他像個商人，甯是像個小官吏。另外一個是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西里依西基，N縣的聖尼古拉教堂的掌院，是一個長頭髮的小老頭，穿着一件灰色的帆布長袍，戴上一頂寬邊的圓錐大帽，繫着一根綉花腰帶。第一個人是聚精

會神地在想什麼，並且不住地搖着他的頭以驅除塵囂；他的臉上，那面習慣了的事務家的乾燥，正和剛剛同親屬致了別而且痛飲了一頓的人的那種親切的樣子相鬥爭着；第二個人呢，他用他的濕潤的眼睛驚奇地注視着這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是那麽宏廣，彷彿是托他的帽子的邊緣，都包括住了，他的面孔帶紅色，有寒冷涼的樣子。枯支米秋夫和赫里斯多福爾他們兩個人，都是出去賣羊毛的。他們是剛才離開了家人，他們是飽飽地吃了油炸點心和酸奶油的，雖然還是那樣一大清早，他們都喝過了……兩人的心靈的氣分，是多麼高雅啊。

除開這兩個被描寫過的人和那個不疲倦地鞭着那一對放蕩的栗色的馬的馬車夫德尼斯基之外，在這輛車上，還有一位乘客，那是一個九歲的小孩，他的面孔是被太陽晒得焦黑，而且滿面淚痕的。他是枯支米秋夫的外甥艾勾羅士卡。由於他的舅舅的決定，和赫里斯多福爾的祝禱，他乘着這車子預備上學去。他的母親索靈加，依高諾夫娜，是一位上等官的寡婦，枯支米秋夫的同胞姊妹。她最喜歡有教養的人物和上流高雅的社會，她懇求她的這個出去賣羊毛的兄弟，親領着艾勾羅士卡，送他去上學。現在呢，這個孩子，既不曉得他走上前兒去，也不曉得他爲什麼乘車出來。他和車夫德尼斯基並坐在馭者台上，緊攀着車夫的肘子以免顛搖，或者像一把茶壺一樣跌下去。因着車子的迅速馳駛，致使他的紅色的汗衫像泡泡樣凸起在他的背上，新的插上孔雀

羽毛的御者帽，屢屢地滑在後腦上。他感到自己是一個極端不幸的人，真想要哭起來了。

當這輛半蓋四輪車，靠近監獄駛過的時候，艾勾羅士卡就注視着那靜靜的巡行於高的白牆週國的哨兵，敲着那小松子的窗子，那光耀在屋頂上的十字架，於是他記起是如何地在一個星期以前，在卡贊的聖母節那天，他跟媽媽到過監獄的教堂去參加祭壇奉獻式；在那以前，正是復活節那天，是如何地他和廚子溜得米拉·德尼斯基一道，帶了許多復活節的甜麵包，雞蛋，蛋糕和紅燒牛肉，到這裏來過。囚徒們曾經祝福過他們，向他們畫十字，衆囚徒之一，還送了艾勾羅士卡一個自製的錫鑲的襯衫紐扣。

孩子，凝視着那些熟識的地點，而可惡的馬車，跑得飛快，將那一切都扔到後邊去了。監獄過去，閃灼着一個被煤煙燻黑的鐵工場，再過去，就是那塊暢通的蒼翠的墓地，被小石頭的圍牆圍着，從圍牆裏面，那隱藏在綠的櫻桃樹裏邊的一些白色的十字架和墓碑，愉快地在窺探着外邊，遞着去，就像是許多白色的斑點。艾勾羅士卡想起，當那櫻桃樹開花的時候，這些白的斑點合着櫻桃花融成了一片白色的海；而當櫻桃成熟了的時候，這些白的墓碑和十字架，就被一些像血一般的紅紫色的斑點綴起來了。在圍牆里面的櫻桃樹下，艾勾羅士卡的父親和祖母吉乃達·達尼洛夫娜愛日長夜地睡在裏面了。當祖母剛死了的時候，人們將她放置在一個長長窄窄的棺材裏

一面，還用兩個值五戈貝的銅幣，蓋在她的不願意閉上的眼睛上。在她死以前，還是活的時候，她曾經從市場裏帶回了撒着罌粟花的蘇維的麵包，現在啊，她是安息了，安息了。

流淚地過去，丁那煉瓦作坊，正在冒煙。濃厚的黑煙成迴旋狀，從長形的蓋着灰蓋而低到快齊地與屋頂上相鄰地向上昇着。作坊和荒地之上的天空是暗沉沉的，迴旋狀的黑煙的大影子，在田地中，迴旋地着大路飛着。在屋頂近處的煙霧裏，有些蒙着紅塵的人和馬在轉動着……

於是，這一切就是城市的盡頭，鄉村的起點了。艾勾羅士卡，對着這城市，作了最後的一瞥，於是，他，在後角所著的詩子上潦草地哭了……

「哭的，還是會哭呀，好哭種！」枯支米秋夫說，「又是涕淚交流喇，嬌生慣養的孩子，不想去，那裏留下來好嘍，誰也不會使勁拉你住的！」

「不要緊，不要緊，小兄弟艾勾羅，不要緊，」嘴快的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喃喃地說，「不要緊，小兄弟，勸告上帝罷！你不是學壞去，而是學好去呀。人們說：學問就是光明，而無知是黑暗……這是真理呀。」

「你想要回去麼？」枯支米秋夫問。

「我……想……」艾勾羅士卡哽咽着說。

「要是回去呀，再走真是白費，一切是徒勞無益啊。」

「不要緊，不要緊，小兄弟！」神父諾里斯多爾繼續說，「禱告上帝罷；羅曼諾索夫（註一）也是這樣跟着漁夫出門去的，然而在他們中只有他一個人是在歐羅巴洲成名了。學問和信仰結合，然後才能得到上帝歡喜的果實。我們在禱文裏面該怎麼說呢？我們要贊美我們的造世主，慰安我們的父母，我們要對於我們的教會和國家有用處；就是這樣。」

「用處是有各種各樣的！」枯支米秋夫一邊點着一根賤價的雪茄烟，說，「有些人就學習上二十年，也有沒什麼意義的。」

「這種情形，也有的。」

「學問，對於有些人是有用處，而對另外一些人，就把頭腦弄紛亂了。我的姐姐是一個不懂得什麼的女人，什麼事情，都往高雅的方面去打算，他想將艾勾羅士卡造成一個學者，她不懂，就拿我的職業來說罷，也可以叫艾勾羅士卡幸福地過一輩子的。我對你說罷，假使所有的人都要去成學者，往高雅的方面走的話，那就會沒有人做賣買種五穀了，大家都會餓死的呀。」

「假使大家都去做賣買種田的話，那麼，就沒有人去採求學問了。」

枯支米秋夫和神父諾里斯多爾兩人，想到剛才提到了這些很有重量的，可以說服人的話

於是都做起一副嚴肅的面孔，兩人同時靜默下來。聽了他們的談論而莫明其妙的德尼斯搖着他的頭拾起來，鞭打着那對栗色的馬。接着，又是沉默了。

同時，一個廣大無邊的，被一連的好些的小丘所環繞着的原野，展開在旅人們的眼前了。那些小山丘都靜着，這個從那個後面地互相窺探着，而混融在一個高處，那個高處是從大路的右邊起延長着，直到地平綫的盡頭為止，而消滅在深紫色的遠景裏面的；你進着進着，任是怎樣也分辨不出何處是起點，何處是終點；太陽已經從城市後面探出頭來了，牠靜靜地毫無喧嚷地進行自己的工作。最初，在遠遠的前面，正是天空和地平綫交界之處，靠近一些墳墓和遠看去像一個插着手的小人的那個風車那邊，有一條寬廣的黃色的光線在地上爬行；一分鐘後，像這樣的一條光線，在稍近的地方照耀起來了，牠又往右邊爬行着，於是抱住羣山了。有一點什麼溫暖的東西，觸着艾勾羅士卡的背，一道從後邊偷偷地走上來的光線，穿過了車和馬，與另一道光線遇到一起了，一瞬間整個的廣大的草原，從清明的薄明裏，解脫了自己，而微笑着，閃爍起朝霧來了。

被割刈了的燕麥，高的野草，大穀草，野蕨等等，都是因着炎熱而已經變成灰褐色，赤色和半死的了，現在受了朝露的浸潤，被太陽的愛撫復生過來又預備開花了。海燕作着歡欣地叫聲飛

翔在大路上。草原裏，銀鼠互相地呼叫着。在左邊遠遠的什麼地方有夏鶯泣叫着。被這輛車驚動了的鷓鴣，帶着柔順的特殊的聲音朝那些小山丘飛去。蟋蟀，螽斯，提學虫和蝸鼠在草裏面不斷地奏着牠們的蟋蟀的單調的音樂。

過了一會工夫，朝露蒸發了，空氣變清了，而幻滅了的草原，又呈出疲倦的七月的景象了。草，都俯垂了下來，一切生命都麻痺了。那些棕色而遠看還是紫綠色的帶着像暗影一般的安靜的色調的晒焦了的山丘，有霧縹作邊際的原野，以及拱蓋在沒有樹木和高山的草原的上邊像是隱隱地深沉和透明的天空，現在這些都是顯得無邊無際的，而由於憂鬱顯得麻痺的了。

是怎樣地令人氣悶和憂鬱啊！馬車一直走着，而艾勾羅士卡老是看見那一色一樣的東西——天，原野，山丘……草原的那些音樂比較安靜些了，海燕兒飛走了，鷓鴣也不見了，枯委的草上，無所事事地飛動着，許多白鶩鴉；牠們一個個彼此都很相像，於是使這個草原，更為單調了。飛禽輕快地拍着牠的翅膀，離地面很近地飛翔着，誰也不知道牠是爲什麼飛，而又有什麼需要。

而遠方，風車仍在搖着翅膀……

時時在野草裏面閃爍着一些小分枝，或者一堆小圓石頭以打破單調；一瞬間出現了十個灰色

的石樁子，或者是那枝頭上有青碧的乾的白柳。野鼠在大路上來來往往地跑着，——隨後，重又是一些高的野草，山丘，白嘴鷗，在眼前次地游……

喲，感謝上帝，迎面來了一輛裝着很多禾束的貨車，那最高處騎着一位鄉下姑娘。懶睡的山於暑熱而疲憊了的她，抬起頭來敵視迎面來了的人們。德尼斯基迷迷糊糊地睜着她，栗色的馬，向那些禾束伸着嘴巴。而這輛牛蓋的馬車，作出尖叫聲同大車親了一個吻，帶尖芒的禾穗像掃帚般地在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的圓鏡帽子旁邊掃了過去。

「怎麼在人身上海走啊，許東西！」德尼斯基喊着，「喲喲，臉上那麼腫呀，就像山蜂子釘了似的！」

那位姑娘，瞋睡朦朧地微笑着，嘴唇動了幾動，又縮下去了……山丘上，出現了一棵孤孤的白楊樹，那是誰的呢，為什麼牠在這裏呢，那只有上帝曉得吧。可是，牠那勻稱的姿態和碧綠的衣裳，是教人的眼睛捨不得離開牠的。這位美人兒是不是很幸福呢？夏天炎熱，冬天是嚴寒和刮風下雪，秋天那些令人恐怖的夜晚，除了只看見黑暗和聽見狂暴的怒吼的風之外，別無所聞，而最主要的，牠的整個的生活是單調，單調……白楊過去，就是一片片的小麥田，如明亮的黃氈子一樣，從山丘的高處一直發展到大路上。山丘上，都已經割好並且堆積起來，而山下的呢，還正

在割着……六個割麥的人並排地站着，正在揮着鋤刀，那些鋤刀都歡愉地閃爍着，同時發出一種「唧唧呀呀！」的聲音。從那些正在捆着禾束的媳姑娘的動作，那些割麥者的面孔和鋤刀的閃光看來，可以知道暑熱是多麼烤人和空悶啊！一隻垂出舌頭的黑狗，從割麥人那邊朝馬車迎面跑來，大概是有意叫吠的意圖，然而在半途上又停了，漠不關心地眠着那位用鞭子威嚇牠們的德尼斯基：熱得叫不出來呀！一個媳姑娘抬起頭來，又着兩手支住她疲乏了的背，目送着艾勾羅士卡的棉布汗衣。不知是歡喜那紅的顏色還是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她長久地站着不動，望着他們的後影……

小麥田閃過去了。雲又延接着被烘烤的原野，被曝晒的山丘和酷熱的天空，重又是一些飛禽在離地不高的空間往來飛動。遠方，還像原來一樣，風車的翅膀，不斷地旋轉着，依然還是像個搖着雙手的小人。真教人把他看得厭倦了，而且彷彿你永遠也追牠不到，牠也故意遠開這輛馬車飛馳着。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枯支米秋夫沈沈着。德尼斯基，一邊鞭着，一邊叱着那對栗色的馬，而艾勾羅士卡也已經不哭了，冷淡地向外望着。暑熱和草原的寂寞使他疲乏了。他只覺得像是：他很久時間在道上顛簸着走了很久，他的背被太陽烘了很久。還走不到十里路呢，而他已經就想到

「現在可以休息了。」男場面上的這宗的氣息，漸漸地枯澀了，僅僅只保有那種習于事務的乾燥，而在剝光了鬚鬚和憔悴的面容上，特別是當他閉上眼睛，當他的鼻子和兩頰蒙上了塵埃的時候，這種乾燥，使他竟變成一個頑固的無判官的樣子。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呢？他從沒有停止過驚奇地眼望着上帝的世界和微笑着。他沈默着，在想什麼好的和愉快的事情，那和藹的愉快的微笑凝固在他的面上。那顯得是良好的愉快的思想，由于炎熱而凝固在他的腦子里。

「怎麼樣，德尼斯基，今天我們追趕得到貨車麼？」枯支米秋夫問。

德尼斯基望了望天空，拾起身來打着馬，隨後回答說：

「上帝願意的話，到晚上我們就會追得上的……」

聽見了一陣吠聲。忽然成羣的六個草原的大牧羊狗，像是從埋伏處跳了出來，用一種兇猛的作態的叫吠奔向馬車來。那種蓬毛詩像停止音符的鼻端，和惡狠得發紅的眼睛，形成牠們一副異樣兇猛的樣子，牠們圍住了馬車，和賊地互相推擠着，高揚起來一種暖聲的狂吼。他們是可驚異地憎惡這些來者，像是早就準備了要將馬車，人和馬都撕裂得粉碎……！最歡喜逗弄和用鞭子的德尼斯基，高興着這種機會，在自己的面孔上作出一副兇惡的表情來，于是彎曲了身軀，將鞭子向牧羊犬鞭打着。獵犬們開始更加吼叫起來，馬，跑過去了，而艾勾羅士卡免強支持在羣的前

座上，望着那些狗的眼睛和牙齒，他知道，要是掉了下去，頃刻之間，他就會被撕裂得粉碎，然而他並沒感到恐懼，他也像德尼斯基一樣，幸災樂禍地眼望着，很羨慕自己手裡沒有鞭子。

馬車和一點也不行進了。

「停住！」枯支米秋夫喊，「勒住，咚，咚，咚……！」

德尼斯基用整個的上身往後靠，於是把栗色的馬勒住了，馬車停住了。

「到這兒來！」枯支米秋夫向牧羊人喊着，「趕開狗，那些東西是可咒罵的！」

一個老年的牧羊人，穿得非常褴褛，膝蓋是鐵上一頂破爛的帽子，屁股旁邊拖着一個污濁的布袋，拿着一根有節子的長棍——那完全是舊約全書上的牧羊人的形像——他取下帽子，鑽進住了狗，騎馬車來。另外又一位舊約全書上的牧羊者，站在羊羣的另一端，絲毫不動，冷峻的望着族人們。

「這些羊羣是誰的？」枯支米秋夫問。

「瓦爾拉莫夫的！」老人高聲地回答。

「瓦爾拉莫夫的！」站在羊羣另一端的牧羊者重覆着說。

「瓦爾拉莫夫昨天到這兒來過沒有？」

「確是沒有……他的事務員來過，那是實在的……」

「趕車走！」

馬車繼續前進了，牧羊人同着那隻黑惡的狗落在後面了。艾勾羅士卡無精打彩地看着前面紫藤色的遠方，那里，彷彿使他開始覺得那搖着翅膀風車，距離是近了。牠是一點點地大起來，十分地長大了，人們已經能够分別地察清牠的兩個翅膀了。一個翅膀是舊的加了修補的，另一個則是不久以前用新的木頭做的，牠在太陽裏閃爍着。

馬車一直走着，而風車不知爲什麼停住了，走着，走着，卻並沒有從眼裏將牠消失。

「華美的風車啊！那是波特洛瓦爲他的兒子設置的。」德尼斯基說明。

「怎麼沒有看見他的田莊呢？」

「在那邊小山谷的後面。」

不久，波特洛瓦的田莊出現了。而風車還是沒有退到後面去，也沒被車弄到後面去。牠用牠馬的光鱗的翅膀敲着艾勾羅士卡，並且還在搖動着。好一個魔法師喇！

(註上) 羅曼諾索夫(一七二一—一七六五)，是一個漁夫的兒子，到過歐洲求學，終於成爲俄國的學者、詩人，爲俄國近代文學之祖。

傍午的時候，馬車離開大路轉向右邊，走不幾步就停下了。艾勾羅士卡聽見了一種幽靜的，柔和的，潺潺的聲響，他感到了另一種什麼空氣，像清涼的天鵝般觸到他的頭上了。從那座山崎形的巨石天然地粘合起來的山上，通着一個毒人參草的管子——那管子不知道是設那一個不可知的施恩者插上的——水，急流着成爲一條窄狹的溪流。水，落到平地上，在太陽里，是透明的，愉快的，閃着光輝的，並且幽靜地響動着。彷彿想像着自己是一種有力洶湧的奔流，牠很疾速地向左邊的什麼地方流去了。離山丘不遠，那個小的溪流擴散開注到一個小水塘里，灼熱的光線，和烤焦了的地面，很貪婪地喝乾了他，吸盡了牠的力量。稍微遠一點，牠一定是會會了另外一個同樣的小河，因爲離山丘約百步遠的地方，沿着牠的支流，一些濃密而美麗的叢草，是一片蒼翠的。當馬車走近溪的時候，有三隻山鵝高聲地叫着，從蘆葦里飛了出來。

旅人們等待着在河邊休息，喂養馬。枯支米秋夫，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艾勾羅士卡，在馬車卸開了的馬所投射的疎疎的陰影里，坐在一床毛氈上，開始吃點心。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在喝完

了水，吃完了一個煮雞蛋之後，他那因着熱的緣故而與齒在腦子裏的美好的愉快的情感就表露了出來。他親切地在艾勾羅士卡身上啾啾着，一邊咀嚼着，一邊說：

「小兄弟，我自己也是學習過來的。從很小的時候起，上帝就灌注了給我以理解和悟性，因此，我像你這樣孩子的時候，我就是與衆不同的，我用我自己的智慧去安慰我的父母師長。十五歲還不到的時候，我已經能夠用拉丁文說話和作詩，那就跟用俄文一樣。我還記得，我曾經是在主教赫里斯多福爾那里當執主教杖棍的人，有一次當作完彌撒之後，記得就好像是現在的事一樣，那是神聖而虔敬的皇帝亞歷山大·潘夫拉維契的命名日，在祭壇里，他一邊脫了袈裟，一邊親切地談着我，問道：「Puer Bone, Quam Appellaris?」（註1），我答道：「Christophorus S. III」（註2）。而他又說：「Ergo Connominati Sumus」，這意思是說「我們是同名的啊……」接着他又用拉丁文問我：「你是誰呀？」我也同樣用拉丁文答覆他，說明我是李別金斯基村助祭西列依斯基的兒子。主教看見我早熟，而且答覆得明白，就爲我祝禱了，並且還說：「寫信告訴你父親罷，說我沒有忘記他，而對於你，我是總得照顧的。」當時，同在祭壇祭司長和祭司們，聽見了拉丁語的問答，也大大地驚奇起來，每個人都贊美着我以表示他們的高興。我的新穎這般表起來的時候，小兄弟啊，而我就已經讀了拉丁文，希臘文和法文，學過了哲學，數學，國民

史和所有的科學了。上帝給我以可驚奇的記憶力。有時候只讀過一兩遍的東西，我就能够背誦起來。教師和施恩者們都奇視我，並且預測我將成一位學問家，爲教會的明燈。那時我自己也打算到基也夫去繼續求學，然而我的父母不同意。父親對我說：「你要讀一世的書麼，我們等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聽見了這種說話之後，我就放棄了這種科學，去找到了一個位置。當然，那個位置並沒有把我造成個有學問的人，然而我對於我的父母是沒有違反的呀。在他們的老年之後，我是安慰了他們而且存了很大榮譽的葬事呀。孝順是比藥食和祈禱要在先啊！」

「所有的這些科學，你該通通忘記了罷？」枯支米秋夫說。

「怎麼會不忘呢？感謝上帝，已經是八十的人啦！哲學和修辭學，多少還記得一點，至于語言和數學，簡直通通忘掉了。」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眯縫着眼睛，想了一下，低聲地說：

「什麼是『本體』呢？本體，是自存的東西，不要求其他的任何外物補充牠的。」

他又搖搖頭，由於一種什麼情緒而微笑了起來。

「精神的食料啊！」他說，「誠然，物質是培養皮囊的，而精神的食料是培養靈魂的喇！」

「真是學問上的學問，」枯支米秋夫嘆口氣說，「我們要是追不到瓦爾拉莫夫呢，那麼就研

究學問又有什麼用。」

「一個人不是一根針呀，我們找得着的。他現在總是在這些個地方轉來轉去的呀。」

在藤葦的上頭，他總會見過的那三隻山鴉在飛着，從他們的泣叫聲，聽得出牠們由於從河上被逐出來的驚恐和怨恨。馬們慢慢地咀嚼起來，同時發出鼻息；德尼斯基在牠們的近旁走着，並且努力地表示他對於他的主人們吃的那些胡瓜，點心，雞蛋之類毫不動情，完全注意在撲殺那些釘在馬背上馬肚子上的馬蠟和蒼蠅。他用他的嗓子叫出牠的特別的而惡毒的勝利的呼聲，無情地撲打那些犧牲者。而有時沒有打着，就怨恨地咳了咳，目送着那些逃了命的僥倖者。

「德尼斯基，你在哪里！來吃呀！」枯支米秋夫說着，深深地嘆了一下氣，那就是表明他已經吃飽了。德尼斯基畏怯地走到毛氈跟前，拿出了五個油而黃的胡瓜，就是所謂的蕘黃胡瓜，（他猶疑着不敢去拿新鮮的）拿了兩隻帶黑色而且裂開了殼的熟雞蛋，隨後。不決定地，好像唯恐一伸手就會挨打似地，用手拍開了一個點心。

「拿去，拿去！」枯支米秋夫催着他。

德尼斯基決心地拿了一個點心，遠遠地跑到一邊去，背向馬車坐在地上。馬上聽見了很大的咀嚼聲，連馬都驚過了身來，發聲地望着德尼斯基。

吃飽了之後，枯支米秋夫從馬車里取出一個裝着什麼東西的袋子，並且告訴艾勾羅士卡說：

「我預備睡一覺，你要看住，不要讓我這底下的這個袋子被人拿去啊。」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脫了他的裝袋，帶子和外套，艾勾羅士卡看着他，驚奇得發呆了。他從來沒想到：一個祭司會穿着馬褲子，而現在長有一條束在長靴里面的真正帆布的馬褲子，和一件條子麻布短上衣在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身上。艾勾羅士卡看着他，發現到：這種不適合他的高貴的身份的衣服，再加上長的頭髮和鬍鬚，那就好像魯濱遜，真羅士了（註三），脫去外衣之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枯支米秋夫倒在馬車的蔭影底下的蔭影里，面對着面，閉上了眼睛。德尼斯基咀嚼完畢，伸開四肢仰臥着，也閉上了眼睛。

「看住，不要讓賊帶走了馬！」他對艾勾羅士卡說，他馬上就睡着了。

寂靜開始了。耳朵所能聽見的，僅僅馬的鼻息和咀嚼之聲和睡着了的人們的呼吸；很遠的什麼地方，一隻鳥兒哀啼着。那三隻山鵝也會飛回來探這些不速之客去了沒有？牠們的叫聲，時時在淺蕩着。河水溫和地細語着，潺潺作響，然而，這一切的聲音，不能打破這種沉寂，不能喚醒那凝固了的空氣，而相反地，牠是驅使着大自然進了夢境。

艾勾羅士卡，熱得透不過氣來，這種熱是隻會感到別處的，他朝着屋脊這邊跑，從那里環視這個場所，他所望見的，還是和午前所見完全一樣：原野，山丘，天空，紫藤色的遠方，不過山丘比較近了一點，風車是沒有看見了，牠已經遠遠地落在後面了。從小河發源於多石的山丘之後，又發出另一座比較平坦，比較寬廣的山丘，那上面貼着一個築五六個宅而成的小村落，那些小房子的迴圍，人，樹林，蔭影，什麼都沒有看見，好像是這個村子，在這酷熱的空氣里被悶塞住，乾燥了。

艾勾羅士卡，無事可作，就在草里擺了一隻提琴，放在自己的拳頭里，舉到耳邊長時間地聽着，他在彈着牠的提琴。當厭聽音樂了的時候，他又跑去這一羣在水流上向蘆葦飛去的黃蝴蝶，自己最後注意是怎樣地又到了馬車跟前了。舅舅和神父翰里斯多福爾，是牢牢地睡着了，他們的睡眠將要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地繼續着，直到馬休息完了的時候……將怎樣消磨這長久的時間，和怎樣避避暑熱呢？真是一個艱難的課題呀……艾勾羅士卡機械地將嘴脣擱在從管子奔流出來的溪流上面，嘴唇感到了清涼，並且被人參差蓋着了；最初，他是由於慾求而喝着，隨後使勁地喝起來，直到尖銳的涼意從嘴脣貫入到全身的時候，直到水浸透了襯衫的時候才止。隨後，他又向馬車走來，眼着那些睡覺的人們：舅舅的面孔，還像原來一樣，顯出忙於事務

的乾枯。枯支米秋夫永遠都是迷信自己的事業的，甚至在睡夢中，在教堂里作祈禱唱齊一齊哉天神」這首聖詩的時候，他都在想他的事業，不論一分一刻，他都不能忘記那些事情，現在呢，他一定是在想著那些一捆一捆的羊毛，重載車，價錢，瓦爾拉莫夫……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則是一個溫和的，不加深思的，淺笑的人，在他的整個的生活里，絕不曉得會有那麼一件像一條蟒蛇般緊緊纏住了他的靈魂的事情。在他的一生里，他所着手的無效的事情，對於他的誘惑，與其說是事業的本身，不如說是在那所有的事業中含隱着的奔忙和與人的接觸。因此，在這次的旅行里，他所感興味的，與其說是羊毛，瓦爾拉莫夫和價格，而甯是長長的旅途，一路的閑談，在馬車陰影下，不按時地吃東西……現在，按照他的面容，可以判定縈纏在他夢中的是主教赫里斯多福爾，拉丁文的論辯，他的妻子，奶油點心以及爲枯支米秋夫所絕不能夢想到的那些東西。

正當艾勾羅士卡在觀看這些睡覺者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種幽真的歌聲。像是一個女人，不知在很遠的什麼地方唱着，而究竟是在那裏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很難以識辨出來的。歌聲是幽靜的、纏綿悱惻的，似哭泣一樣，幾乎是聽不出來，這聲音聽去像是在右邊，忽然又在左邊，忽然在上方，忽然又在地下了，好像是在草原之上翻翔着一個看不見的幽靈在那兒唱歌。艾勾羅士卡周圍地察視着，還是不曉得這奇怪的歌聲來自何方。最後，當他傾聽了一下的時候，他開始覺

得像是草在歌唱着；半死的，零落的草，沒有話語，而在牠的歌唱里，牠是悲怨地撲直地在向誰訴說牠是沒有任何的罪惡，是太陽無理地在烘烤着牠，牠深信牠是很強烈地渴望着生存，牠說牠還是很年青，只是沒有炎熱和乾燥的話，他是很美麗的；誰也沒有罪，但是牠依然還請求人們的饒赦，並且牠說牠是不堪苦痛和悲傷，對於自己是很感憐憫的……

艾勾羅士卡聽了不久，就感到由於這頹廢的纏綿的歌詞，空氣都變得更為沉悶，更為酷熱，更為凝滯了……爲着去消殺那種歌聲，他低唱着，並且使勁用腳敲着，向蘆葦那邊兒跑來。從那里，他四處張望着，終於發現到是誰在歌唱了。緊靠鄉村的那個茅草的小屋旁邊，立着一個鄉下女人，穿着短裙，長腳長腿，像一隻鸞鷁。她在褲管裏夾着東西；從她的飾子底下慢慢地落下一些白色的灰塵在山坡上。現在是完全明白了，唱歌的，就是她。離她一俄尺遠的地方，不動地站着一個很小的孩子，只穿着一件襯衫，沒有戴帽子。大概是爲歌聲所迷醉了，他立着不動，注視着下面的哪一處；也許就是看着艾勾羅士卡的赤色的棉布汗衫。

歌聲靜了，艾勾羅士卡緩步地又向馬車這邊走回來，又是無事可作，他就又去玩水流去了。

纏綿的歌聲又停了，還是那個山上的小村子里的長脚女人唱的。夜間，忽然又回到了艾勾羅士卡的身上。他離開了水管，朝上望着，他所看見了的東西，且出人意外的，他有些驚駭了。正

當他的頭上，在許多大而粗獷的右頭之一的上邊，立着一個很小的孩子，只穿一件襯衫，很肥胖，肚皮很大，突出着，細細的腿，那正是剛才站在鄉下女人旁的那個孩子。好像去看見了在他前面有從另一世界來的外鄉人，他帶着一種異樣的驚異，並且也不無恐懼，目不轉睛，張開着大嘴注視着艾勾羅士卡的紅棉布汗衣和馬車。汗衫的紅的顏色，使他感到誘惑和感到怪可愛的，而馬車和睡在他下邊的人們又激動了他的好奇心；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會注意到那可愛的紅顏色和好奇心是怎樣吸引他從村子里到下邊來，或者，現在他會驚嘆他自己的大膽了。艾勾羅士卡長時間地注視着他，他也注視着艾勾羅士卡。兩人卻被激着，都感到有些困惑。經過一個長久的靜默之後，艾勾羅士卡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這位不識者的兩頰更加膨脹起來了；他將他的背緊向着崖石靠住，眼睛睜得很大的，動着嘴唇，而用啞啞的低聲回答說：

「威其。」

此外，兩個孩子彼此都沒有多說一句話。又沉默了一會，但目光並沒有離開艾勾羅士卡的這位神祕的威其，將一個腳趾上來，用腳趾踩在一塊石頭的上邊，攀上了那塊石頭；從那里他又向

後退着，一邊凝視着艾勾羅士卡，簡直像是害怕有人會敲打他的背，他又攀上了第二個石頭，就繼續一個一個地攀上去。直到完全消失在那座山頂後邊。

艾勾羅士卡直達着山頂後，用兩手抱住兩膝，垂下了頭……強烈的陽光，烤焦了他的後腦，脖子和背，悲憤的歎息，一時又一道，一時又一道，又像是在深淵的悶塞的空氣里幽蕩着。小河，單調地，潺湲地流着，鳥在咀嚼着，而時間，是沒有休止地流延着，好像走時間也凝滯了，停止了似地，彷彿從早上起，已經走了一百年了……上帝是不是想要使艾勾羅士卡，馬車和馬等等都死在這種空氣里，像這山丘一樣硬化成了石頭，永遠停留在這個地方呢？

艾勾羅士卡拾起頭來，用他那昏濁的雙眼睽視着已的前面；到此刻為止一直動都沒動的紫藤色的遠景，開始搖動起來，他和天空一道奔馳着，向着更遠的什麼地方……他感到着深褐色的野草和蘆葦在他的後邊，而艾勾羅士卡用一種異常的速度，在那裏跑着的地方奔馳着。是什麼樣的，一種力量，無言地，將他向前驅進地與着呀，而這種酷熱和悶熱的歡言也在他的後邊奔着。艾勾羅卡垂下頭來，閉上眼睛了……

28
德尼斯基首先醒過來了。不知是什麼東西咬了他，因為他醒了起來，急忙地搔着肩，嘴里說着：

「魔鬼，你該死呀！」

隨後，他走到河邊，喝了些水，長時間地在洗臉。他的鼻嘴和潑潑出來的水。將艾勾羅士卡從昏迷中喚醒過來，孩子望着他那濕濕的，滾滾水淌的和宛如大理石般的雀斑的面孔問道：

「快要動身了吧？」

德尼斯基望了望太陽是有多麼高，回答說：

「該快囉。」

他用襯衫的下端拭乾淨了，乍出一副很嚴肅的面孔，用一隻腳跳着。

「喂，看誰能先跳到蘆葦那邊。」他說。

艾勾羅士卡被暑熱和昏睡弄得疲憊，但是他依然是跟在他後面跑去了。德尼斯基呢，已經是二十歲了，作了馬車夫，準備娶親了，然而他還是沒有說掉孩子氣。他很歡喜放風箏，追鴿子，玩骨頭，賽跑，常常混在小孩的遊戲和爭吵里。只要他的主人一出門或是睡覺，他馬上就作一隻蹦蹦着或者是鑽石頭塊等等的遊戲了。所有的成年，像他在小孩子隊里嬉游着的那種天真的情熱，就叫做：「真是蠢東西啊！」可是孩子們看見一個年長的馬車夫闖到了他們的窩城里，也不見有什麼驚奇，讓他玩罷，只要他不打仗！就像一些小狗，看見他們的羣里闖進了一個天真的

大狗開始和牠們玩，也就毫不驚奇一樣。

德尼斯基追上了艾勾羅士卡。很明顯的，那是使牠很高興的。牠眨着眼睛示意說牠也還能用一隻腿跳得他所樂意跳的那麼遠，他向艾勾羅士卡提議問他可否跟他一道順着大路跑過去，又從那邊一口氣不歇地跑到馬車那里來。艾勾羅士卡拒絕了這僞提議，因為他已經氣促了，疲憊了。

突然，德尼斯基做成一副很嚴厲的面孔，甚致當枯支米秋夫責罰他或者向他揚着棍的時候他都沒有做出過那種面孔的；他靜靜地在一隻膝蓋上跪下去注意地聽着，臉上顯露出一種嚴酷而驚駭的表情，好像聽見了邪教的人的臉上的樣子。他將眼睛擡準在一個釘上，慢慢地將他的作成小船形的手的關節向上提起來。忽然，仆下來，將肚皮貼在地上，用他那作成船形的手向草上一拍。

「有嘍！」勝利了的德尼斯基發着噎聲，他站了起來，將一隻大的炸藍舉到艾勾羅士卡的眼前。

艾勾羅士卡和德尼斯基，用牠們的手指在牠的寬大的綠色的背上摸撫了一陣，又觸了觸牠的觸鬚，以為那對於炸藍是很愉快的。隨後，德尼斯基捉了一隻已經吸足了血的肥壯的蒼蠅，將牠

放在炸燬之前。於是炸燬很冷淡地，像和德尼斯基老早就是朋友一樣勸着他那大的像盜口一樣的用額，把蒼蠅的肚子吃光了。他們把牠放開了，牠閃閃着牠那翅膀的玫瑰色的表面，飛落在草里了，立刻又唱起牠的歌來了。他們也放開了蒼蠅，牠理了理翅膀沒有肚子而飛去了。

從馬車下面，發出了一股深長的嘆息。那就是笛文米秋夫醒過來了。他這地抬起了頭，不安地審視着遠方，由於這種很冷淡地把艾勾羅士卡和德尼斯基一眼溜過的審視里，很模糊地看得出來，他一睡醒過來就在想着他的羊毛和瓦爾拉莫夫。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起來呀！到時候了！」他驚愕地說。「再要睡下去，那我們的事情就會睡完啦！德尼斯基，套車！」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帶着跟他睡時一樣的微笑醒過來了。他的臉上，由於睡夢而紅燈燈，彷彿是小了一半。盥洗和穿靴完了，他便容道，從口袋里取出了一本帶是污漬的聖書面向東方站着，開始小聲地讀起來，並且劃着十字。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枯支米秋夫埋怨着說。「是走的時候了，馬都準備好了，而你還對上帝……」

「等一下，等一下。」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喃喃地說，「一章聖詩是要讀的……今天還沒讀

過呢。」

「一章聖詩是可以等等讀的呀。」

「依凡，依萬萬奇，這是我每天的規程；不能違背的。」

「上帝也不會強迫的。」

整整地一刻鐘，神父勃里斯多福爾殿朝滂東方不動地站着，動着嘴唇，而枯支米秋夫幾乎是嫌惡地厭惡他，不耐煩地聳聳他的肩。特別使他氣憤的，就是當神父勃里斯多福爾在每一個讚美之後，又吸了一口氣，趕快地劃着十字，而且故意高聲地希望旁人也劃起十字來似地，一連三遍唸着：

「阿路利亞，阿路利亞，阿路利亞，讚美您啊，上帝！」

最後，他自己微笑了，抬頭望了望天空，接着就將聖詩收到口袋里，說：

「Fina。」

一分鐘後，那輛半蓋的四輪馬車又在大路上出發了。好像是牠只往後退而不是繼續往前進一樣，旅人們看見和上半天完全相同的景物。那些山丘，依舊通通是沈沒在紫藤色的遠景里，並且獸不見牠們的止息處；高的野草和小石子閃爍着。一塊割過的麥地閃過去了，又是那所有的白

嘴鴉，那所有的飛鳥，都緊緊地抱着牠們的翅膀，在草原上飛翔着。空氣是由於酷熱和沈寂更加溼滑了，讓願的大自然，在沈默中壓榨。沒有風，沒有青春的清新，也沒有小的雲朵。

最後，當太陽開始向西方降落的時候，草原，山丘和空氣，受不住壓迫了，疲乏了，而且失掉了耐性了，牠們試着要從自己身上把繩絆脫開。從山後，不期地，出現了灰白色的一捲一捲的雲朵。雲朵向草原交換着視線，像正說：「我！哎，準備着呢！」繼而擊響了。忽然，像有什麼東西在空氣里爆發開了。風，很猛烈地，很騒鬧地刮起來，在草原上吼嘯地旋刮着。立刻，草和隨年的野草發出了一種颯颯聲響。在大路上迴旋地飛轉着塵埃。在草原上飛跑着，許多麥蒿，蜻蜓和羽毛和牠一道，捲成一個旋風的柱柱一直升上天去。把太陽遮黑。在草原上，縱橫地蹣跚着又跳躍着，亞麻飛跑着，有一顆亞麻落在旋風里，旋轉着，像鳥兒一樣飛向天空，在那里轉成爲一個黑點，終於不見了。隨後，第二顆，第三顆，跟着牠轉起來，艾勾雜士卡看着，有兩枝亞麻，在蔚藍色的上空里，互相圍繞着，互相捉在一起，像是決鬥一樣。

從那一條岸的邊上，一隻野雁飛起來了。閃動着翅膀和尾巴，被陽光溼潤着，他很像是在釣着用的鈎製的魚的模形，又像是很疲乏地在水上翻滾以至翅膀和觸鬚交混着在一起，彷彿是前後兩側都長了觸鬚的那水池上的蝴蝶一樣……像炫耀着自己的絢爛的彩色的昆蟲一樣，牠震動着在空

中，成直線地向上飛去。這後，大概是受了一朵雲塊的誘惑，飛到了一邊，好久，還看見牠的閃光……

還有一隻白鴉，被旋風驚恐着，莫名其妙地從草叢中飛出來。像所有的別的鳥一樣，牠隨着風並不是逆着風飛着的；因此，牠的羽毛蓬鬆了。牠鼓漲到有一支鷄那麼龐大了，而且是一種非常激忿而有威嚴的樣子。僅僅只有那些在草原衰老了的而置於草原之顛亂的白嘴鴉，依然安靜地在草上飛翔着，或者是，很冷淡，對什麼都不理地，用牠們的厚嘴在啄着硬土。

在山後轟隆隆地振響起了雷聲。吹來一陣涼氣。德尼斯甚高興地吹着口哨，鞭着馬。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枯支米秋夫緊握了自己的帽子，眼睛注視着山上……如果雨驟雨驟來，那是多好啊！

像是若再加緊一點，就是一陣大的紛爭，而草原將佔到上風了。然而一種冥冥中的壓迫力漸漸地把風和空氣鎖住了，灰沙也被鎖定了，而重新又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寂靜又到臨了。雲朵遮隱了，烘烤了的山丘擊聲起來了，空氣很頑固地滯住了。只有被驚愕的夏鷄，不知在什麼地方啼泣着，哀訴着命運……

29
以後，很快就是夜晚了。

(註一)拉丁文，意思是：「好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註二)「我叫赫里斯多福爾。」

(註三)魯濱遜，克羅士，係英國作家笛福(一六五九—一七三一年)的一篇小說「

濱遜飄流記」裏面的主人公。

在黃昏中，出現了一個有已蓋上了鏽的鐵屋頂和黑暗的窗子的兩層樓的大房屋。這所房子是被稱爲旅店的。雖然在他的側旁並沒有任何的庭院，他只是站在草原之中，也沒有什麼圍障。稍微在牠旁邊一點，有一個帶籬笆的悽涼的櫻桃園，作成了漆黑的一塊。在房子的窗子底下，那已經入睡了的向日葵，垂着牠們的沉重的頭在直立着。在園子里，一個小的風車，嘩噠噠地響着，那是爲着恐嚇野兔而設的。在房子的周圍，除了草原以外，再看不見什麼了，也聽不見什麼了。

馬車剛一停在那上邊塔着邊的小石級跟前，就聽到在屋子裏有一種歡喜的聲音——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彈簧門咯吱咯吱地響了，而馬車跟前，一瞬之間，長出了一個高而瘦的人的形象，搖着雙手和擺動着衣襟，這就是旅店的主人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他的年紀已不淺了，很蒼白的面孔，黑得像墨一樣的美髯。那件衣在他的窄狹的肩上盪動着，就像是掛在衣架子上一樣，每當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因着高興或者驚慌而拍着他的雙手的時候，他的衣服的下襟就像翅膀一樣搖擺着。這位主人，除常禮服外，還穿了一件寬大的，敞開的白袴和一件有赤褐色印花

的天鵝絨的背心，那些花朵就儘是大臭蟲似的。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一聽明了來客的時候，最初由於情感的充溢，簡直呆住了，隨後就拍着池的兩手，呻吟着。他的常禮服的下襟在搖擺着，背彎曲成了弓形，蒼白的面孔，作出了那樣一種微哭和縴澀，彷彿，看見了馬車，對於他，不僅是感到愉快，而且是感到苦痛的甜蜜。

「啊呀，我的上帝！」他開始用他那尖細的唱歌樣的調子說，他一邊是連氣都不喘過來地忙亂着，而他的身體的動盪是在妨礙着旅人們從馬車里跳出來。「這樣，對於我，今天真是幸運的日子呀！啊呀，現在我應該作什麼呢！依凡·依萬奇！神父赫里斯多福爾！還有多麼乖的一位小少爺坐在那馱者座上啊，上帝懲罰我罷！啊呀，我的上帝，怎麼我老站在這裏，而不把客人招呼到屋子里去呢？請罷，請罷，我謙恭地懇求！把你們的東西遞給我罷……啊呀，上帝呀！」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在馬車里探摸着，幫助着旅人們跳下車，忽然轉回後來，用一種粗野而氣促的嗓子，像溺在水裏求救似地喊叫着：

「所羅門！所羅門！」

「所羅門！所羅門！」屋子里一個女人的聲音重覆着。

樞密門尖聲地擱了，在門口出現了一個不高的年青的猶太人，紅頭髮，一個大的烏嘴鼻子，

在那些粗硬的捲髮中間，有一個禿頂；穿着一件短短的很陳舊的上衣，那是圓桶桶的下襟短短的袖子的，和一條綳織的短袴，因此，他顯得短禿禿的，截了尾巴似的，就像一隻剪了毛的小鳥兒。這就是所羅門，就是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的兄弟。他一聲不響，沒有向大家問候，只是不知怎麼怪頭怪腦地微笑着，就向馬車走來。

「依兒·依奇奇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到了！」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對他說，那種說話的聲調好像是怕他不相信似的。「啊嗚嗚，可驚奇的事呀，這樣好的人客來到了！喂，拿東西去！所羅門。請罷，貴客們！」

不一會，枯支米秋夫，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艾勾羅士卡已經到了一個黑暗而空洞的大房間里，坐在一張舊木桌子跟前了。這張桌子，在這樣大的房間里，幾乎是孤獨的，除了一把蒙着破油漆布的寬沙發，和三五張椅子之外，就再沒有其他的傢具了。那種椅子是還不能讓所有的人都確定地稱之爲椅子的。可以說，它像具有一種很可憐的類似，上面鋪着過時代的舊油漆布，還有不自然地使勁地向後灣曲着的劍狀的靠背，那使得這些椅子非常地酷似小孩子的雪車。很難明白，那位不知名的木工，像這樣殘酷地將靠背灣曲着，在他認爲有什麼方便，而有人想要認爲這並不是木工的罪過，多半是過路的大力士們想要誇自己的力量而弄曲了椅子的靠背，然後又拿着椅子

「沒有，依凡·依萬奇。昨天一清早，他的事務員格利果里·艾果列奇是從這走過的，並且還說他現在是得要到莫洛勒教徒（註一）那邊的田莊上去。」

「很明顯的，這就是說，我們是要馬上去追趕貨車，隨後，也得到莫洛勒教徒那里去。」

「喲，上帝與您們同在，依凡·依萬奇！」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拍着雙手，驚駭極了。

「這個夜晚，您到那兒去呀？您在這兒吃了晚飯，休息一夜，明天，上帝允許的，您一清早就走，再去追趕誰去都可以的呀！」

「沒工夫呀，沒工夫呀……請原諒我，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下一次再來罷，現在沒工夫了。我們待上一刻鐘就得走的，到莫洛勒教徒那邊是可以過夜的。」

「一刻鐘！」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尖聲地叫起來了。「您不怕上帝呀！依凡·依萬奇！您要逼着我藏起你的帽子，鎖上大門呀！您不管怎樣，吃點東西，喝點茶呀！」

「沒有工夫喝糖茶呀。」枯支歐夫說。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歪着他的頭在一邊眉上，屈着雙膝，向前伸出手掌來，就像是驚訝於挨打一樣，而帶着一種苦惱而甜蜜的微笑，開始懇求着：

「依凡·依萬奇！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您們要很親切很親切地在我這裏喝一杯茶呀！難道

說，我就是一個那樣壞的人，爲什麼連茶都不喝我的麼？依凡，依凡，奇！」

「怎麼，茶是可以喝一點子的。」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同情地嘆惜了。「這是不妨事。」

「好罷，得嘍！」枯支來秋夫同意了。

莫依依，這事依依驚了一跳，愉快地，啊地一聲叫起來了，聳了聳肩，像是剛從冷水里跳到溫暖處一樣，他急跑到門口，就像原來呼喚所羅門一樣，用粗野而氣促的嗓子叫喊起來：

「沙沙！沙沙！拿水大壺來！」

一分鐘後，門開了，所羅門托着一個大茶壺在手上走進房來。他一邊將茶壺放在桌上，一邊嘲笑地睨着哪一方面。他原先一樣地，怪頭怪腦地微笑了。現在，在燈光之下，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的微笑了；那種微笑，是非常複雜而表現了許多情感的，然而，最主要的情感，就是毫無掩飾的輕蔑。他像是想到什麼可笑而最惡的事前，對誰忍耐不住而要加以輕蔑。也像是對於什麼東西感到歡喜，而正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以使用嘲笑去傷害和哈哈大笑起來。他的長長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和狡猾而突出的眼睛，像是由於要哈哈大笑的慾念而緊張着，枯支來秋夫睨着他的面孔，嘲弄地微笑起來，並且問道：

「所羅門，今年夏天你爲什麼沒有到N縣地方我們那里，在猶太人的市集上作表演呢？」

艾勾羅士卡記得很清楚，在兩年以前，所羅門在N縣市集里的一個小棚子里，說了許多關於猶太人生活上的場景，而且，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對於這件事的記憶，在所羅門身上沒有給出任何印象的。他沒有回答，走了出去。不多時候，托了一把水火壺回轉來了。

他在桌旁作完他自己的事情，就開始在一旁，把胳膊交叉在胸前，一隻腳伸向前去，而將他那嘲笑的眼光凝視着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在他的姿態裏是有一種倨傲和輕蔑的原子，而同時又是極度地可憐和滑稽。因為他的姿態無高傲，則他的短袴袋尾上衣，漫畫鼻子和他那破截了尾的小鳥兒似的全部形象，越法顯明地暴露出來了。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從別的房屋裏拿來一把小毯子，在離桌子不遠的地方坐下了。

「請您舒舒服服的地吃罷！茶和肉醬！」他開始來款待各人了，「吃點東西，恢復精神呀。像這樣的稀客，真是稀客，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我已經有五年不見您了。啊，誰也不肯告訴我這樣好一位小少爺是誰的麼？」他一邊說着，一邊溫和地睨着艾勾羅士卡。

「這是我的姊姊阿俞加，依高諾夫娜的兒子，」枯支米秋夫說。

「那麼，他上哪兒去呢？」

「我領他上中學讀書去。」

莫依靈依·莫依靈依奇，由於靈儀，在他的面上表示出來他的驚奇，並且意味深長地搖轉着他的頭。

「啊，這真好！」他說着手指向水火盞示威。「這真好，你從中學校里成了一位紳士走出來，大家都要脫帽致敬了，你將是一位智慧的，富有的，並且有名譽的，媽媽會歡喜的呀。啊，這真好！」

他沉默了一會，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膝頭，於是用一種恭敬而談諧的調子說：

「您要原諒我，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我預備寫封信告訴主教，說您要打掉商人的麵包呀。我要拿一張有印張的紙，寫着說，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是錢太少了，於是就經商，而且已經在販賣羊毛了。」

「對啦，在這樣老年人的心里是這妄想。」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說着笑了起來。「寫罷，兄弟，從祭司轉成商人呀。現在你，是應該待在家里禱告上帝的，而我却在像法老坐在兵車上一樣——」

「以後，錢就會多起來囉！」

「啊，對啦，是把藥兒放在我的鼻子底下，可，那不是錢呀。那些貨品，可不是我的，是我

的女婿米哈依洛的呀！」

「爲什麼他自己不親自去呢？」

「爲什麼呀……是一個乳臭未乾的東西呀。買是買了羊毛織，可是爲的賣出去，聰明就沒有啦。還年輕呢。他自己所有的錢都花光了，想要買，弄得他更窮了。於是就這兒那兒瞎闖，無論是誰，都不給他所要的那個價錢。像這樣子，把這兩年人白忙了一年，隨後，跑到我這里來說：『爸爸，請您買羊毛織，我很喜歡呀！關於這頭事情，我真是沒法子。』就是這種情況。到這時候，是我爸爸啦，原先是，是不去爸爸的。買的時候，也沒來問問，到現在，急迫起來，爲我爸爸啦。爸爸又怎樣呢？要不是依兒·依莫西奇，就是爸爸也沒辦法呀。唉，爲他們效勞呀！」

「對呀，跟兒女們約，呀。我，爲您。」英依露說，她天裏在奇莫息了，「我有兒女大人，一個兒子替我讀書，爲一個兒子替我買東西，第三個兒子替我，到了長大的時候，爲麼又得多少效勞呀。不僅是現在，就是年輕時候，也是這樣子的呀。當那各有了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哭啦，而孩子們長大的時候，就哭得更高聲了！」

「對呀……」英依露對多麼高興了，一邊喝着茶，一邊吃着茶。」「對於我，上帝是沒

有什麼可憤恨的，我自己是過了一生的終結了，就像上帝賜與別人的一樣……女兒呢，嫁了好人，已經有定規了，兒子呢，已經成了人。我現在是很自由，我作好了我自己的事業啦，可以隨便地走向四方了。我現在是和我的妻子平靜地一塊兒住着，吃着，喝着和睡着，和孫兒開開心，祈禱上帝，此外，我一點不需要什麼了。不過安安樂樂的，我也不想再有求於人了。我自生以來，沒有遭過任何的苦難，我敢說，現在假使沙皇問我：「你需與什麼？你想要怎麼樣？」啊，我什麼都不需要！我什麼都應有盡有，一切都蒙感謝上帝。全城的人，沒有一個比我再幸運的了。我僅僅是有許多罪孽，但是實在也可以說，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沒有罪的。對麼？」

「錯是不錯的。」

「啊，自然，牙齒是掉盡了，背呢，由於年邁也酸痛了……這個毛病那個毛病的，氣喘和什麼病，身體衰弱啦，哎，是啊，自己可以醫定了，活一天算一天啦！八十歲了呀！難道永遠不死麼，應該要知道尊敬呀。」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忽然想起了什麼。在茶杯子里噴出來，笑得咳嗽起來了。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由於禮貌，也就笑起來和咳嗽起來了。

「真好笑呀！」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說，一邊搖着手。「有一次，我的大兒子加夫里拉到我來

畢來了，他是在醫界的，現在在契爾尼果夫斯基省作鄉下醫生……「很好……我對他……」是呀，我有氣喘病，這個毛病那個病的，你是醫生，醫醫父親罷！」他馬上給我解開了衣裳，到處敲敲又聽聽，肚皮上又摸摸，然後說：「爸爸，您需要點壓縮的空氣醫病呀。」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溼溼地哈哈大笑起來了，笑得眼淚出來了，他站了起來。

「于是我說：『上帝保佑罷，保佑這壓縮的空氣呀！』他笑着，搖着雙手，同時也說：『上帝保佑罷！保佑這壓縮的空氣罷！』」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也站起來了，接着肚皮，尖聲笑起來，像哈吧狗叫一樣。

「上帝保佑罷，保佑這壓縮的空氣罷！」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哈哈笑着重覆地說。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笑的聲音升高了兩個音階，笑得簡直使腳都站不住了。

「啊，我的上帝……」他在笑中呻吟着，「讓我透一口氣罷……這樣笑法，啊，我會笑死去呀。」

他笑着，說着，但是同時懼怯地，癡心地，敲着所羅門。所羅門還是保有着原來的姿態站在那裡微笑着。從他的眼睛和微笑，可以斷定他是認真地在輕蔑着和憎恨着。然而這種樣子是和他胸那鰻魚尾鳥的姿容，不相稱合的，那使艾勾羅士卡覺得，像是他在自己身上故意放上這種不屬

的態度，和譏諷而輕蔑的姿情，以扮作一個丑角而使高貴的觀眾們發笑似的。

枯支米秋夫沉默地喝了六杯茶之後，將桌子上的自己前而的那一池打抹乾淨，拿出一個袋子，那就正是當他睡在馬草底下就在他的頭下而那個袋子，他解開了他的袋子，發動着。從袋子里撒出很多小的鈔票捆子在桌上。

「現在還有點時間，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來，我們數一數罷。」枯支米秋夫說。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看見了錢，面色發蒼了，站了起來，而像一個不願意知道人家的秘密的精細的人，蹣跚着，用手擦着，從屋子裏走出去了。所羅門依然停留在他自己站的地方。

「三盧布一張的捆子有多少？」神父赫里斯多福爾開始說。

「五十……三盧布的有九……二十五的有百盧布的，共千個。你數出七千八百來，預備給瓦爾拉莫夫的，而我就數要給古西維奇的。是的，看着，不要算錯了……」

艾勾羅士卡，自有生時來，像現在放在桌上這許多錢，他是從來沒有看見過。錢，的確是很多，因為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為瓦爾拉莫夫拿出的七千八百的一堆，和這些堆比較起來，那還是很少很少的。要是在別的時候，有這麼多的錢，那會使艾勾羅士卡很動心的，而引起他想到拿那些錢可以買到多少塗麵包，小點心，粘着黃書花的點心，現在呢，他望着這些錢，毫不動情。

僅僅感到從鏡堆里散出一些令人作嘔的壞氣味和煎油氣味。他易由于馬車上震盪的行駛而疲乏了。他疲倦得很，想睡。他的頭往下沉墜，眼睛也閉起來了，意識漸漸得像鴉片一樣。假使是可能的話，他是願意正襟坐在桌上，閉上眼睛，不去看這些燈光和在鏡堆裏閃爍的手指，讓他自己的萎靡的半睡的思想，更紛紛亂下去。而當他使勁地制止自己當醒的時候，燈光、漆漆和手指都成爲二重的了，水火壺搖動起來，而刺鼻的氣味是更加酸，更加難聞了。

「哈，錢呀，錢呀，」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微笑着嘆息了，「你是帶着徒耦的呀！現在我的米哈依洛大概是在睡覺並且看見我爲他帶了這許多錢來了罷。」

「你的那位米哈依洛，其真愛錢呀，是天下最愛錢的人，」古克米秋夫低聲地說：「不肯去作自己的事情，可是，您明白，您三三兩兩，把您的半去錢賣給我，您自己回轉去罷，我一定給您您的原價的百分之十的積累，這計法，只是由于我對您的一種尊敬而想出來的。」

「不行，依凡·依萬諾奇，」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嘆了一口氣，「這對您的照顧……當然囉，假使能够任我的意思的話，那就不用多說了。而事實上，您如曉得的，這些貨品，不是我的呀！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蹩着脚走進來。由于他的精細，他是努力着不去望那些錢堆，偷偷地走到艾勾羅士卡的跟前，從後邊扯着他的汗衫。

「來，我們去走走罷，小少爺，」他低聲地說，「我把一隻熊給您看罷！啊喲，是怪得嚇死人的東西呀！嗚，嗚，嗚！」

半睡的艾勾羅士卡站了起來，跟在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後面，懶懶地拖着去看熊。他走到一間小房間里，在這間房里，當他還沒有看清什麼東西之先，由于什麼酸的霉的東西所發的氣味，薰得透不過氣來了，在那裏那種氣味比那間大房間更厲害得多了，大概是這全棟屋子的氣味，都是從這間屋子散布出來的。這間房子的一半，被一張鋪着油污的棉氈的大床所佔據了，而另一半呢，則是放着一張櫃子和一個堆着各種襪襪破布的山堆，從極端粘巴巴的女袴到小孩的舊衣袴和繩帶之類，什麼都有。櫃子上面，燃着一支油燭。

艾勾羅士卡沒有看見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所說的熊，可是看見一個很大而且很胖的猶太女人，披散着穿着一件紅色的帶黑斑點的法蘭絨的外衣；她是很困難地在床和櫃台之間的那塊狹窄的地方轉動着，發出一種沉重的，像呻吟般的呼吸。像是牙痛。她看見了艾勾羅士卡，作出一副哭喪臉，而當他得以環顧四週之前，她就將一塊塗着糖的麵包塊放在他的唇上了。

「吃罷，小孩子，吃罷！」她說，「你在這里，沒有媽媽，誰也不會餓你的。你吃罷。」

艾勾羅士卡開始吃，雖然他嚐過每天在吃的那些糖果和粘着罌粟花的點心之後，再也不會覺得這在溶着白蠟和蜜糖的蜜糖會有什麼好味。然而他還是吃着，而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和那個猶太女人看着他，嘆息着。

「你上那兒去，小孩子？」猶太女人問。

「讀書去。」艾勾羅士卡回答說。

「您媽媽有你們幾個？」

「只我一個，再沒有了。」

「啊！」猶太女人嘆息了，她舉起眼睛朝濟上方說：「可憐的媽媽呀，可憐的媽媽呀！她將是怎麼地寂寞和哭泣呀！再過一年，我們就要送我們的那烏瑪上學去，呀！唉！」

「唉，那烏瑪，那烏瑪！」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嘆了一口氣，在他的蒼白的面上，皮膚神經質地震顫起來了。「唉，他是那樣病着啊。」

油污的甕子蠕動起來了，在甕子底下，出現了一個捲髮的小孩子的頭，脖子非常細小，兩隻黑眼睛，灼灼發光，好奇地跟着艾勾羅士卡。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和猶太女人沒有停止嘆息，

一邊走到櫃台跟前，兩人用猶太話談論什麼事情。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用着最低的低音小聲地說着。而一般的說，他的那種猶太話，像是不斷的「格魯，格魯，格魯，格魯……」他的妻子回答他，則是用一種尖銳得像七面鳥一樣的聲音，她發出來像是很多「屠，屠，屠，屠……」一類的聲音。他們正在對話的時候，油污的髒子底下，另外一個捲髮的小頭，又注視着外面，也是細小的脖子，接着，第三個，接着，又是第四個……假使艾勾羅士卡有很豐富的幻想的話，他或者會以為髒子底下，是鑽着一隻百頭怪蛇吧。

「格魯，格魯，格魯，格魯……」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在說。

「屠，屠，屠，屠……」猶太女人回答他。

談話完結了，因為猶太女人帶着深深的嘆息打開了櫃台，在裡面揭開了一塊像是綠色的破布樣的東西，取出來一個像一顆心一樣的黑麥的糕餅。

「拿去，小孩子，」她說着將糕餅遞了艾勾羅士卡。「現在，你沒有媽媽在這里，還是誰也不會給你的禮物呀。」

艾勾羅士卡將糕餅遞進了衣袋里，同時那邊退出，因為他已經不能在那間主人住的屋子裏的空氣和酸氣中呼吸下去了。回到了大房間之後，他盡量舒服地靠在沙發上，已經不去妨礙他自

已的思慮了。

枯支米秋夫剛一敘完了錢，就將牠們收回到袋子里去。他並沒有特別恭敬地對待牠們，將錢投入那個污濁的袋子里時，也沒有什麼虛儀，冷淡得好像道並不是錢，而是些破紙片一樣。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所羅門對談起來了。

「喂，怎麼，賢人所羅門？」他問着，打了一個呵欠，在嘴上劃着十字，「事情怎麼樣啦？」

「愁說的是什麼事情呢？」所羅門問着，那麼惡辣地敵着，像是對他諷示着一種什麼罪過。

「一般的……就是你在幹什麼呀？」

「我在幹什麼呀？」所羅門重問着，聳了聳肩。「還不是一樣，跟人家一樣啊……您看啊：

我是一個僕人，我是我哥哥的僕人，我哥哥跟您們客人們當僕人，而假使我有千萬錢財的話，

那麼，瓦爾拉莫夫就會給我當僕人了。」

「爲什麼他要給你作僕人呢？」

「爲什麼？因爲貴人或財主沒有一個不是爲着幾多弄幾個戈貝去試辦猶的猶太人的手的。現

在，我是一個辦辦的猶太人，而且是最低級的，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條狗一樣，但是，如果我很很多的錢，那麼，瓦爾拉莫夫在我跟前，就會演作成一隻丑角，就如像莫依雪依·莫依雪依

「寄在他們跟前一樣。」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枯支米狄夫互相傲坐着。他們哪一個都不懂所羅門所說的話。枯支米狄夫酸腐地而乾枯地睨着他，問道：

「你怎麼，這麼一個蠢東西，你要把瓦爾拉莫夫和你自己平起來了呀？」

「我還不至于是那麼蠢的東西，去把瓦爾拉莫夫和自己平起來，」所羅門回答着，嘲笑地睨着他們兩位對談者，「瓦爾拉莫夫雖然是一個俄羅斯人，但靈魂上，他真是一個癡痴的猶太人；他整個的生活，都在錢袋和利得里面滾着，用我呀，我把自己的錢丟在火爐子里去了。我不需要錢，也不要田地，也不要羊羣，也不需要人家怕我或者看見我來了就脫帽致敬。這就是說，我比較你們的瓦爾拉莫夫要聰明些，像一個人得多。」

一會兒工夫，艾勾羅士卡通過半睡，聽到了所羅門用由于滑很而透不過氣來的遲鈍，嘎啞聲音在曉舌，疾促地說着關於猶太人的故事；最初，他是很正確地說着俄國話，隨後，他踏入了那種猶太生活的說書人的腔調，而開始像那次在那個市場里演說一樣，用着一種誇大的猶太人的腔調說起來了。

「停住，」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打斷了他的話，說，「假使你對自己的信仰不滿意，那麼，

你就把他改變了好啦，可是，嘲笑是罪過呀；誰要對自己的信仰開玩笑，那他就是最低下的人了。」

「您什麼都不懂！」所羅門粗暴地截斷了他的話，「我對您說這話，您敢那個。」

「哎，現在很明顯，你是一個蠢人。」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嘆息了，「我教訓你，而你倒生氣了。對於你，我是一個老人家似地，靜靜地講，而你呀，簡直像個七面鳥一樣巴啦巴啦地叫！真正是一個怪物……」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走進來了。他驚愕地觀看所羅門和那些客人們，他的臉皮重又神經質地顫動起來了。艾勾羅士卡搖着他的頭，環視着自己的週圍；很疾速地，他看見了所羅門的面孔，那是正當着所羅門的面孔轉過四分之三來向着他，和正當着他的長鼻子的影子橫印在他的左頰上的時候；那種輕蔑的微笑，同那種影子混淆在一起，以及發亮的嘲笑的諷刺，傲慢的態度，和他的整個的剪了尾的小鳥的樣子，那都在艾勾羅士卡的眼睛里加倍地大起來，閃動起來了，以致所羅門並不很像一個丑角，而像人們有時在睡夢中看見的一個惡靈。

「他在您們家里是一個什麼樣的惡魔呀，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上帝與他同在罷！」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帶着微笑說，「您要替他找一個什麼位置呀，或者是替他討個老婆，或者是……這

不餓人樣呀……」

枯支米秋夫氣憤地豎着眉。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更又很驚惶，很好奇地，望着他的兄弟和客人們了。

「所羅門，走開去！」他嚴厲地說，「走開！」

他又追加了幾句猶太話，所羅門會斷續地笑着，走出去了。

「怎麼回事？」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驚愕地問神父赫里斯多福爾。

「他忘記他自己了，」枯支米秋夫說，「野蠻鬼，他過于懂得他自己了。」

「啊，曉得了！」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驚愕着，拉着他的手。「呵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低聲抱怨着說，「你們是和黨的人呀，請原諒罷，不要生氣罷。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還麼一個人！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是我的親兄弟呀。我從他除了苦惱是什麼也都得不到的，他真呀，你們曉得的……」

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勾着手指靠近他的前額上邊，繼續說：

「他是昏狂了……沒有希望的人呀。我要跟他怎麼呢，我真不曉得的！他不歡喜任何人，不歡喜任何人，也不怕任何人……您知道的，他嘲笑一切的，他盡說些蠢話，無論是說，在他眼裏

「都是稱你道我的。總簡直不能相信，瓦爾拉莫夫到這裏來了，所羅門對他也像這麼說了一聲，於是瓦爾拉莫夫用鞭子打了他，連我也挨打了……可是，爲什麼打我呢？說道我有罪過麼？上帝取去了他的智慧，那是上帝的旨意呀，難道我有罪嗎？」

經過十分鐘，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還在用低的聲音咕咕地說着，嘆息着：

「晚上呢，他不睡，總在想，想，想，究竟想些什麼，上帝曉得罷。你要是晚上走到他跟前，他就發脾氣，嘲笑你。他連我也不喜歡的……他什麼都不要——爸爸死的時候，給我和他兩個每人留下六千盧布。我就給自己買了這所旅店，討了老婆，現在也有好幾個孩子了。而他呢，他把他的錢掃到爐子裏燒了。多麼可惜，多麼可惜！爲什麼要燒呢？你不要，你就給我呀，爲什麼要燒掉呢？」

忽然之間，所羅門坐就地倒了，有誰人的腳步震動了地板。一陣輕軟的風掠過了艾勾羅士卡，他彷彿覺得是一個什麼大的黑鳥，就正在他的面旁飛過，鼓振着他的翅膀。他睜開了眼睛……預備上路程的勇男拿着鞭子在手裏站在沙灘旁邊。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拿着他的寬邊帽子，向誰鞠躬，微笑着，可是那一點也不像平日那麼柔和而可愛的，而是畢恭畢敬的勉強的，似乎和他的面容很不相稱合。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的身邊，簡直像是折斷成了三部份，像滾着平衡的夾

勢，並且努力地維持平衡，不使他撒開。僅僅只有所羅門一人，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似地站在一個角隅上，交叉兩手，還像原來那樣靜寂地微笑着。

「您貴人，請原諒，我們這裏不很整潔！」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帶着苦痛而甜蜜的微笑呻吟着。不管是對枯支木秋夫，或者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他都不注意了，只是平衡着他的全部身體，不使他撒開。「我們都是些粗野的人，您貴人。」

艾勾羅士卡揉了揉眼睛。的確地，房子的當中，是站了一位很年輕的孩子的貴人，那是一位很漂亮而肥胖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一頂草帽。當艾勾羅士卡還沒曾仔細看清他的容貌之前，不知怎麼他忽然想起了白天在由丘山看見的那顆孤獨的，優美的白楊樹了。

「艾爾拉莫夫今天到這裏麼？」女人的聲音問。

「沒有，您貴人！」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回答說。

「假使明天看見他，請你請他到我那裏去一下子。」

忽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艾勾羅士卡從離他的請約半碼的地方，看見了一對天鵝絨似的黑眉毛，兩隻黑褐色的大眼睛和上邊有酒窩的女人的嬌嫩的兩頰，從酒窩裏散佈着微笑在全部的面龐上。像從太陽發出閃光一樣一種什麼奢華的香味在泛散着。

「多麼可愛的一個小孩子呀！」那位太太說，「這是誰家的呀？卡紀米爾·索哈依洛維奇，你看呀，多美呀！我的上帝，他在睡覺！乖孩子，你是我的親愛的……」

那位太太在艾勾羅士卡的兩頰上熱熱地親了吻，於是她微笑了，而他想着他是在睡覺，又閉上眼睛了。門的彈簧，尖銳地響了，聽到一種急促的腳步聲，是誰進來又出去了。

「艾勾羅士卡，艾勾羅士卡！」兩個人的聲音低低地說着，「起來，走啦！」

不知是誰，大概是德尼斯基，拉着艾勾羅士卡，使他用腳站起來，牽着他的手。半路上他半睜開了眼睛，他又看見了那個漂亮的穿黑外衣的女人，她就是吻過他的。她站在房子的中間。跟着他怎樣走出去，她向他親切地點着頭微笑了。近大門那裏，他看見一個什麼漂亮而強壯的柔褐色的人，戴着一頂尖而高的帽子，穿着一雙長靴，那該是，那位太太的跟班。

「特……卜……爾爾！」從院子裏發出來的聲音。

在這所房子的門口，艾勾羅士卡看見一輛豪華的新馬車和兩匹黑馬。在馭者座上坐着一個穿制服的僕人，拿着一根長鞭子在手裏。送他們這幾位旅客出來的，僅只所羅門一人。他的臉上有那種和笑的慾念在緊張着；他在想：他是非常不耐煩地在等候客人們出發，以之，使他可以任

性嘲笑他們。

「德拉尼采克亞伯爵夫人，」譯父赫里斯多福爾坐在馬車上小聲地說。

「對啦，是德拉尼采克亞伯爵夫人，」枯支米秋夫也小聲地重念着。

這種由於伯爵夫人的到來所生出的印象，對於這些旅客們是非常深刻的。因為就是德尼斯基也儘在低聲地噓着，直到他們的半蓋四輪車已經走了四分之一俄里，直到那座旅店已經是遠遠地落在後面，僅僅只能看見一點朦朧的燈火的時候，他才決然鞭打起栗色的馬而叱咤起來。

（註一）莫洛勳教派——如果照意譯，即牛奶教派，係基督正教之一派，他們禁肉食，但吃雞蛋與牛奶，故名。



四

這一位被人們所談論得很多的，爲所竊門所輕蔑的，甚致連那位漂亮的伯爵夫人都需要的，不可捉摸的神秘的瓦爾拉莫夫，究竟是誰呢？和德尼斯基並坐在前座上的半睡半醒的艾勾羅士卡正在想着關於這個人。他從來也沒看見過這個人，然而却是時常聽到關於他的種種，並且也不時地在自己的想像裏將他描寫過。他明明白白地知道：瓦爾拉莫夫有好幾萬俄畝的田地，大約總有十萬條羊，和很多很多的錢；至於他的生活方式和事業，艾勾羅士卡所曉得的僅就是：「他總在這些地方轉來轉去」。和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人找他。

關於德拉尼采克亞伯爵夫人，艾勾羅士卡在自己家裏的時候，也已經聽到很多了。她也是有好幾萬畝田地，很多羊，一所養馬場和很多錢，可是並不在這地方「轉來轉去」，而且是在她自已富裕的莊園裏面住着，關於這座府第，一些人和那個時常到伯爵夫人家去辦事務的依凡·依葛西奇，都說過許多珍奇的故事，據他們說，在伯爵夫人的客廳裏懸着有許多波蘭國王的肖像，擺着一架很大的岩石形的桌鏡，岩石上面立着一匹有金鑽石裝飾的金馬，馬的上面坐着一位用金

琢成的騎士。當每一次鐘到了點的時候，這位騎士就向左向右地揮着他的劍。他們又說，伯爵夫人每年要開兩三次舞會，在那個舞會上，全省的貴族和官吏，都要被請來，就是瓦爾拉莫夫也要到場的；客人們喝的銀水火壺裏倒出來的茶，吃的是非凡的珍味（譬如說，冬天，在她的生日里，擺出了覆盆子和洋莓。）並且是在日以繼夜的音樂裏跳舞着的……

「是怎樣的一位美女啊！」艾勾羅士卡這麼想着，回憶着她的面容和微笑。

枯支米夜夫大約也在想着伯爵夫人，因為當馬車已經走了兩俄里的時候，他說：

「那個什麼卡紀米爾·米哈伊洛維奇真賺了她的錢呀！三年前，您記得，我買了她的羊毛，他在我的那一次買賣裏面就賺了三千。」

「對於波爾人是再不能希冀別的了。」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說。

「她是不大在意的。這別人說她是年輕而又小。腦袋裏簡直就這風呀！」

艾勾羅士卡不知是為什麼，老頭感一味地想着瓦爾拉莫夫和伯爵夫人，而尤其是後者。他的昏睡的腦子裏，完全屏斥了慣常的思緒，是煙霧朦朧的，而僅只保有着一些童話的，夢幻的形象，那些形象是有一種用不着思想者這一方面的任何的苦勞，而在腦子裏就發生了的便利，然而只在用力地一搖頭之間，就又毫無影無蹤的消滅了。是的，在周圍的那一切，最不使人傾向於平常

思想的。右方是有一些黑漆漆的小山丘。彷彿那些山丘是用他們自己障礙住了一些看不見的，可驚恐的東西，左方，在地平線上的整個的天空，渲染着紫紅色的晚霞，令人很難以辨別出究竟是什麼地方着了火。抑還是月亮快升出來呢。遠方，還和白天一樣，了然在望，然而，牠的漸漸湮沒在暮靄里那優美的紫藍色的色彩，却完全沒有了。整個的草原，也都隱隱在那霧靄裏面，正像莫依雪依·莫依雪依奇的那些小孩子在氈子底下隱蓋着一樣。

在七月的薄暮和夜晚，鷓鴣和水鷄，已經停止啼叫，夜鶯也不在林谷間歌唱，花兒也不散布馨香了，而，草原却依然是美好而充滿着生命。夕陽沉下去。大地上籠罩着一片暮靄，馬上，白天的憂愁被遺忘了，全被忽省了。草原從寬廣的心胸靜捷地嘆息着。好像是因為草在黑暗中已看不見自己的衰老，於是，在牠們中間，却升起愉快的，青翠的，唧唧的聲音，那是白天所沒有的；那種啾啾的，颯颯的，輕搔着的聲音。還有草原的低音，高音，中音，通通混合起來，成爲了一種不斷的，單調的轟轟隆隆的聲響，在那種聲音之下，很適於引起回憶和嘆息。這種單調的唧唧之聲，像搖籃歌一樣搖蕩着。使人入睡，然而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沒有熟睡的鳥兒的斷斷的，驚恐的啼叫，或者是一種隱隱約約的回聲，像誰的聲音，在驚愕地，「啊：啊：」地叫着，於是又使人合上眼皮，朦朧地入睡了。而，你若是在靠近那有灌木的叢林的山谷走着，你聽到了被

草原裏的人稱作「司蒲溜克」的鳥兒，似乎是對着誰在「司蒲溜——司蒲溜——」地啼喚着，而另外一隻鳥呢，却是在哈哈地笑着，或者又沉入於歇斯迭利地哭訴中。那另一隻鳥就是貓頭鷹了。在這個原野裏，牠們是爲誰而啼喚着，誰又會領牠們回呢？那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吧！然而，在牠們的叫喚裏，是有多少憂怨和悲愁啊……乾草，枯萎了的草兒，過開的花兒，都泛着蕙香，可是那一種薰香是濃郁，甜美和柔和的。

透過煙霧，一切都可以看見，但是很難辨別那些日的物的顏色和輪廓。那一切的東西，都顯得不是牠的本來面目了。你再往前走，忽然間，你就看見在前面正在這條路上，立着一個像僧侶樣的形像，一動不動地在等候着，手裏拿着什麼……這是不是一些盜匪呢？形像近起來，也混大起來了，啊，牠現在是和馬車相平了，於是您看見那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顆孤獨的灌木或一塊大的岩石。這些似乎等待着誰而不動的形像，是豎立在山丘之上，隱匿在古墓的後面，從野草中間往外窺偵着，牠們都是像人樣，使人感到疑怪。

當月亮升起的時候，夜，成爲蒼白而黑暗了。煙霧，像是沒有了。空氣是透明的，新鮮而和暖的，各各方面都能看得明白，甚至路旁各個野草的幹葉，都可以辨別清楚。老遠的曠野上的骨片和石塊，也能看得出來。那些像僧侶樣的令人疑怪的形像，襯在夜晚的明澈的背景里，像是一

法黑和看來是越法變態了。廢墟地，在那些單調的、唧唧的聲音中，有什麼東西在擾亂着凝靜的空氣發出驚奇的一啊，啊！」的叫聲；而一隻沒有睡熟的或狂亂的鳥兒的叫喊或人聽見了。一些龐大的陰影，在草原上移動着，像遊雲在天空一樣，而在不可知的遠方，你如果長時間地注視着那些霧樣的奇怪的形象，一個換着一個地昇開又攙在一起了……是真有些感人啊。那些蒼茫布着彗星的天空，一望無雲，也沒有一個污點，如果你凝視着他的話，你就可以懂得爲什麼暖利的空氣，會那麼凝靜，爲什麼自然動物怕動地在守望者；自然走雖然只生命的一瞬間，都惟恐，都不願意會失去的。只有茫茫的海上和明月照灑着的夜的草原里，才可以猜測出天空的無限的深邃和宏大無邊。牠是可怕的，優美而親切的，獸性像是很倦怠的，牠誘惑着人們向着自己，而牠同親切，是使人要向他回頭的。

你走上二個鐘頭……路上就要遇到一片寂寞的古墳。夜一黑只有上帝說着那是何時何人豎立的古石像，夜鳥在地上靜靜地飛翔着，於是使人一點一點地記起來草原的傳說，你所聽見的獸人的故事和草原里的民間逸話，以及能見到和用心靈鑄琢到的一切事故。於是，在那些昆蟲的鳴聲里，那些令人疑怪的形像和古塚上，蔚藍色的大空中，月光中，夜鳥的歌唱曲，以及一切你所能見到和聽到的事物間，勝利的美，青春，健強的筋力和熱烈的生活激盪着，都開始顯出了；於是

精神對於美麗的，莊嚴的故鄉起了應合，而願意隨着夜鳥在草原之上翱翔了。在那裏的勝利幸福的充溢之中，你又會覺到緊張和憂愁，彷彿是草原在感到自己的孤獨，以爲自己的財富和靈感，誰也沒歌頌，誰也不需要，就徒然地爲世界消失了，於是通過一種愉快的聾聩的聲響，你可以聽見牠的憂愁而絕望的啼喚：「遊吟詩人啊！遊吟詩人！」

「特，特，特，晚安！巴爾利！一切都順利！」

「感謝上帝，依凡·依萬西奇！」

「小伙子們，沒有見到瓦爾拉莫夫嗎？」

「沒有，沒有看見。」

艾勾羅士卡醒過來，睜開了眼睛，馬車停了。茲右邊，一列貨車遠遠地在前邊大路上拖延着，車旁有些人在那里來來去去。所有的車輛，因爲上面裝着大捆的羊毛，顯得非常地高大，肥胖而馬則特別顯出牠的瘦小和短腿了。

「那麼，我們，就是說，現在要到莫洛赫教徒那邊去了！」枯支米秋夫大聲地說。「那個猶太人告訴說，瓦爾拉莫夫是在莫洛赫派那邊的田莊上過夜的，在這種情形下，再見吧，兄弟！」

上帝保佑！」

「再見罷，依凡·依萬奇！」好幾個聲音回答。

「啊，喂，孩子們，」枯支米秋夫迅速地說：「請你們頭着我們這洞孩子跟你們一道去吃！何必跟我們一道白轉來轉去呢？巴節利，你給他坐在那些捆包上，讓他慢慢地走罷，我是可以趕得下你們的，下去罷，艾勾羅，去啦，不要緊的……」

艾勾羅士卡爬下了前座。有好幾隻手捉住了他，將他舉得高高的，裹着，他出現在一種什麼大的，柔軟的，因為夜露而微帶有點濕潤的東西上了。現在，他似乎覺得天空離他很近，而地面反為遙遠了。

「喂，拿住自己的小小的大衣罷！」從下面老遠的地方，德尼斯基喊了。

從下面拋過來的大衣和一個小包裹，落到了艾勾羅士卡的側旁。他很快地，什麼都不想思索，把包裹枕在頭底下，蓋上了大衣，儘可能地伸長了兩條腿，抖一抖露珠，滿意地微笑了。

「睡吧，睡吧，睡吧……」他想。

「你們那些鬼，不要對他不客氣啊！」他聽見從下面來的德尼斯基的聲音在說話。

「再見，弟兄們！上帝保佑你們！」枯支米秋夫喊，「拜託你們呀！」

「請您放心，依凡·依萬奇！」

德尼斯基叱着馬，馬車發出咯吱咯吱聲開始出發了，這已經不是在大路上，而且靠邊那一邊了。有兩分鐘工夫，是很寂靜的，像是睡熟，一樣。終於是聽見吊在車尾的小桶的鏗鏘的聲音在遠方漸漸地消逝了。可是，一列貨車的前途，有誰在喊着：

「基溜哈！趕呀！趕呀！——走呀！」

最前面的一輛貨車軋軋的響了，接着就是第二輛，第三輛……艾勾羅士卡感到自己騎着的這一輛車，開始搖動起來，也軟軟地響了。一列貨車都開始動了。艾勾羅士卡把手更加緊地抓住那扎住羊毛捆子的繩索，又滿足地微笑了。擺好了衣袋里的世餅之後，他就睡下來，像是平日在自家里的床上睡覺一樣……

當他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昇起了；太陽被一塚古墳遮擋住了，然而，牠盡力要把牠的光明撒播在世界上，儘量地伸張着牠的光芒到四面八方去，而用黃金灌注在地平線上了。艾勾羅士卡覺得太陽像是不在他的原位置上了，因為昨天是在他的背後昇出來的，而今天，却是比較更到他的左邊來了……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和昨天不同了。那些山丘已經沒有了，無論什麼地方，一望，都是漫延着無止境的褐色的。令人不快的原野；在這原野上，這裏為他呈現了一些不大的古墓，昨天的那些白鸚鵡在飛翔。遠遠的前方，某個鄉村的鐘聲和教堂閃着白光；恰巧又聽到是星

朔日，小俄羅斯的人們都在家裡烤着烹煮食物——這是由於所有的煙囪都冒着煙而可以看出來的，並且那些煙成爲了一片藍色的透明的帷布，掛懸在村子上面。在教堂過去，是一條小河，碧綠的小河。遠方是朦朧的了。然而，任何東西都沒有似大霧那樣地與昨天不同的了。在草原上，像是一種異常寬闊的，奔放的，衰邁的東西延引着，而不是這路，那就是被踐踏得很好的灰色的一長條，像所有的路一樣蒙上了塵埃，然而，却有好幾十碼寬。他的這種寬闊，激起了艾勾羅士卡的疑惑，於是引他到了童話的思想里面了。誰在這條路上走呢？誰需要這麼寬廣的路呢？真不可解而令人奇怪啊！在事實上，俄國的那種闊步的巨人如依利·姆羅采和巨盜所羅維亞之類，還沒有絕跡，而那些巨馬也沒有死去呀。艾勾羅士卡凝視着那些大路，幻想着有六輛並列的高大的馬車，那正如他曾經在聖經上見過的插畫一樣；那些馬車每輛被六匹粗野而兇猛的馬駕着，牠們的高大的車輪將塵埃揚捲到天空上，而趕車的人，也是人們在夢想里或在童話中被想像出來的人物。而如果那些形象，要真是出現了的話，他們對着這草原和大路的面目，又該如何地符合呢！

大路的右邊，一眼望到底，都豎立着有兩根電線的電桿。電桿是越遠越小，在村子的附近，那些電桿就消失於拔屋和綠葉之後了，隨後成爲很小很細的棍子，獸爪像是鉗筆插在地上一樣。

籠子，烏鴉和小鷹兒落着在電線上。漠不關心地跟着正在走動的那七列貨車。

艾勾羅士卡是掛在最後的一輛貨車上，因此，可以看見全列的車輪。在這一列車里，約共二十輛車，每三輛旁邊一個馱者在走着。艾勾羅士卡綽號的那最後的一輛車之旁，走着一個老年人，長着蒼白的鬚髮，憔悴而短小，正像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一樣，可是有一副太陽晒黑了的，嚴酷而沈思的面孔。很可能這位老人是既不嚴酷，也不沈思的，但是，他的紅色的眼皮和尖長的鼻子，使他的面孔成了嚴酷而乾枯的表情，就像永遠習於在孤獨中思想着嚴重的事體的人一樣。也像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一樣，他戴着一頂有寬邊的圓筒帽子，不過不是紳士的帽子，而是褻介的圓筒帽子，與其說那是一頂子，而甯是像一個截了頭的圓錐。他的脚是光着的。一定是在寒冷的冬天成了習慣，在冬天，在他走在列車旁邊他不止一次地凍僵了的，所以，一路上，他就敲着自己的大腿，頓着兩脚。注意到艾勾羅士卡是醒了，他就瞅着他，一邊擦着肩，像是由於嚴寒似的，一邊說：

「啊，醒了呀，小哥兒！你就是依凡·依葛芮奇的兒子呀？」

「不，是外甥……」

「是依凡·依葛芮奇的呀？哎，我的靴子脫掉啦，赤着脚跳着呀。我的脚生病了，凍了。沒有靴子還得走。舒服些……比穿舒服些，小哥兒，我的意思是說，不穿靴子呀……就是說，啊，

你是他的外甥呀？啊，他是好人呀，沒有什麼……上帝保佑他健康吧……沒有什麼，我說的是依凡·依萬奇呀……到莫洛勒那邊去啦……啊，上帝施恩吧！」

老頭子說着話，好像是天很冷的樣子，他停頓着，他不能像他說的那樣張開嘴，凡是唇音和子音，他都說不好，而且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來，像是嘴唇凍硬了一樣。他注視着艾勾羅士卡，從沒有微笑過一次，像是很嚴酷的樣子。

再往前，經過兩輛車，是一個手里拿着鞭子的人在走着，穿着長的大衣，戴着一頂沒有邊緣的帽子和統子繫綁着的長統靴子。這個人並不老，四十歲的樣子。當他一迴望的時候，艾勾羅士卡看見了他的長長的紅面孔。有些稀薄的山羊鬍子，右眼睛下有一個海綿樣子的肉瘤子。除了兩端不美的肉瘤之外，他還有一個尖銳的刺到你眼睛里來的特別記號：左手里着着二根鞭子，右手那麼搖擺着，就像是在指揮着人們看不見的一隊合唱隊一樣；他又時常把鞭子夾在腋下，用兩手指揮起來，鼻孔下噴着什麼。

接着他們之前的一個馬車夫，表露出一個長長的硬挺挺的形像，長着坡斜得非常厲害的肩膀和扁平得像黑板一樣的背影。他直挺着，像是進軍一樣，或者像是吞了一根尺一樣，兩手一點也不動，像一根棍直垂着，他走起路來，像是木頭棒的一樣，就像玩具里的小兵的態度，簡直就沒有

灣一灣膝骨，而努力還可能地跨着闊步；每當後面的老頭子以海濶的狀態趕了兩步時，他却只邁得一步，于是就顯得他走得比大家慢些而落後了。他的面孔上，纏着一條破布，頭上突出一頂像是僧帽一樣的東西，也穿着一件短短的小俄羅斯人的外套，上面是繡綴着袖釘，一條鬆鬆的藍袴和一雙樹皮鞋。

再在前面的那些人，艾勾羅士卡已經看不分明了。他將肚皮匍着在羊毛捆子上，因為悶着熱事，于是就在羊毛捆子上打穿了一個小窟窿，拿出些羊毛來捻成線繩。在下面走著的那位老頭子，已經顯得沒有像人們從他的面容上可能推定出來的那麼嚴肅和慎重的樣子了。他已經開始了談話，就滔滔不絕了。

「你上那兒去呀？」他頓着腳問。

「上學去。」艾勾羅士卡回答說。

「上學去？啊哈……哎，天上的女王幫助吧。這樣，智力，是好東西，而有兩個智力就更好啦。對這個人，上帝給他一個智力，對那個人，上帝給他兩個智力，而對另一位呢，就給三個……對另一個人，他會給三個智力的，這是真的呀，這是真的呀……第一個智力是從母親生出來就有的，第二個智力是從求學得來的，而第三個智力，是從好的生活培養出來的呀。小兄弟，假使

這個人能有三個智力，那是真好呀。因為那不僅是生活得容易些，就是死也容易些呀。死咬……誰能沒有死呢！」

老人搔着自己的前額，將通紅的眼睛向下睜着艾勾羅士卡，緩緩說：

「馬克辛·尼克拉依奇，他是斯拉維亞諾雪爾布斯基地方的貴族呀，去年，他也就送他的少爺上學去讀書去啦。我不曉得他在哪里學問弄得怎麼樣了，不過這位小少爺還不錯，很好的……上帝賜與健康吧，給幸運的老爺們。是的，他也是送他的孩子上學呀……在斯拉維亞諾雪爾布斯基地方沒有再高的的程度的學堂的了。沒有的……城市，不錯，是很好的……普通的學堂，平常人的學問是有的，然而，想要高深的學問，那就沒有呀……沒有的，那是真的。你叫什麼名字？」

「艾勾羅士卡。」

「那就是艾勾里……神聖的，偉大的殉教者即勝利者艾勾里亞的紀念日是四月二十三日呀。我的聖者的名字叫做巴節利……巴節利，札哈婁夫·赫拉多夫……我們就是姓赫爾多夫……我自己的誕生地，也許你聽說過，就是在荷蘭斯基省威瑪地方。我的兄弟們是立身作市民，他們都在城市里作手藝，而我呢，是一個莊家人……還依然是莊家人呀。七年前，我就來到了那地方……」

這話是說，娶了家，我到過鄉下，也到過城市里……就是說，到了或瑪，在那個時候，與這該討上帝。他們個個都活着，而且都很健康，現在呢，可不曉得啦……也許，有誰死了吧……已經是死的時候了，因為都老了嘛，還有比我更老的呀。死，也沒有什麼要緊，那也很好，不過，當然呢，沒有懺悔是不可以死的。不遜的死，那是再壞不過的事情。不遜的死，是惡魔們最歡喜的。假使你願意帶着懺悔死去，為的將來使上帝不會給你閉門羹，那麼，你祈禱偉大的殉教者瓦爾瓦爾能。她是一位女中間人。她，那是不遜的……因為在天國里，上帝給了她這項工作，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權利祈禱，他聽允許人們懺悔呀。」

巴節利喃喃地說着，看樣子，他是完全沒有考慮到艾勾羅士卡究竟聽沒有。他為精打妙地在自己鼻子底下說着，聲音既不提高，也不降低，然而在短促的時間之內，他竟能說出許多話。凡他所說的一切，都是互相很少聯絡，而對於艾勾羅士卡全都沒有興趣的零星斷片的話。或者他那樣說話是為得要在靜默的夜晚之間的早晨，高聲地把他的一切究竟他們是不是都在家呢……這一個思想，引到聽覺里來檢查一下。論完懺悔之後，他又說那位斯拉維亞諾斯布斯基地方的什馬克辛·尼可拉依維奇：

「對啦，他送小少爺去了……送去了……這是真的……」

，遠遠地在前面定着馬車夫車頭的一個，從自己的位置跑出來，跑到一旁，開始用鞭子在地
上揮着。這是上他魁梧的，寬厚的男子，年約三十歲，黑頭黑臉的捲頭，像是很有氣力很健康
的樣子。由于他的肩膀被鞭子的頭打，由于表現在他的姿態上的那種熱望看來，可以判定他是在
打一匹什麼生物。另外一個馬夫也跑到了他的跟前，那是一個短粗的，有叢密的黑鬍鬚的人，穿
着一件背心和鬆鬆的汗衫。他像發了一種低語的帶咳嗽的哄笑，並且喊道：

「這兄弟們，德莫夫打死了一條毒蛇呀！上帝啊！」

對於有些人，是可以從他的聲音和笑貌里，正確地判定出他的智慧來的。這位黑鬍鬚就是
屬於這種幸運兒之列的。在他的聲音和笑貌里，會令人發覺到一種鑽不透的愚盜。亞麻頭髮的德
莫夫，鞭打完了，從地上舉起鞭子來，帶笑地將一根像繩子樣的什麼東西，向馬車那邊甩了過
去。

「這不是毒蛇，是草蛇呀，」不知是誰在喊着。

像木頭般走路的，而包紮面孔的人，迅速地走到被打死的蛇的跟前，厭着他，搖起了他的木
棍狀的兩手。

「這草蛇！」用他的他的粗氣的像與波般的聲音喊着。『你幹什麼把草蛇打死呀？他有什麼對

你不起呀，你這個壞蛋！噓，打死草蛇了！若是人對你這樣呢？」

「蛇是不該弄死的，這是真的……」巴節利平靜地喃喃着。「不可以……這不是那種有毒的蛇，雖然有樣子是毒蛇，然而他是安靜的，無辜的生物……他是愛人類的……草蛇……」

德莫夫和黑鬍子，顯然地，是良心發現了，因為他們大笑了起來，而沒有回答那些叱責，就懶懶地一步一步走向他們自己的車子跟前去了。當最後的一輛車趕上了被打死的蛇躺着的地方的時候，立在蛇上面的那個緊蹙着面孔的人，轉過頭來向着巴節利，用哭泣的聲音問道：

「老兄，爲什麼他要打死蛇呢？」

如同艾兮維士卡這時所見到的那樣，他的兩隻眼睛是又小又烏暗，面孔是灰白色而帶病容，也就是很烏暗的，兩邊額額上是通紅的，而且顯得非常腫脹。

「老兄，喲，爲什麼要打死他呢？」他和巴節利並排地走着，重複說。

「那個蠢才，手發癢，因此，就把牠打死了呀，」老人回答說。「可是，草蛇是不可以打死的……這是真的……德莫夫這傢伙，人所共知地，是個野種，無論什麼東西一落到他手底下，他就愛弄死的，而基溜哈不干涉他一下。應該干涉的呀，而他——却是哈——哈——哈，嘻——嘻——嘻的……噫呀，瓦霞，不要生氣……何差生氣呢！已經把他弄死啦，叫上帝保佑他罷……德莫夫野種

，而基潘哈是由于愚蠢……不要緊……他們是些不懂得什麼的蠢人，也叫上帝保佑他們罷。哎，斐米里夾這東西。不該他摸的東西，他永遠不摸挨的。這是真的……因為他是個有教養的人，而他們是蠢貨……斐米里夾，他是挨都不挨一下的嘍。」

穿着赤黑大衣，長着海綿狀的鬍子，像是在指揮着神祕的樂隊的那個馬車夫，聽見說自己的名字，於是停住了，等到巴節利和瓦霞兩人和自己成了平行時，他就和他們並排地走起來。

「說些什麼話呀？」他佻着暖烘烘氣促的聲音問。

「是呀，瓦霞很是在生氣，」巴節利說，「我給他說些平氣的話，好教他不那樣生氣，就是說……哎哈，我的脚痛嘍，凍壞嘍！哎，哎哈！特別是禮拜天，上帝的節日里痛癢呀。」

「這是因爲走路的關係呀。」瓦霞關注道。

「不，孩子，不是走路的關係呀。當我走路的時候，好像輕鬆一點，要是蹲下來，暖烘烘的時候，可真要我的命呀。還是走路比較自由些呀。」

穿赤褐色大衣的斐米里夾，是在巴節利和瓦霞兩人之間。揮着手，像是準備唱歌的樣子。動了一會兒以後，他又垂下手來，惡聲地咳嗽了一聲。

「我沒有什麼話！」他說，「真是倒楣啦！昨天整夜，今天一大早，我都是被我勸在瑪里諾

夫斯基的結婚典禮時唱過的「上帝賜福罷！」那首三音合唱曲纏繞着的呀；那首歌現在還是在我的嗓子裏和喉管裏呀……像是我能夠唱出來的，可是，我唱不出了呀；我沒有嗓子呀！」

他沈默了一會兒，想着什麼，隨後，又繼續着說：

「我在合唱隊裏待了十五年，在路幹斯克所有的作坊里，或者是再沒有一個這麼好的嗓子了。而真是倒了霉，兩年前，我在頓尼澤河洗了三次澡，就從那個時候起，沒有一個調子，我可唱得清楚的了。嗓子凍壞啦！我沒有了嗓子，就像一個工人沒有了手一樣啦！」

「這是真話，」巴節利同意地說。

「對於我自己，我以為我只是一個廢人，其餘竟沒有什麼了。」

這時，瓦霞突然地看見了艾勾羅士卡。他的眼睛油汪汪的了，更爲小起來了。

「一位小少爺跟我們一道走呀！」他說着，拿袖子掩住鼻子，像是很害羞似地。「怎麼做大
的車夫喇！跟我們在一起，你要跟着貨車運羊毛呀！」

一個人身上是少爺，同時又是馬車夫的這個念頭，大概是使他覺到奇特而又有機智的，因爲他哈哈大笑了，而又在繼續發展這個思想。葉米里夫同樣地也朝上眼對艾勾羅士卡，然而那只是一瞥，而且是極冷淡的。他完全按他自己的思想估量了，如果不是瓦霞的話，他簡直就不會注意

到艾勾羅士卡的在場。五分鐘都不到，他重又揮動起手來。接着，就向他的伙伴們描寫「上帝派福臨下」這首婚禮讚歌的美麗。那是他夜里記憶起來的。他將鞭子夾在腋下，兩手却揮動起來了。

離村莊一俄里，貨車在一個有轆轤的井傍停下來了。黑鬚子基溜哈把自己的水桶放下井去，肚皮仆在井圍子上，將他的毛髮蓬鬆的頭，兩個肩膀，和一部份胸脯，都插在黑暗的井里去了，那便得艾勾羅士卡僅僅只能夠看見他的勉強能伸接在地上的兩隻短腿；他看見遠遠的井底上映照出了自己的頭，高興極了，發出愚蠢而低音的哄笑來，而井底的回音也同樣回答了他；當他站了起來的時候，臉和頸子都紅得像紅布一樣。第一個跑來喝水的是德莫夫。他帶着哄笑喝着，屢屢擱開了水桶，對基溜哈說些什麼可笑的話，隨後，他轉回來，用全草原都可以聽見的大聲，說了五個極難聽的字眼。艾勾羅士卡不懂這類話的意思，可是那些話是醜惡的，他却非常明白。他的鞦韆和朋友對於那種話語靜默地儘到的那種會想，他是曉得的，他不知為什麼也分有了那種感情，而習慣地想到只是魔鬼和胡鬧的人才能利用他們的特權來高聲地說這些醜惡。他記起了她的被殺害和那時聲到的德莫夫的那種狂笑，對於那個人感到了一種什麼憎惡。而像是故意似地，正在那個時候，德莫夫看見了這位下了貨車向井邊走去的艾勾羅士卡；他又高聲地笑了起來，喊着

「兄弟們嘍，老頭子在一夜工夫，生出一個小孩子來啦！」

基溜哈由於低音的哄笑而發出咳嗽來了，還有誰也跟着在笑，而艾勾羅士卡臉紅了，終於發了狠心斷定德莫夫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

亞麻色的捲髮沒戴帽子而在胸上敞開了襯衣的德莫夫是顯得很美而異樣地有氣力的；在這一舉一動中，都可只看出他是一個知道自己的價值的野蠻和力士。他聳着肩膀，雙手叉着腰，說話和笑起來，比任何人都要高大些，那種態度像是要用一隻手舉起非常沈重的東西來，以使全世界驚奇似的。他的愚妄而嘲笑的眼光在大路、貨車和天空上邊滑動着，在任何東西之上都不停留，由於沒有事做，好像在尋求着要把誰來打死和拿着什麼東西來開玩笑的樣子。看樣子，他是不怕任何人，誰也拘束不住他，顯然是，再毫不感興趣於艾勾羅士卡的思想。而艾勾羅士卡呢，已經用全部的心靈在聆聽他的亞麻色的頭，乾淨的面孔和力氣。厭惡而恐懼地聽過了他的笑，他老在厭着要向他說幾句什麼詛咒他的話來以報復他。

亞節利也向水桶跟前走着，從衣袋里取出一隻綠色的燈盞杯盞，用破布揩過過，從水桶里汲了水然喝起來，然後又舀了一次，於是將盞子拿到破布里，仍舊擱在盞子里去了。

「老丈，你爲什麼從燈盞裏喝水呢？」艾勾羅士卡奇怪着。

「誰從水桶里喝，誰從燈盞里喝，」老頭子道飾地回答說，「各人都隨自願……你從水桶里喝，那麼，你喝罷，祝你健康。……」

「我的小親親，漂亮的娘子嚟，」瓦露忽然用一種虔切而帶哭泣的聲音說，「我的小親親呀！」

他的眼睛釘着遠遠的前面，眼光油汪汪的，而微笑着。臉上的表情正和剛才他眼見艾勾羅士卡時一樣。

「你看誰呀？」沃溜哈問。

「小母狐狸……牠在那裡玩着呢，就像一條狗一樣……」

大家開始望着遠處，用眼睛來找我母狐，但什麼也沒找到。只有瓦露一人用自己那昏沈的灰色的眼睛看見了什麼而悠悠轉往了。他的視力的異常尖銳，是後來使艾勾羅士卡確認了的。他的視力是那麼好法，就是褐色的蓋莽的草原，不論何時，他都是覺得充滿着生命，充滿着內容的。只要他一眼望遠方，就可以看見那使自己離開人們很遠的狐狸，野兔，野雁，或者別的隨便什麼。所有在草原里旅行的人們，並不爲看見那些跑閃了的野兔或飛翔的野雁，然而與很接近地看

這見斷無們在他們自己巢穴里的生活，當牠們不逃跑不隱避，也不在一邊驚愕地觀看人們的情況却。不是大家所能得到的。而瓦設獨能看見正在遊戲的狐狸，正在用爪子洗臉的野兔，正在修整翅膀的野雁，正在搜尋自身的斑點的涉水禽。感這視力的失銳，瓦設因而得以在人所共見的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那是他所特有，誰也達不到的，而且，顯然是非常美好的。因為每當他正恣意讚賞的時候，他就悠然神往，那是很難教人不羨慕他的。

當瓦設被破曉的時候，教堂里響起了招集彌撒的鐘聲了。

五

貨車排列在近郊村的那一邊的河岸上。太陽像昨天一樣地烘烤着，空氣是不動的，沈澀的。岸旁豎着幾枝柳樹，可是牠的陰影並不映在地上，而是倒在水里，那真冤枉了，就是連貨車底下的影子里，都是氣悶和倦意呀。由於天空的反映而成爲淡藍色的河水，熱烈地誘惑人們向着他那里來。

直到這時候才被艾勾羅士卡注意到的車夫斯威蒲卡，是個十八歲的小露西亞的孩子。他穿着一件長汗衫，沒有腰帶，寬鬆的短袴，在他的走路的時候，颼颼搖搖地，像旗幟一樣，他很快地脫了衣服，沿着峻陡的岸坡邊跑下去，跳到水里去了。在水中潛伏了三次，然後就仰着游泳起來，由於高興而閉上眼睛了。他的臉上微笑着，黢黑着，彷彿是誰給他搔癢，很痛，而且很開心似的。

77
在熱天里，找不着任何地方可以躲避暑熱和悶氣，游泳者們的撥水聲和高的呼吸聲，就會覺得像是很好的音樂一樣傳到了人們的聽覺里了。德莫夫和基爾哈，一邊跟着斯威蒲卡，很快地脫

了衣服，帶着大聲的嬉笑和預期的愉快，一個個一個個跳下了水去。於是寂靜而淳樸的小河，發出嘩嘩聲，發水聲和叫喊的聲音。基溜哈咳嗽着，笑着，彷彿他們要淹死他似地叫喊着，而復真夫在逼着他，試着要去捉住他的腿。

「格，格，格！」他喊着。「捉罷，拿住他！」

基溜哈哈地笑了，高興極了，然而他的臉上的表情還像是在乾岸上一樣：愚蠢而帶着驚愕，像是有誰從他的後面，沒被他留意到地就走到他跟前。在他頭上蔽了一簷似的。艾勾羅汗毛也脫了衣服，可是並不是從岸邊上滑下去，而是從一尺半俄尺的高高處飛躍起來，在空中畫了半個弧形，他就落到了水里，沈在水的深處，可沒有到水底；一種什麼力量，一觸是清涼而適意的力量，捉住了他，反其將他提到了水面上。於是他浮了起來，聳着鼻嘶，噴着水沫，睜開着眼睛，可是在河面上緊貼着他的臉，有太陽在照耀着。最初時一些層層的火花，接着就是一輪一輪的紅彩和黑色的斑點射到他的眼睛里來了，又急忙着溜了下去。在水里睜開了眼睛，於是看見了一種綠色的東西，像是月夜里的天空一樣。那一種力量又去沒有給他挨到水底。停留在涼爽的里邊。而把他重提到水面上來了，他浮了起來，他呼吸得那麼深。不僅止是使心胸擴張而清新，而且也深入腹部了。接着，為的要使在水里得到他可能得到的一切，他就允許他自己作極各種的姿勢。

了他仰臥着，隨便着潑着水，翻個身，仰臥着游泳，側着游泳，仰着游泳，又站了起來，他爲意所欲地直到他疲乏了爲止。小河的對岸密密地長着蘆葦，被太陽照成了金色了，而蘆葦花又成爲優美的丹青成的畫筆向水里傾斜着。有一處蘆葦在震動着。用自已的花兒致敬禮，並發出了一種沙沙的響聲——斯威浦卡頓，哈在那裏找來了。

「有蝦！有蝦，兄弟們！快！快！」凱旋的畫筆唱着，果真獻出了一隻蝦。

艾勾羅士卡浮到了蘆葦叢前，沉了下去，開始在蘆葦叢裏探摸着。在爛泥濘裏掘着，揚着了一個尖銳得令人不快的東西。也許那就算是蝦了，然而正當這個時候，不知是誰捉住了他的腿，並且將他拖到水面上了。艾勾羅士卡喘着，喘着，睜開了眼睛看見德莫夫的滑滑淋淋的，冷笑的的面孔呈現在他的前面。那懶野種着重地呼吸着，從他的眼睛看來，他還想繼續惡作劇。他惡狠狠地捉住了艾勾羅士卡的腿，並且已經舉起了另一隻手，準備抓他的頸子，可是艾勾羅士卡由於德莫和蔣該，更正確地說，就是樣激他，並且迫使他力圖將自己淹死，他掙脫開了他，一逃。

「蠢才，我賞你的嘴巴子呀！」

艾勾羅士卡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表示他的嫌恨，想了一想，又追加說：

「匪徒，狗仔！」

德莫夫若無其事地又不注意到艾勾羅士卡了，他向基溜哈那邊跑去，喊着說：

「格，格，格！讓我捕魚罷！孩子們，捉魚呀！」

「爲什麼不呢！」基溜哈同意了。「這里一定有很多魚的……」

「斯威浦下，趕快跑到村子里去，向那些莊家人借個魚網來！」

「他們不會給的！」

「會給的，你去問問！你教他們爲着基督借給我們罷，因爲我們完全同巡禮者一樣呀。」

「對啦！」

斯威浦卡從水里跳上來，趕快穿好衣服，沒有戴帽子，搖蕩着他的寬大的短衫，朝村子那邊跑去了。自從和德莫夫衝突以後，艾勾羅士卡就失掉了一切的魔力了。他從水里跳了上來，穿起了衣服。巴筋利和瓦設坐在岸坡上，下垂着兩隻腳，望着那些洗澡的人們。葉米里夫裸着身體，站在緊靠岸旁的水里，水齊着膝，因爲怕跌下去，一隻手抓着草，而另一隻手則撫摸着自己的身體。他利那副骨魁偉的肩膀，在眼睛底下長着肉瘤子，曲着身子，而顯然怕水的樣子，將他自己作成爲一副滑稽可笑的形象了。他的臉是嚴肅而殘酷的，他怒視着水，彷彿是正要責罵他，爲的是當年在頓尼澤河，水，使他受了涼了，以致給奪去了他的好嗓子。

「你爲什麼不洗澡呢？」艾勾羅士卡問瓦霞。

「那個……我不愛……」瓦霞回答說。

「你的額巴上爲什麼會腫的呢？」

「生病啦……少爺，我曾在火柴工廠里工作的……醫生說，就是這個緣故我的額骨腫起來了。那里的空氣不衛生呀。除我之外，還有三個青年人的額骨也腫了，有一個簡直就完全腐爛啦。」

斯威蒲卡很快地帶了魚網回轉來了。德莫夫和基溜哈由於過久地留田在水里，皮膚變成薄紫色，嗓子也嘎啞了，然而還是抱了一個很大的願望等着捕魚。最初，他們走到基溜哈之旁的水很深的地方；德莫夫在這里淹齊了頸子，矮個子的基溜哈却淹齊了頭了；後者咽噎着，吹着水沫，而德莫夫闖到了有刺的樹根，跌了一跌，被魚網纏了住，於是兩個人之間就拳打脚踢，喧鬧起來了，由於這一場捕魚，鬧出一場惡劇。

「很溼呀，」基溜哈嘎啞地喊。「什麼都捉不到的喇！」

「不要扯呀，魔鬼！」德莫夫一邊喊着，一邊努力將魚網子放到適當的地方。「用手拉住呀！」

「這裏，你是什麼都捉不到的呀！」巴節利從岸上向他們喊着。「你們僅僅是把魚嚇了一跳，套東西！拿到左邊點！那里是比較淺些的！」

有一次在魚網上方，有一條大魚閃爍出來；大家都「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德莫夫就在魚消失的那個地方撞了一下，他的面容上，顯出了氣憤的樣子。

「哎哈！」巴節利喊着，他頓着脚。「鱈魚逃走啦！跑脫啦！」

德莫夫和基溜哈，再向左邊移動了一點，漸漸地選了一個水淺的地方，這里，掙魚就成爲合適的了。他們已經游蕩着離開馬車有三百步遠了；看起來，好像是他們在沈默着，時時輕輕地，用脚在移動着，要盡可能地移到水深的地方，靠近蘆葦的那邊去，曳着網了來，好像他們爲的威嚇着魚，要趕他們到魚網里去，就用拳頭擊打着水，而在蘆葦中閃閃着。從蘆葦那里，他們又走到了對岸，在那里拉起來網子，然後帶着一種失望的神情，高高地擡起了膝頭，回轉來向蘆葦那邊走去。他們在說着什麼話，可是究竟說的什麼，人家就聽不見了。太陽曬着他的背，網子在咬着他們，而他們的身軀又從淺紫已變成赤紫色了。斯威浦卡手里提着一個水桶，汗衣捲到了腋下，用牙齒咬住衣服的下襟，跟在他們的後邊走着。在每次捕獲鱈利之後，他就高高地舉起了一條魚，將牠閃耀在太陽光里，喊着：

「看呀！多麼好的鱈魚呀！這樣的已經有五條了啦！」

看起——像是德莫夫，基溜哈和斯威浦卡等拉着魚網，每次都費很久的工夫在泥灘里探摸著，拿着些什麼東西放在桶里，而把一些什麼東西扔開；時常，他們拿着落在網里的什麼東西，從這個人的手里傳到那個人的手里，用一種愛不忍釋的神情鼠目寸光，然後也扔開了……

「那邊在幹什麼呀？」岸上的人向他們喊着。

斯威浦卡答覆了一句什麼，可是很難辨別他的話來。他隨着從水里跳上來，用兩隻手兜着一個水桶，忘記了放下他的襖衣，就往貨車這邊跑來。

「已經裝滿囉！」他喊着，氣都透不過來了。「再給一隻呀！」

艾勾羅士卡注視着水桶上面：那裏邊已經滿了；一條小梭魚從水里突出來他的難看的嘴臉，在他的旁邊有些蝦和小魚。艾勾羅士卡舉手伸到水底下，掙動着水；梭魚就消失在銀底下去了，一條鱈魚和一條鯉魚替代了他的位置浮了上來。瓦頓也來厭視着水桶。他的雙眼又是油汪汪的，面孔上變成了一種擔憂的神情，正好像他看見了狐狸的時候一樣。他從水桶裏提起了一樣什麼，送到嘴邊上就開始嚼起來。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音。

「弟兄們，」斯威浦卡誇博起來：「瓦西卡吃活鱈子魚網才嘻哈！」

「這不是鱈子魚，是豆莢魚呀，」瓦霞安詳地回答着，繼續嚼着。

他從嘴里扯出一個魚尾來，撫愛地嚼了一下，又塞到嘴里去了。在他用牙齒咬嚼的時候，艾勾羅士卡覺得在他前面站着的，簡直就不是一個人。瓦霞的腫脹起來的兩頰，他的睜圓的眼睛，非常尖銳的聽力，嘴里的魚屍和那一種嚼着魚的撫愛的樣子，使他很像一個牲口。

艾勾羅士卡站在他的旁邊覺得鬱悶起來。可是捕魚已經完結了。……貨車過圍走着，想了一會，由于感到鬱悶，慢步地朝村子那邊走去。

不一會兒，他已經站在教堂里，額頭搭在一個泛出李蕙香的人的背上，聽着歌隊在唱歌。彌撒已經快要完結了。艾勾羅士卡簡直一點不懂得教會的，他對着歌是很冷淡的。他聽了不多久，打着呵欠，開始限於前面的那些後頸和背。有一個人的後頸子，由于洗過澡不久是發紅而濕潤的，他認出了那是葉米里央。那個後頸子是剪成了一個直綫的散髮頭，剪得比一般還要高；兩額上的頭髮也是比應該的高得多，而葉米里央的兩隻紅耳朵突出着像兩棵牛蒡子一樣，像它們感到不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一邊在凝視着後頸和耳朵。艾勾羅士卡不知爲什麼就感到了葉米里央確實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人。他記起來他用手作指揮的樣子，他的嘎啞的嗓子，洗澡時的那種怯弱的神氣，對他感到了很強烈的憐憫。他想對他說幾句什麼鼓勵的話。

「我也在這里呀！」他扯着他的衣袖說。

在歌隊里唱中音或低音的人們，特別是雖然一生只有過一次當過指揮的人們，他們是慣于嚴峻而嫌惡地看待小孩子們的。這種習慣直到他們以後停止作歌手的時候，他們也是不會改變的。對着艾勾羅士卡轉過來，葉米里央蹙着眉頭，厭惡着他，說道：

「在教堂里不要胡鬧！」

接着，艾勾羅士卡就慢慢地從前向着祭壇走近了些，在廊里，他看見了一些很有趣味的人。在所有這些人的前方，靠右邊，地氈子上站着一位什麼神士和太太。在他們每人後面，都有一把椅子。那位神士是穿着一身新脫好的繭綢的褲子，不動地站着，就像一個正在行敬禮的士兵一樣，高高地揚起他的發青的刮過了的下顎。在他的直立着的領領之上，在兩頰的發青的地方，在他的小小的禿頭蓋和杖榻上，都表示出了很多的威風來。由于他的威風的過剩，他的頸子都挺直了，他的下顎是那樣地有力地伸交着，以致他的頭，像每分鐘都準備騰了而向上飛騰起來一樣。那位太太是肥胖的，半老的，披着一條白色的絲織圍巾，把頭傾斜在一邊，那模樣地眼行着，就像是恰正是給誰施了恩惠，而想要說：「哎呀，不要道謝吧！我不愛那樣……」地氈的周圍，站了許多的小個矮人，像一層層的糖漿一樣。

艾倫羅士卡走到了祭壇那裏，開始向那里的那些聖像接吻。在各個聖像的跟前他都慢慢地叩着頭，連從地上都沒有錯起祭壇。跟着那些人衆，然後才站了起來行接吻禮。將他的頭面觸着清涼的地面，那是使他感到非常滿意的。當着聖壇里走出來了一位守護者，手里拿着一把燭，要滅燭時，艾倫羅士卡就趕快在地上跪了起來，跑向他跟前去。

「已經分過聖餅了嗎？」他問。

「沒有，沒有……」守護人很嚴肅地嘟囔着，「沒有什麼，這裏……」

彌撒完了。艾倫羅士卡從教堂里傻傻地走了出來，在市場上散着步。自從有生以來，曾經走過了不少的鄉村，市場和農民，然而，現在他的眼前所見到的一切，是使他完全不感到興味的。因着無事可作，而想要怎麼樣消磨一下時間，于是他就走到了一家大門上吊着一根很寬的棉布子的小雜貨店里。店子是由兩個很寬大的，光線不好的半間構成的：一邊是賣布匹和原料品，另外一邊，擺着盛着松油的木桶，天花板上掛着許多馬頭圈；由于這些東西，這另外的半間里，是泛出了皮革和松油的惡香來。店里的地板上洒了水，洒水的人，一定是一位大玄學家兼自由思想家，因為有那圖案畫和神秘的標記畫在上面的。櫃台子後面，有一位寬面孔的團圓臉頰的肥胖的商人，將肚皮懸着長舌頭着，從外面正看進來，那是一位大俄羅斯人。他一邊嚼着砂糖在那兒嚼

亦不，在每喝完一口之後，就呼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他的面孔上，顯出一種完全漠不關心的樣子。然而在他的每

「買一個戈貝的葵花油給我！」艾勾羅士卡轉頭對他說。

商人抬起了他的眉毛，從櫃台後面走出來，在艾勾羅士卡的袋子里裝了一個戈貝的葵花子，是用生髮油罐子量的。艾勾羅士卡不想走開去，他久久地一再看着盛薑餅的箱子，沈思了一下，指着那些由于日長月久而生了一層霉的薑餅問道：

「這個薑餅什麼價錢？」

「一個戈貝一對。」

艾勾羅士卡從衣袋里取出那個薑餅，又問道：

「這樣的薑餅你們賣什麼價錢？」

商人把那個薑餅拿在手里，從各方面觀察着牠，於是拾起了一邊眼睛上的眉毛。

「這樣的麼？」他問。

於是他又抬開了另一隻眼睛上的眉毛，想了一想，然後才回答說：

「三個戈貝一對……」

沉默又開始了。

「你是誰家的小孩子呀？」商人問，一邊在紅的錫茶壺里給自己斟了一杯茶。

「依凡·依萬奇奇的外甥。」

「依凡·依萬奇奇有各式各樣的呀，」商人嘆了一口氣，他經過艾勾羅士卡的頭，向牆門歐望着，沉默了一陣又問道：

「你不想喝茶呢？」

「請勞駕……」艾勾羅士卡雖然對於這種早茶感到了很強烈的渴望，然而帶着幾分不願意地答應了。

商人給他斟了一杯茶同一塊被咬過的糖一道給了他了。艾勾羅士卡坐在折椅子上，開始喝起來。他還想問一間糖香要多少錢一磅，可是剛剛一引到了那個話題上就進來一個主顧，於是主人立刻將自己的茶杯放到一邊去忙生意去了。他領着那個顧客到有松油薰香的那半間店里，長時間地和他在商談什麼。這一位顧客，看樣子，是一個很頑強而自作聰明的人，幾個時間里，都是搖著頭表示不同意，而，向大門這邊退去了。商人用一些什麼話在說服着他，而開始給他把燕麥裝在一個大口袋裏頭。

「這叫燕麥啊？」買客很詫異地說。「這不是燕麥，簡直是糖糍呀，是向雞開玩笑……」
，我想到蓬達沙克去啦！」

當艾勾羅士卡回到河邊的時候，在河岸上，有一堆柴火在冒烟。那是車夫們在煮他們自己的午飯。斯威蒲卡在煙里站着，用一個有鋸齒的大匙攪在鍋里攪動着。稍微在旁邊一點，被霧熏紅了眼睛的基溜哈和瓦霞兩人坐在那里收拾着魚。在他們的前面，擺着一隻盆上許多粘泥和水草的魚網，在魚網上邊，有一條魚閃耀着，許多蝦在蠕動着。

從教堂里轉回來沒有多久的葉米里央和巴節利亞排坐着，兩手揮動着，使人勉強可以聽出他那嘎嘎的嗓子是在唱着：「我們為你唱歌……」德莫夫在馬的週圍慢慢地走着。

基溜哈和瓦霞把魚收拾完了，就將那些魚和活蝦一同放在桶里洗乾淨，又從桶里通通倒在開水里面了。

「要放油不？」斯威蒲卡問着，用匙羹撤去那些泡沫。

「爲什麼呢？魚是會放出自己汗水來的呀。」基溜哈回答說。

斯威蒲卡在把鍋子從火上端開之前，先撒了三把玉黍，一些鹽在锅里，最後，他嘗試起味兒來，巴答巴答着嘴脣子，舐舐匙羹，于是很滿意地喊起來了——這就是說，粥已經弄好了。

所有的人，只有巴節利除外，都圍着鍋子坐着，拿着匙開始工作了。

「你。拿一個匙遞給小孩子呀！」巴節利很嚴峻地問說，「恐怕，大約他也會想吃一點吧！」

「我們這是鄉下人的飲食着！」基溜哈嘆息着說。

「鄉下人的飲食是合乎健康的，要是你想吃的話。」

他們給了艾勾羅士卡一個匙。他就開始吃起來。不過並沒有坐下，而是站在鍋的邊旁，他望着鍋生，就像是望到一個洞穴里一樣。湯里而泛出了魚的香味，在玉黍里屢屢地逼着了一些魚鱗。蝦是不能用羹匙挑起來的，於是，這些吃午餐的人，就直撲用手到鍋里去抓了，其後關於這一點是特別地不容氣，他不僅是兩手浸到了湯里，就是腳子都浸進去了。然而艾勾羅士卡總還覺得這種粥是非常可口的。即便他意識到在家裏的時候，粥成節那天，媽媽給他的粥湯。巴節利坐在一旁，嚼着麵包。

「老太太你爲什麼不吃？」葉米基夫問道。

「我不吃蝦的……那蝦東西呀！」老人說着，帶着綠油地把頭轉過去了。

吃飯時，媽媽大家談話也講來了，重手重腳談話，艾勾羅士卡，解到：所有他的那些新的

朋友，雖然他們的年齡與性格各異，然而他們却有一個共同點，使他們相互之間很相像；那就是他們都是一些有輝煌的過去和很不好的現在的人；對於自己的過去，他們每個人都是以一種狂喜說着，而對於現在呢，則差不多都是具着輕蔑的。俄羅斯人都是愛回憶而不愛現生活的，在沒有吃粥之前，艾勾羅士卡還知道這點而現在他已經深深地相信了在這個節日的週圍是坐着一些被命運侮辱和損害了的人。巴節利講述說在在年還沒有鐵路的時候，他曾同着買車一道到過莫斯科和尼日尼，那時掙了很多很多的錢，簡直沒有地方去用。那時候商人怎麼樣呢，魚是怎麼樣呢，所有的東西是如何地便宜呀！現在呢，路是越鋪越遠啦，商人吝嗇起來啦，小百姓窮起來啦，麵包也貴起來啦，一切的東西都小起來啦，縮到了極端啦。葉米里央講述說，從前他是在羅幹斯基作坊的唱歌隊里的，他有很著名的好嗓子，樂譜讀得特別地漂亮；現在呢，他又作了農人了，而是靠着他哥哥的恩典養活自己，他的哥哥讓他帶他自己的馬出外，而由之去拿到他的所掙得的一半。瓦霞曾經有個時候是在火柴工廠作工的。我問哈從前曾在好人家作學去，在全區里人們認爲他是一個良好的三馬車的馭者。德莫夫是一個富有的蓋氏的兒子，過去生活得非常舒服，遊手好閑而不知道困苦，剛一過了二十歲，他的哥哥請回他的父親，很想使他習於作事業，恐怕他在家里待着被嬌生慣養了，於是打發他到馬車運輸生意裏邊作一個日傭工人。只有斯威浦卡

一人沈默着，然而憑他那副沒鬚鬚的光滑的臉看來，可知道他過去的生活，比較現在真是好得多的。一想起了父親，德莫夫就停止了吃東西，皺起眉頭了。他很不痛快地從他眉毛下邊環視着他的些同伴們，而最後將他的視線停留在艾勾羅士卡的身上了。

「你，非基督徒，取下帽子來呀！」他很粗暴地說，「難道可以戴帽子吃飯嗎？又是一個貴族呀！」

艾勾羅士卡脫去了帽子，一句話都沒說，可是已經不曉得粥的味兒了，也沒有聽見巴節利和瓦霞爲他怎樣辯護了。在他的心裏，很沉重地旋轉着一種對於那個野蠻的氣憤的感情。他下了決心無論怎樣都得告他一下子的。

午餐後，大家都慢慢地向貨車那邊走去，在蔭影地方騎下來了。

「老丈，我們快走了罷？」艾勾羅士卡問巴節利。

「等上帝允許我們走的時候，就走……現在還不能走呀，熱呀……哎哈，主呀，你的旨意，聖母呀……騎去罷，小孩子！」

很快地，從貨車底上發出了騾聲。艾勾羅士卡想再到村子里去，然而，想了一想，伸了伸懶腰，又和老頭兒並排地騎下了。

六

貨車在河邊停了一整天，而在太陽落的時候，從那地方開走了。

艾勾羅士卡重又蹲在羊毛捆子上，貨車靜靜地發出軋軋的聲響，竹頭動着，巴雷利在下邊走着，踏着脚，撫着自己前大腿，叨叨咕咕地說着；在空氣中，同昨天一樣，吱吱唧唧地演奏着草原的音樂。

艾勾羅士卡仰臥着，把手放在頭下，仰望着天空。他看見夕陽是怎樣地燃燒起來，怎樣地然後消滅了。守護的天使用他的金翅膀掩蓋着地平線，安息在自己的宿所裏了；白天是平安地過去了，寂靜而平安的夜晚已經來臨了，他們可以安靜地停留在自己的家裏了！艾勾羅士卡還看見是怎樣地天空漸漸地，漸漸地黑暗起來，暮靄落在大地上，是怎樣地，星星一個追着一個地燃起來了。

當你長久地不移動你的眼睛凝視着深遠的天空的時候，那麼，不知爲什麼，你的思想和感情都會在一種孤獨的意識裏飄蕩起來了。最初，你就會感到了自己的不可挽救的孤獨，一切你從前

曾經認爲是親而且近的東西，現在都覺得無限的遙遠而無價值了。那天上已經注視了幾千年的星星，不可解的天空的本身和霧靄，對人類的短促的生命都是漠不關心的，當你眼睛對眼睛地同他們停留在一起，而試着要捉到他們的意義的時候，是會用牠們自己的沈默來抑壓你的靈魂了；於是令人想起來了在墳墓中，等着我們每個人的孤獨，而生活的本質，就令人感到絕望的可駭怖的……

艾勾羅士卡想到了現在躺在櫻花樹下的墓地裏的他的祖母；他憶起是怎樣在她臥牀上放着值五分的銅幣鑲在棺材蓋，是怎樣地然後人們又用棺材蓋把她關起來而放到墳墓裏去的；那使他回憶起那種落在棺材蓋上的土壤的粗糙的聲音……他自己想着：祖母是在一個狹小而黑暗的棺材裏被人們擲棄而無可救助了。在他的想像裏，在描畫着祖母忽然醒過來了，不知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敲着棺材蓋子呼救，而到了末尾的末尾，因着恐懼而疲憊，於是重又死下去了。他又想像着媽媽，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德拉尼茲克亞伯爵夫人和所羅門都死了。然而他怎麼也想像不出自己也在黑暗的墳墓裏，離開家裏很遠的地方，被人擲棄，毫無救助而死了的。這斷，他是怎麼都想不到成功的：特別對於自己，他是設想不出死的，可能性的，他覺得任何時候他都不會死……

可是離死是已經不遠了的巴節利，在下邊走着，對着自己的思想打着招呼。

「不錯……好的老爺們……」他喃喃地說着。「送小孩子去讀書，可他在那邊是幹什麼呢？真是從沒有聽見人說過的呀……在斯拉維亞諾雪爾布斯基那個地方，我可以說，沒有那種可以達到高深學識的設備……沒有呀，這是真的呀……好的孩子，是沒有什麼的……他長大起來，可以給父親幫忙的。你呀，艾勾羅，現在還很小啊，你將來要長大起來，要奉養父母。上帝是這樣安排的……要尊敬你的父親和母親呀……我自己也是有過小孩子的，可是，都給火燒死啦……老婆燒死啦，而孩子們……真的，那是在耶穌受洗節的夜晚，房子裏起了火啦……我并沒在家，我趕車到奧利歐爾去了。在奧利歐爾呀……那時，瑪利跳到了街上，然而想起了孩子還在屋子裏睡覺，趕着跑回家了，於是就和孩子一道燒死了……可是……第三天僅僅只找到一些小骨頭了。」

傍半夜的時候，車夫和艾勾羅士卡重天坐在一堆不很大的火堆的邊圍了。當着高而蒿草燃起來的時候，基渝哈和瓦霞，到什麼地方的一個小山峽裏弄水去，他們在黑暗之中消失了，然而那所有的時間中都聽見氣急地他們在把水桶弄得喘喘地響和他們在說話，那就是說，山峽並不遠。從火堆裏發出的火光，在石面上映出來一個很大的湯匙的斑點，雖然月光在輝煌着，然而紅斑點之外，一切都像是不透的黑暗。火光射到車夫們的眼睛裏，他們僅僅只能看見大陸的一部分；在勉勉強強地看得出來的那黑暗中，堆着羊毛捆子套着馬的貨車，簡直就像是不定形的山丘樣。

離火堆二十步的地方，在田野和大路交界的地方，立着一個木頭的墓碑的十字架，已經是在一邊了。艾勾羅士卡當火堆還沒有燃燒起來，而能等得很遠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了正像他那樣的。一個老舊的歪斜的十字架，是立在大路的另外那一邊。

基溜哈和瓦西，帶着水回來了，倒了滿滿一鍋，將鍋子牢牢地擱在火上了。斯威浦克手裏拿着鋸齒形的湯匙，在鍋旁邊煙霧中佔了他的位置，若有所思地望着水，等待着水裏浮出泡沫來。巴節利和葉米里央並排地坐着，一言不發，在想着什麼。德莫夫仆臥着，用兩個拳頭擰着頭，望着火；斯威浦克的影子在，他身上顫動着，因些，他的漂亮的面孔，一時被黑影掩蓋着，一時忽然又照得通紅……基溜哈和瓦西稍微遠一些地慢慢走着搜集了些蒿草和檜樹枝來添火。艾勾羅士卡，兩手插在袋子裏，站在巴節利旁邊，看着火是怎樣地吞沒了草。

大家在休息，默想着什麼事物，好奇地眼望着那有紅色火光在上面跳躍着的十字架。在孤獨的墳墓裏邊，是有着一種憂鬱的，冥想，極端詩意的什麼東西……可以聽見是在沉默着，而在那種沉默裏使人覺感到編在十字架底下的那個無名的死者的靈魂的來臨。那個靈魂在這個草原裏是很平安麼？在月夜裏，他不鬱悶麼？可是，在墳墓近旁，草原，彷彿是憂鬱，陰沉的，沉思的，草也是悲鬱的，彷彿蚱蜢也都很有節制地在叫着……沒有一個過往的旅人不是在懷念着那個孤

獨的靈魂靜靜地凝望着那塚墳墓，一直到些已經遠遠地落在後面被煙霧籠罩着的時候的……

「老丈，幹什麼立着這個十字架來呢？」艾勾羅士卡問。

巴節利望望十字架，然後又看着德莫夫問道：

「喂，尼古拉，這裏是曾經有割草的人們打死商人的那個地方吧？」

德莫夫不大願意地支着胳膊肘起來了，望了一望大路上，回答說：

「就是啊……」

沉默開始了，基溜哈拍拉拍拉地扯裂着乾草，捏成一團塞到鍋底下去，火就明晃晃地，熊熊地燃燒起來了：斯威浦卡浴在黑煙中，而在大路上，貨車旁邊的黑暗中，從十字架發出來的影子在奔跑着。

「對啦，打死了……」德莫夫不高興地說。「商人父子兩個是來販賣聖像的。他們落宿在離此地不遠的一個旅店裏，那就是現在依查那特·福民開的那個旅店呀。那位父親喝酒醉了，於是就自己誇耀着自己帶着很多的錢。商人總是歡喜自誇的呀，上帝是不允許的呀……他們禁止不住就在我們弟兄眼前顯出他們的富裕的樣子來了。而正當那個時候，那個旅店裏就有些割草人住上了。於是他們就聽見了商人怎麼在誇嘴，大家都注意起來。」

「啊，主嘴……聖母呀！」巴節利嘆息了。

「第二天，天剛一放亮，」德莫夫接着說，「商人就準備出發，割草人就干與起他們的事情來。」「貴客們，我們一道走罷。很有趣味呀，而且危險也少些，因為這裏是太僻靜了……」「商人怕損壞了聖墓，車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於是便割草的人們待了手啦……」

德莫夫站起來，伸直了。

「是的，」他打了一個呵欠接着說，「起初，是沒有什麼的，可是商人剛一到這地方的時候，割草人就用自己的鋤刀要做掉他們了。兒子是一個勇敢的青年人，他從一個人手裏奪過來了一把鋤刀，照樣要做掉他們的……哎，自然囉，割草的人們要把商人打敗了的呀，因為他們有八個人呀。他們把那兩父子砍得遍體完膚啦；弄完了之後，於是又把那兩個從道路上拉開了，父親拉到這一邊，兒子又在另一邊。和那個十字架相對着，在這一邊，還立着一個十字架，……是不是完全的呢，我不知道……從這裏看不見的。」

「完全的，」基溜哈說。

「據他們說，後來，他們是發現很少的錢的。」

「很少，」巴節利確定地說。「只有一百盧布呀。」

「是的，他們中的三個人也死啦，因為那位年青的商人也把他們砍到很兇呀……他們就死了血就死了。有一個是手被商人給砍掉了，據說，他沒有手還過了四俄里路呢，以後，人們在枯利可夫近旁，在一個小山丘上，把他栽着了。他蹲做一團地坐在那裏，頭垂在膝頭上，宛然是在沉思的樣子，可是他們一看，已經沒有氣啦。死啦……」

「是按着血的蹤跡找到他的呀……」巴節利說。

大家都望着十字架，又寂靜起來了。不知從什麼地方，大概，是從山峽中間，傳來了一種悲慘的鳥的叫喚聲：「司蒲滋！司蒲滋！司蒲滋……」

「世界上，罪人真多呀，」葉米里央說。

「很多，很多！」巴節利確定地說。而忽而火車又停住了。那種樣子真像法官出了似的，「很多呀，」他低聲地繼續着。「我一生見着的那種人，真是好用車或斗量的呀……那罪人呀……聖潔而正直的人，我也就見過很多呀，然而那種有罪的人，真是沒有法子計算呀……保佑罷，慈悲吧，天上的聖母呀……記得有一次，三十年前，或許還要久一點，我拉着二位商人從莫斯科斯基出來。那位商人在本人上在鎖上帶是很有聲響，很響亮熱烈的呀……那個商人……是一個闊人呀，很有什麼的……於是我們的車走到來啦，到了一個小站裏過夜了。可是在俄羅斯旅店可不

是種這個地方的一樣呀。在那裏，院子裏蓋着的像是牲口棚子，或者我可以說，那很像是一個在很好的莊園裏的谷倉一樣，不過谷倉是要高些的。囉，我們就住在這裏，沒有什麼的。我那位商火腿在房間裏，我呢，待在馬旁邊，一切都像普通應有的那樣情景。於是，弟兄們，我爲的與摩曼對流上帝作祈禱，我在園子裏走着。夜裏是漆黑的，不說看雲部，就連一小塊地方也看不明白。我只待得這麼一點點遠，啊，對啦，譬如，就像在這見到貨車那裏。忽然看見了一點火光閃爍着，那是怎麼一回事呀？我心裏想，店主人們，老早就躺下睡覺啦，而除了我和商人之外，是沒有別的旅客的……那麼，火光是從那兒來的呢？於是我懷疑起來了……我向前走近了一點……對帝呀，施恩吧，我的天上的聖母呀，救救人們！我一眼呀，就在那個地方，有一個帶鐵格子的窗子，就在那個屋子裏……我蹲在地上，儘量眯着；可是往裏邊一看，真是全身都毛骨悚然了！

——

以爾基溜哈盡力地使不發出聲音，拿了一把乾草放在火堆裏。等待着乾草噼噼叭叭，吱吱唧唧響完承的時候，那個老頭兒繼續着說：

我往那裏看去，那是地時呀，很大很大呀。又黑又暗……在一旁，燃着一盞手提燈。在地獄的中心，站着十幾個人，都穿着紅汗衫，捲起袖子，各人那拿一把長長的刀子，在磨擦着……吱

啊！這就是說，我們落到強盜窩裏啦，送到強盜們的手裏啦！那怎麼辦呢？我趕快跑到商人那裏，輕輕地把他叫醒，跟他說：「喂，老板，你不要怕，可是我們積了糕啦，我們落到了強盜窩子裏啦！」他的臉色一下子就變了，向我說：「那麼，巴節利，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我這裏，有好些孤兒的錢呀……至於我的性命啦，那交給上帝好啦，我並不怕死，可是，怕的就是把孤兒的錢弄掉啦……」你想，那怎麼辦，大門是關着的，任何處，車也走不出去，人也走不出去……假定若是有牆，是可以從牆上攀出去的，可是院子蓋着鐵呢！我就說，「喂，老板，你不要害怕，可是要禱告上帝呀。也許，上帝不要使那些孤兒受損害的。你留在這裏，你要不露神色，可是趁這個時候，或者，我還可以想出一點子辦法來呀……」好啦，我所禱了上帝之後，上帝果然就給了一點聰明給我……我偷偷地攀到了我自己的馬車上，靜靜地，靜靜地，爲着不使任何人聽見，開始扯開草葺的房頂上的草，作出一個洞洞來，就爬到外邊去了。就到了外邊啦……然後，我就從屋頂跳出去，我就在大路上趕快地跑起來。我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快要累死啦呢……謝謝上帝，我看見了有一個村子啦，於是趕到一間茅舍跟前，敲他們的窗子。「俄羅斯的正教徒啊！」我說，「這樣，這樣，請不要讓一個基督徒的靈魂遭到毀滅吧……」我鼓動起了所有的人，好幾家夫們都集合起來，壓着我跑去了……有的拿着繩子，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拿着叉子，

！我們打毀了旅店裏的那個門，立刻就進到了地窖裏……強盜們的刀子都已經磨好啦，正準備去殺商人啦。後來他們把他們通通捉住了，一個沒剩，把他們綁起來，送到官府里去了。商人在高與中，賞了他們三百盧布，給了我五個金幣，並且還把我的名字，給記上了紀念冊。聽說，後來就在地窖里找着了無數的人骨頭。骨頭，那就是說，他們打死了人，而後，爲的不露痕跡，就把屍首埋起來啦……囉，以後，他們在莫爾夏斯基，由執刑吏處了死刑啦。」

巴節利把故事說完，環視着自己那聽衆。他們都沉默着，都望着他。水已經發開了，斯威浦卡在撇開泡沫。

「油，準備了沒有？」基溜哈小聲地問他。

「等一會兒，馬上就有。」

斯威浦克一邊在定定地睨着巴節利，像是生怕當他不在坐，那個人會講出什麼好喜來地向貨車那邊跑去了；很快地拿着一個沒有多大的木甕回來，開始在里邊磨着豬油。

「另外一次，我也差起……商人出門……」巴節利仍用以前那樣的低聲，繼續說着，眼睛是眨都沒眨的。「他的……在我還記得，叫做彼特爾·格利高里奇。是一個很好的人……那是商人呀……我們又是同樣方式停留在旅店裏了……他在房裏睡着，我在馬旁邊……店主人

夫婦兩個，還是很好的感動的人，工人們也像是都不壞，可是，弟兄們，我總不能睡覺，我的心里頗感到不安。漸漸到了，充分地。那些門都開開了，四週圍，人很多。然而我這像是很可怕，不自主得很。大家都入睡很久了。已經是深夜里了，人們快起來啦，而我一個人只是躺在自己的棚車里。眼睛睜開着，真像一隻夜鳥一樣。可是，弟兄們，可不就是啊！我聽見了：脫不，脫不，脫不的聲音！有人用輕輕的腳步向馬車這邊走來。我伸出頭去一看——前面站着一個莊家女人，穿着一件汗衫，光着腳……我說：「你幹什麼，老太太？」她完全戰慄起來了，她臉上嚇得蒼白了……她說：「起來罷，和舊的人啊！大禍臨頭啦……主人們起了壞心……要想殺掉你的那個商人啊。」她說，「我親自聽見了，主人和主婦嗷嗷說着，說着……」我，我心里的不舒服，并不是不自無故的啊！「你自己是誰呢？」我問她。「我是她們的女廚子……」她說。

「這好極了，我從車里出來，走到商人那兒，叫醒了他們，對他說：『這樣，這樣，彼特爾·格利高里奇，事情完全不妙，誰都不過，老奴才，趁濟現在還有時間，穿衣服罷。』我說，『好，錢的我們的性命。』……」可是正當他們一穿好衣服的時候，房門就開開了，哎，久遠啦……我一看，我的眼淚馬上流下來的小房子里來的，是主人，主婦和三個工人……就是他們咬破了工人的，……大家……」他們五個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

長刀……每個人一把刀呀……主人們把門上了鎖，就說：「你們禱告上帝罷，放客呀……若是你們要叫喊的話，那麼，就讓你們死前祈禱，都不能允許你們作的呀……」那里怎能叫喊呢？我們的妻子都嚇得睡啦，叫也叫不出來呀……商人……商人一邊哭着一邊說：「俄羅斯正教徒啊！你們是要決定殺死我，因為是想奪我的錢。本來，就這樣罷，我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末一個，我們作商人的朋友們，很多很多在旅店里被殺死了。但是，爲着什麼，俄羅斯的正教徒啊，我的這個車夫也該弄死呢？他跟着我，爲的掙幾個錢，是應該遭這種苦難麼？」他這樣可憐地說呀！可是，主人回答他說：「假使我們要留他活着的話，那他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告發者了。反正一樣，」他說：「一個也是殺，兩個也是殺呀。不管殺幾個，結果也都是是一個樣……禱告上帝罷，只能那樣就完了，說話也是沒用罷了！」于是我和商人兩個並排地跪在地上，哭着，祈禱上帝。他在懷念着他的孩子，而我呢，我那個時候，還很年輕，還很想活着……我望着神像，祈禱着，哭着。哭着，而上帝果然聽見我們的了。發了慈悲心了。就是說……正當主人剛剛一捉住了商人的鬍子，預備動刀切他的頸子的時候，忽然間，就有人像是從院子里在窗子上敲起來了，因此，我們大家都坐下來了，主人的手也放下來了……誰又在窗子外邊敲着，彷彿還那麼喊着說：「彼特爾·格利高里奇，喂，你在這兒嗎？快準備一道走罷！」主人們，看見有人來送商人一道走，嚇

得提脚就跑！……于是我們趕快跑到院子裏跨上了馬，而看見只有我們自己了……」

「這是誰在窗子上敲呢？」莫夫問。

「在窗子上啊？那一定是一位聖者，或者天使啦，此外沒有誰啦……那時，我們從窗子里趕出去的時候，街上是一個人也沒有……那是上帝幹的啦！」

巴節利還講了些故事，而他的所有的故事里，「長長的刀子」這樣東西，同樣地起了作用，那令人感到那是虛構。這是他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呢，或者還是老早以前創作出來的，後來說不明白，就把生活的雜糅混以虛構，以後爲真的假的互相分別不出了呢？這兩樣，都很有可能，不過，有一點奇怪的，就是在現在和路上，臨到他講故事的時候，他有一種對於虛構的顯然的愛好，而沒有講過真正經驗的生活。現在，艾勾羅士卡把這些通通都看成爲真實的事實，每一句話，他都相信，到以後，使他感到非常奇怪的，就是那個人是一個一生走遍了全俄羅斯，見過了知道了許多的事故的人，那個老婆和兒子都被燒死了的人，自己是非常地輕視自己的生活上的財富，所以每逢坐在火堆旁，他不是說笑着，就是說着那些不會有的事情。

大家都靜默着在吃粥，想着適才所聽見了的那些故事。人生是可怕而可驚奇的，不管你在俄羅斯，是講怎麼令人駭異的故事，不管是用些強盜築子，長長的刀子和奇蹟來裝飾着，他永遠在

聽者的心靈里，起了一種真實的反響，只有深受到教育的感染的人，他雖不相信地攤講講，總而也會默然無言的。路旁的十字架，黑暗的羊毛綢子，寬廣的原野，以及在火堆旁圍着的這些人們的命運，所有這些東西，本身，都是非常奇特而可駭的，以致更那裏故事和傳說上的種種荒唐的無稽之談，像是失了色而與實生活相混雜在一起了。

大家都在鍋里取吃，巴節利却特別坐在一旁，從一個小木碗裏吃着粥。他的匙羹也不是像大家那樣的，而是一個松木的，上面帶一個小十字架。艾勾賴士卡瞅着他，把起那個燈盞樣的茶杯來，他靜靜地問斯威浦卡說：

「爲什麼這位老丈另外坐着呢？」

「他是屬於舊信仰的，」斯威浦卡和瓦霞小聲地回答，說這話的時候，他轉是那麼地緩慢，就好像是說人家的弱點，或者隱密的惡德似的。

大家沈默着，想着。在那些駭人的故事之後，大家都不說日常的事情了。突然，在寂靜中間，瓦霞直立起來，用他的雙眼的銳眼，注視着在一個標點上，聳着耳朵。

「什麼東西？」德莫夫問他。

「一個什麼人正在走着。」瓦霞回答說。

「你看見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那——里，有一點雪白……」

瓦霞注視着的那地方，除了一團黑暗之外，什麼都是看不見的；大家傾耳靜聽着，可是沒有聽到有腳步聲。

「他是在大路上走着嗎？」德奧夫問。

「不，在田野中……往我們這兒走着。」

在沈默中過了一分鐘。

「或許是在那里埋着的那位商人在草裏踱步罷。」德奧夫說。

大家斜視在十字架上，彼此互相地默視着，忽然，大家又都笑起來了；他們開始恥笑自己的驚恐。

「他爲什麼要踱步呢？」巴節利說，「只有地裏不容納的人們，才會出來的。而商人是沒有什麼的……他們是受了殉教者的冠冕的……」

可是，現在聽到了腳步聲了。有一個什麼人急促地走着。

「他還拿着什麼東西呢？」瓦霞說。

於是開始顛到了在走來的腳沙之下，有青草的沙沙之聲，而蘆草在爆發着。然而在火光之外，沒有看見任何人。最後，腳步聲在北處發響了，有人咳嗽了，搖動着的火光，像是退避着的帷幕，從他們的眼睛落下來了。車夫們，忽然看見有一個人顯在他們前面了。

也許是因爲火在閃動着，也許是大家都急于想要取先就有明來人的面孔，可是事情真非常地奇怪，在最初的視線里，大家首先所看見的，並不是面孔，也不是衣着，而是他的微笑。那是一種異樣的、和藹的，宏大而柔和的，像是剛睡醒了的小孩子的微笑，一種那樣的傳染性的微笑，是令人很難以同樣地用微笑答覆的。那個生人當大家注視着他的時候，顯露出一個三十歲的人，很不漂亮，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是一個大個子的小俄羅斯人，長長的鼻子，長長的路膊和長長的腿；凡他身上的一切，都顯得很長，僅僅只有一個頸脖子是非常短的，那簡直像一個往前屈着的貓背一樣。他穿着有繡花領子的純白的汗衫，白褲子，新靴子，和車夫們比較起來，那他就顯得是一位風流瀟灑的人物了。在他的路膊上帶着一個大而白的，粗粗一眼望去使人驚奇的什麼東西，可是，從他的肩後，探出了一個鎗筒子，也是很長的。

從黑暗的地方，到了光亮的圈子里，他停了一下像是釘住在那里一樣，有半分鐘的光景，他那麼地睜着那些車夫們，就好像是要說：「看啊，我的微笑是怎樣的啊！」然後，他向火堆走

近了一大步，更爲光彩煥發地微笑起來了，他說：

「給一點麵包和鹽吧，弟兄們！」

「請罷！」巴節利代表大家回答說。

那位陌生人將路線上帶着的那樣的那樣東西放在火堆旁邊了。那是一隻死的野雁，而又向他們視了一次好。

大家都走到野雁跟前，開始翻閱着牠。

「很貴重的大鳥呀！你用什麼東西打死的啊！」德莫夫問。

「用開花彈打中的……用小的砲彈是打不到的，他不該你接近他的……買罷，弟兄們？我只要二十個戈貝就可以給你們。」

人：「我們要牠作什麼呀？這東西，是要燒才好吃的，要是煮呢，恐怕就粗硬啦，那你就咬不動啦……」

「哈哈真冤枉！假使要把牠送到莊園中的老爺那里呀！那他們就要給我半個盧布的，可是路遠啦——有十五俄里呀！」

那位陌生人坐下來了，摘下來的槍，放在自己旁邊。他皺着像是困倦而疲乏的樣子，微笑

着，由於火的原故，眼睛眯縫着，看樣子，是在想什麼很愉快的事情。他開始吃起來。

「你是什麼人呀？」德莫夫問他。

那位生人沒有聽到那句問話；他沒有回答，甚致還沒有望德莫夫一下。顯然，那位微笑着的人，並沒有感覺到粥的滋味，因為，他總像是很機械地，蠕蠕地在咀嚼着，有時是拿嘴滿滿的一匙往嘴里送，有時，羹匙又完全是空的。他並沒有喝葡萄酒，可是在他的腦子裏，像是發什麼狂似的。

「我問你，你究竟是什麼人呀？」德莫夫重複說。

「我嗎？」生人驚愕了一下。「我叫康士坦丁·茲瓦西克，是從洛夫諾來的。離這兒有四里路遠。」

而因為想學最初幾說明出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蠢人，而是優等一輩的，康士坦丁急忙補充說：

「我經營着一個養蜂場，還養了很多豬。」

「你住在父親的身邊呢，還是自己另住呢？」

「不，現在我是自己住着的。單身分開啦。就在這個月里，聖彼得節日之後，我就討過了老婆。現在，我是有了妻室的人啦……今天，是結了婚十八天啦。」

「是好事情！」巴節利說。「有老婆是不壞的。這是上帝賜的福分。」

「年青的妻子在家里睡着，而你跑到草原里來逛蕩呀！」基溜哈嘲笑起來了。「真是個怪人啦！」

就像是被人捉中了致命的地方一樣，康士坦丁忽然跳起來了，笑了，滿臉通紅了……

「不過，上帝，她並不在家呀！」他說着，一邊很快地從嘴里抽籤匙，愉快而驚異地環視着那些人衆。「不在家！回去看她的母親去已經兩天了！喲，確是，她回家去了，而我，就像一個沒有結婚的人一樣啦……」

康士坦丁搖着手，轉動着頭，他想要繼續沈思，然而，使他的臉上去了光彩的那種愉快妨害了他。他，像是坐得不大舒服，又改了另外一個姿勢。自己笑了起來，重又搖着手。很羞澀地將自己的歡愉的心事去告訴別人，然而，同時，也是忍不住地想要把歡愉滾滾一點出來。

「到德米多阜看母親去啦！」他說着，面孔紅着，把他的槍移放到另一個地方，「明天就回來……我說，明天回來親吃午飯。」

「你寂寞嗎？」德莫夫問。

「可是，上帝，可是你怎麼濕呢？結了冰才三兩天，可是她就走啦……哎，她真狡猾極啦，上帝懲罰我呀！他是那樣地一個又好又漂亮的，那麼樣地又會唱的女人，簡直就是純粹的火藥呀！在她的身旁，你的頭就像是在旗幟里一樣，可是，沒有她在一起，就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似的呀，我真像一個傻瓜一樣在草原走着。從午餐的時候起，我就在外邊跑着，希望得到援助。」

康士坦丁，擦了擦眼睛，望着火，又笑了。

「你很愛她罷，就是說……」巴節利說。

「她是那麼樣又好又漂亮呀，」康士坦丁沒有聽巴節利的話，重複地說：「那樣的一個主婦，又聰明又伶俐，在全省里，在當地的人們中間，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她去啦……她一定很寂寞的呀，我知道呀！知道的，那個蒼鵲兒呀，她說，明天趕吃午飯回到家來……哎呀，這是多麼長久的時間呀！」康士坦丁差不多喊叫起來了，突然地提高了音調，變換了坐位，「現在，她是很愛我，沒有我是很寂寞的啦，可是，她從前是不想嫁給我呀！」

「可是，你吃呀！」基溜哈說。

「她不說意嫁給我的呀！」他沒有去聽他的話，自己還繼續說，「我向他進攻了三年的工夫

啦！當初是在克拉奇克的市場里我見到她的，就愛她愛得要死啦，我都想要上吊呀……我住在洛夫諾，他在德米多阜，相互間隔了二十五俄里的路程，我簡直沒有一點辦法，我請某人去跟她說。可是，她回答說：『我不願意！』啊，你那個鴉兒呀，我又給她送那樣，送這樣，送給她耳環，送點心，送了半普特的蜂蜜（註一）。可是，她還是說：『我不願意，』於是我得自己跑跑。若是判斷一下的話，我和她怎麼能配得起來呢？她是很年青的，美麗的，有火藥的，而我是老啦，很快就三十歲啦，可是，漂亮得很，鬍子長得這麼多，硬得像釘子一樣，對，臉兒也真乾淨得很，滿臉的小肉瘡子呀。我怎麼能夠和她相比呢！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家里活得很富裕，可是，真正，瓦哈拉門家他們，也是生活得很好的。他們有三對壯牛和兩個工人。弟兄們，我真愛她啦，我是中了病啦……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腦子里，滿都是心思，是暈暈迷迷的，上帝保佑呀！我想去看看她，然而她住在德米多阜呀……你們想，怎麼辦呢？上帝原恕我罷，我並沒有吹牛皮，爲的去看她，我就這麼走路去，一個禮拜三次呀！工作也放棄啦！我迷昏得了不得，甚至爲的想離她近一點，我都願意到德米多阜去作一個工人呀！真是苦死啦！媽媽給我找來了巫者，爸爸總打過我十次以上啊。哎，我整整地苦惱了三年呀！最後，我決定：不怕你三番五次罵，我到城里去當馬車夫去……可見，無所謂命定！復活節的那天，我到了德米多阜去看見了她

最後的一次……」

康士坦丁把頭仰到後邊，發出一種那麼樣的，輕輕的笑聲，彷彿他剛才在精明地圖了什麼人一樣。

「我看見她和一些小伙子們在河邊上，」他繼續說。「我起了惡念……我把她喊到一邊，可以說，整整有一個鐘頭，我對他說了各式各樣的話，於是她就愛上我啦！三年來，他不肯愛我，而竟在這次談話里就愛上了啦……」

「可是，說的些什麼話呢？」德莫夫問。

「什麼話呀？那可記不得啦……難道會記得麼？……那時，就像是水從水管里溢出來一樣，我是氣都不歇地，答答答地說着呀！現在，我是一句也說不出來……唉，於是她就嫁給我啦……現在，我的喜訪兒回娘家去啦，而我就獨自到草原里去走着。我簡直不能在家里坐一會兒。我看是忍受不住的呀！」

康士坦丁很笨笨地從自己身底下把解放出來，把身子仰張展在道上，用兩個拳頭托着頭，隨後，站了起來。而又重新坐下了。現在大家都深深地看了這一個在髮着汗的人，幸運到憂愁的地步了；他的微笑，他的眼睛和他的一舉一動，都表示出一種過於令人疲憊的幸運來。他

沒有給自己找到一個地位，也不曉得要採取什麼態度，得怎麼作才可以不致因愉快的思想的過於豐富，失掉氣力。他將自己的心轉向旁的人傾訴完了，最後，他安靜地坐了下來，看着火，沈思起來了。

看見了這位幸運的人，大家開始感到鬱悶，而想着幸福。大家都沈思起來了。德夫夫站起來了，靜靜地在火堆旁走着，按照他那種步調，按照他的肩膊的動勢，可以看出，他是疲乏和鬱悶的。他站了一會兒，獸望着康士坦丁，然後又坐了下來。

野火已經滅了。火光已不閃爍了，紅色的斑點漸漸小而暗淡了。野火越滅越滅，則月夜越發顯明起來了。現在，已經可以看見大路的全部的寬度，羊毛捆包，車轆子和那些大吶大嚼的馬匹；在那一邊，另一個十字架陵寢地顯露出輪廓來了。

德夫夫用一隻手托着頰，靜靜地唱出來一首很悲悽的歌。康士坦丁帶着睡意地微笑着，也提起他的輕脆的嗓子和着。他們唱半分鐘又靜默了……葉米里央驚跳起來，用路以肘搖動着手指扭絞着。

「兄弟們，」他以一種懇求的樣子說，「來唱一首聖歌罷！」
他的眼睛裏湧出淚來了。

「弟兄們！」他把手壓在心胸上，重複地說着。「唱一首聖歌罷！」

「我不會唱。」康士坦丁說。

參

參

大家都拒絕了。於是萊夫里奧獨自唱起來。他揮着他的兩手，搖擺着頭，張着嘴，然而喉里，僅僅只放出來一些微弱而無音的氣息。他運用他的兩手，頭，兩眼，甚致連肉瘤子都運用着來唱歌，非常熱情而帶着苦痛地唱着。他越發去伸張他的肺，要從里邊至少擠壓出一個音來，則他所放出來的氣息，越顯得無音而微弱了。

艾勾羅士卡，和大家一樣，也被聖歌所吸引了。他走到自己的貨車跟前，攀到捆束子上，躺下了。他很滿望着天空，想着幸運的康士坦丁和他的妻子，為什麼人們要娶妻呢？在這個世界上，婦女們是爲的什麼的呢？艾勾羅士卡給自己提了一些曖昧的問題，他想到：男人如果在自己身邊有一個溫柔愉快而美麗的女人經常地住着，那麼他一定是很幸運的。不知怎麼，他記起伯爵夫人德比尼茲克亞來。而他又想到如果和這樣一位女人在一塊，那一定會生活得非常愉快；他，謝謝你，一定會很歡喜地去娶伯爵夫人爲妻的，假使那不是很可害羞的話。他記起她的眉毛，她的那副眉兒，她的馬車和那有騎士的鐘……寂靜而溫暖的夜，落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耳鼓里，隱隱地敲了一些什麼，他似乎覺得這一位美麗的女人，正傾向他，帶着笑笑望着他，想要接吻……

從火堆里僅僅只剩得兩顆紅色的小眼睛了，而那是越來越小的。車夫們和康士坦丁坐在那邊圍，他們是黑暗，不動的，像是他們現在比原來要格外數目多些了。兩個十字架，同樣地被人眼見了，而遠遠地，遠遠地在大路的那一處，有一種紅色的火光照耀着——一定也是有誰在那里賣粥罷。

「我們的母親俄羅斯是全世界的首——頭啊！」忽然基溜哈使着粗野的嗓子唱起來，隨又噎住而中斷了。草原的回聲捉住了他的聲音，將他帶走了，而就像是那種愚鈍行為本身，踩在沈重的車輪上，在草原里滾轉起來了。

「到走的時候啦！」巴節利說。「起身罷，孩子們。」

大家在套馬的時候，康士坦丁在貨車側旁走着，在懷念着自己的妻子。

「再見罷，弟兄們！」當那列貨車開動了的時候，他喊着，「謝謝你的麵包和鹽啊！我又要到火光那里去了。我是待不住的呀，忍嚥不住的呀！」

很快地，他就消失在霧中了，很久還聽見他大步地在火光照耀着的地方走着，去再給別的人們講述自己的幸運去了。

第二天，艾勾羅士卡醒來的時候，還是一大清早；太陽還沒有昇起來。貨車停住了一下。

個戴著白帽子，穿著便宜的灰色布料的衣裳的人，騎著一匹可憐的小馬，在政府邊那輛貨車旁邊和德莫夫共溜哈在說什麼。在前邊那輛貨車內有兩里路的光景，一些長長的、不很高的倉庫和一些瓦頂的小房子在發著白色……

「老丈，這是個什麼村子？」艾勾羅士卡問。

「小伙子，這是亞美尼亞人的田莊。」巴雷利回答說。「那里住著亞美尼亞人，那些人是不錯的……亞美尼亞人呵。」

那位穿灰衣服的人，和德莫夫，共溜哈說完了話，把自己的小馬兒往後邊引著，向著那邊的田莊望著。

「什麼事呀，你想一想看！」巴雷利嘆了一口氣說，他也同樣望著那邊田莊，由于早晨的涼氣，震顫了一下。「他派了一個人到那邊田莊上去拿什麼文書，那個人還沒有到來；是得要派斯威蒲卡去的。」

「老丈，那個人是誰呀？」艾勾羅士卡問。

「瓦爾拉莫夫。」

我的上帝呀！艾勾羅士卡急忙地跳了起來，跪在羊毛褥子上，獻著那位戴白帽子的人，道：

個小小身材的灰衣服的，穿着一雙大靴子，騎在一匹不漂亮的小馬上，而且當那些端正的人正在睡的時候，來和農夫們談話的那個人身上，是很難令人認出他就是那個神祕的不可捉摸的，爲所有的人都愛戴的，總在鬼圈子的，比德拉茲尼亞亞信海夫大還要有趣的瓦爾拉莫夫。

「不錯，是一個很好的人……」巴節利歡笑着出莊說，「上帝給了他的健康，那個很有聲望的老爺啊……那個瓦爾拉莫夫呀，就是西綿·亞歷山大立奇呀……小兄弟騎，大地是支持在那一類的人的身上呀。這是真的……雄獅還沒叫他就跑出來啦……別人麼，還在睡覺的，不然，也是在家人和賓客們在嘻嘻哈哈談得起勁，而他整天整天地在草原里頭兜圈子呀……可是這樣地，是沒有就誤事的……沒——有呀！這是一位好漢……」

瓦爾拉莫夫的視線，定定地敲着那邊的田莊，一邊在說着什麼事情；小馬，很不耐煩地替換着牠的腿。

「西綿·亞歷山大立奇，」巴節利喊着，一邊敲着帽子：「讓我們派斯威浦卡去死——葉米里央，喊一聲，叫派斯威浦卡去呀！」

可是，結果，從那處田莊里，出來了一位騎馬使者。他用力地傾斜在一邊，比頭還高地揮着馬鞭，如同一位高加索的騎士一樣動作着，想要使大家驚奇他的騎馬的英姿，他以飛鳥一般的捷

遶向著貨車這力飛馳過來了。

「那，一定是，他的騎馬的巡邏吧，」巴節利說。「他那里，這種騎馬的巡邏，人數會有百把個，或者還少些。」

騎馬的，同第一輛貨車到了並排了的時候，他就急急地勒住了馬，脫了帽子，遞給瓦爾拉莫夫一本小書。瓦爾拉莫夫從書本子里抽出幾張紙條來，讀完了喊起來：

「依萬除卡的手簡在那里呢？」

騎馬的人拿回了書，把紙條通通看了一遍聳了聳肩；他開始說着些什麼，大概是作辯解，并求允許他再在那邊田莊上去一次。小馬忽然向前動了一下，像是感到瓦爾拉莫夫是更重了一點似的。瓦爾拉莫夫也向前動了。

「去罷！」他憤怒地喊着，在那個騎馬的人身上揮着鞭子。

隨後，他把馬回轉過來，又把書中的紙條讀了一遍，沿着貨車旁一步開外的地方，當他走到最後一輛貨車跟前的時候，艾勾羅士卡張起來他的視線，要好好地看着他一下。瓦爾拉莫夫已經很老了。他的那副短短的有灰色的鬍鬚的面孔，他那副樸實的俄羅斯人的，太陽晒够了的面孔，是紅色的，由于朝陽而漲了的，上邊有一條條的細青筋；他如同依凡·依萬奇奇一樣面上顯露出一

種事務的乾燥，同樣是具有有一種事業的狂熱。可是，在他和依萬·依萬奇之間，依然是有一種什麼樣的差別，使人感到的。在男男枯支米秋夫的臉上，是有一種焦慮和驚懼同那種事務的乾燥相並行着，永遠怕找不到瓦爾拉莫夫，或遲來了又就誤了貨物的好價格；而在瓦爾拉莫夫的臉上，或者是容態上，都找不出那種爲渺小的要依賴別人的人們所有赤頰的表情來。這一個人是自己能夠創造自己的價格的，他不要找任何人，也不要依託任何人；不管他的外表是如何地平凡，可是在全體上，甚致他的指着鞭子的態度，都使人感到有權力的意識，和在草原上的價有的權威。

當他在艾勾羅士卡的近旁走過的時候，他也並沒有望一望他。僅僅小馬集中了他的注意在艾勾羅士卡的身上，用牠的大而愚鈍的兩眼凝視直他，然而是一漠不關心的。巴節利向瓦爾拉莫夫鞠了躬；那個人注意到他而眼睛仍然沒有離開紙條兒。在喉頭上發着音說：

「你好呀，老頭兒！」

瓦爾拉莫夫和騎馬的人的談話，以及他的揮着鞭子的樣子，顯然地，在全列的車馬前，帶來了一個使人沮喪的印象，大家都顯出了很嚴肅的面孔，那位由于有力的人的盛怒而喪氣落了胆的騎馬的人，沒有戴帽子，放鬆了馬繮，立在第一輛貨車旁邊一聲不響，好像是不信對於自己會開始了這麼一個困難的日子。

「好發脾氣的老頭子！」巴節雅喃喃地說。「真是不幸，好大的脾氣呀！不過，也沒什麼，他是個好人，他并不平白無故地生氣的……沒什麼呀……」

看完了紙條兒，瓦爾拉莫夫將書插入了口袋；小馬好像並不懂得他的意思，沒有等他的命令，震的一下，就沿着大路滾走起來了。

（註一）一普特約重四十磅。

次夜，車夫們沒事休息，衰弱。在這一次里，一開始就有一種什麼莫名其妙的溼潤。悶熱，很；大家都喝了很多水，而怎麼樣也不能止渴。像是有消滅的深紫色的陰沈的月亮昇了出來；星星也是暗淡着的。霧，是還密些了，遠方，比原來昏濁些了。大自然，像是一種什麼預感，而且疲乏了。

在火堆的旁邊，已經沒有昨夜那種活潑和那些談話了。大家都鬱悶起來，並且零落而懶懶地談着話。巴節利只是歎氣，訴說他的腳痛，又屢屢地提到關於沒有懺悔的死的話頭。

德莫夫仆在地上，一聲不響，嘴里嚼着一根莖草；他的臉上的表情像是由于莖草的苦澀的氣味之故，是嫌厭的，疲憊的；瓦霞在訴說他的頸骨酸痛，而預言會有不好的天氣；葉米里央也不用他的雙手搖着了，而是不動地坐着，陰鬱地眼睜火。艾勾羅士卡也困憊了。一步一步的行程使他疲倦了，而由于白晝的酷熱，他的頭也痛。

當粥煮好了的時候，德莫夫由于鬱悶開始向他的伙計們挑戰。

「坐舒服啦，肉癩子，頭一個下匙羹的！」他惡辣地瞅着葉米里央說。「貪吃鬼，這樣，首先就伴着鍋子傳機會，曾經是一個歌手，就以爲自己當老爺啦！有多少你這樣的歌手，在大路上討飯呢！」

「你纏什麼？」葉米里央也是兇惡地瞅着他問他說。

「就是不許你，首先到鍋子跟前去，不要儘替自己想。」

「蠢貨，你就完全是那麼個東西，」葉米里央噙聲說。

巴節利和瓦霞兩人，按照經驗，知道像這樣的爭嘴，會是如何結束的，於是來攔阻他們，勸止德莫夫不要無味的吵罵。

「一個歌手！」野種輕蔑地嘲笑着，不鎮壓自己。「誰都會這麼地唱唱。自己坐在禮拜堂的大門口去嚙去罷！」施捨吧，來爲着基督呀！」「哎哈，你呀！」

葉米里央沈默了一下，他的這種沈默，是用一種刺激的形式影響給德莫夫。于是他以更大的憤厲，瞅着這位往日的歌手，並且說：

「不要跟你打交往，哼，而且我還要對你說，你該好好地去理解自己一下子！」

「你到底跟我攪什麼，瑪其巴（註一）？」葉米里央大發脾氣了，「我觸犯了你不？」

「你罵我作什麼？」德莫夫直立了起來問道，兩隻眼睛充滿着血了。「什麼？我是瑪其巴？是嗎？你才真是呢！你找我看！」

德莫夫奪過葉米里央手里的鑿匙，把牠遠遠地扔到一邊去了。基溜哈，瓦霞和斯威浦卡都跳了起來，跑着去找匙鑿。葉米里央帶着懇求，疑問地凝視着巴節利。他的面孔，忽然間顯得很小，苦澀了起來，眯着眼，這位往日的歌手，像孩子般哭起來了。

老早就憎恨德莫夫的艾勾維士卡，感到好像在空氣中忽然有一種難堪的氣悶，從好像火堆發出的火烘烤着他的面孔；他很想趕快向陰暗的貨車那裏跑去，可是野蠻兇惡而使人感到煩擾的無情的眼光，牽引着艾勾維士卡向着他。他熱烈地想說幾句極端侮辱他的什麼話，于是大步向德莫夫走來，呼呼喘喘着說：

「你比什麼都壞！我對你再也不忍不住啦！」

說了之後，滿臉該跑到貨車那邊去，然而，他怎麼也不能從這個地方移動一下，繼續說：

「在另外那個世界裏，你會在地獄裏被燒烤的。我一定向依凡·依萬奇訴苦去，你怎敢侮慢葉米里央！」

「請說罷！你說去罷，」德莫夫微笑了一下。「在嘴上還是乳臭未乾小豬仔，就跳出來作管

人的。你怕不怕扯耳朵呀？」

艾勾羅士卡感到已經不能夠呼吸了；向前，任何時候都已經過這等等的他，忽然全身發搖起來，用雙腳顛起來了，刺耳地叫喊起來了：

「打他呀！打他！」

從他的眼睛裏，湧出眼淚來了；那裏他感到羞恥；他踉蹌地往貨車那邊跑去。他沒有看見他的叫喊發生了什麼印象。騎在羊毛捆子上哭着，他的雙腳急抽，低低叫着：

「媽媽！媽媽！」

這些人，火堆週圍的那些影子，黑暗的羊毛捆子，和每分鐘都在遠方閃動的遠遠的閃電，這一切的東西，現在，對於他那都是顯得凶狠無情的。可怕的。他自己該醒過來，在絕望中，他自問着是如何地，是為什麼落到了這個沒聽過的地方，這些可駭怕的農人之羣裏呢？舅舅，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德尼斯其現在在那兒呢？為什麼這些人都不來呢？他們是不是忘記了他呢？由於想到自己是被人遺棄被人棄給命運的擺弄的，使他感到驚恐而那樣地滿望着要從羊毛捆子上跳了下去，迅速地，毫不回頭地沿着大陸而後跑去。然而一億萬那黑暗而陰鬱的在大路上必然會碰到的十字架和遠遠地閃灼着的閃光，又使他止住了……只有當低語着：「媽媽！媽媽

「」的時候，像是使他覺得輕快些……」

一定是馬夫們也感到驚恐不安，當艾勾羅士卡剛一從大車跑開之後，他們最初是長時間地沉默着。隨後他們就低聲而謹慎地談着什麼；那聲音很低，談話斷斷續續地聽不見……他們快快地吃完晚飯，滅了火，不聲不響地開始整理。杜林德們的那種匆忙和斷斷續續的一些話語，顯然是他們頭見了一種什麼不祥的東西。

當他們在馬上開始舉手之前，德莫夫去問巴烈利……輕輕地問：

「他叫什麼名字？」

「艾勾羅……」巴烈利回答。

德莫夫用一隻腳在車輪子上捉住一根繩子羊毛繩子的繩子，昇了上來。艾勾羅士卡看見了他的臉和捲髮的頭，臉是蒼白的，從他那裏顯出……可已……不……表現……

「艾拉！」他輕輕地說。「囉。打！」

艾勾羅士卡為奇地地看着他；在這個時候，閃了一下亮光。

「不要緊。打罷！」德莫夫重複着。

而，還等不到艾勾羅士卡去打他，或者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又跳了下去，並且說：

「我好寂寞呀！」

隨後，他搖搖蕩蕩地從這支腿搖到那支腿用肩膀擺動着。糊糊地，慢慢沿着那列貨車，用一種既不似哭泣也不像是生氣的聲音，重複着說：

「我好寂寞喇！主呀！你不要氣呀，葉米里央，」他說着從葉米里央之旁走過。「我們的生
活，真糟糕，真險惡啦！」

右邊閃了一下電光。而那就正像是反射在鏡子裏一樣，馬下就又在遠處閃了一下。

「艾勾里，拿住呀！」巴節利喊着，從下面遞給他一件什麼大而烏黑的東西。

「這是什麼呀？」艾勾羅士卡問。

「蓆子，要下雨啦，你可以這樣把自己遮蓋起來。」

艾勾羅士卡抬起身來，看了看自己的週圍。遠方顯然是黑暗起來了，而已經是一分鐘比分鐘更厲害地頻頻閃着蒼白的電光，像眨着眼一樣。黑暗定是因着沉重而傾斜到右方去了。

「老丈，會下大雨吧？」艾勾羅士卡問。

「哎哈，我的脚痛啦，凍壞的！」巴節利沒聽見艾勾羅士卡的問題把兩脚頓着，唱着說。

左方，彷彿是誰在天邊刮火柴一樣，閃起了蒼白的發燐光的一線，隨又滅了！可以聽見像是

很遠的什麼地方有人在鐵的屋頂上走着。一定是用赤腳在鐵的屋頂上走着的，因為鐵與鐵碰撞地響着。

「牠被雲遮住啦！」基溜哈喊。

在遠方和右邊的地平線之間，閃起了一道電光，明耀得照見了一部份的草原和黑暗與光亮的天交界的地方。可駭怖的黑雲成爲密密的一大塊，慢慢逼近了；在牠的邊緣上挂着大塊的黑暗的破布；一定是這種破布，互相擠壓着，堆聚在左方和右方的地平線上了。這些被迴圍裂開了的樹梢襤褸的雲的形態，使牠成一個什麼酒醉了的混暴的表情。清楚地已經不是沉鈍地響起雷聲了。艾勾羅士卡自己剗着十字，趕快穿起大衣來。

「我好寂寞啊！」從最前面的貨車那裏傳出了德莫夫的喊聲，而按照他的聲音，可以判定他又重開始鬧脾氣了。「寂寞啊！」

忽然間，刮起一陣暴風，而是用那樣大的力量差不多把艾勾羅士卡身邊的小包裹和蓆子都奪去了；蓆子跳躍起來，往各方面揮着，拍打着羊毛捆子上和艾勾羅士卡的臉上了。風帶着呼嘯在草原上馳行，無秩序地迴旋着，從草裏掀起了那樣大的騷動，以致從那樣的騷動裏，既聽不見雷聲也聽不見車輪的軋聲了。牠從黑雲裏急走來出，迎着飛塵雨點和泥塊跟着自己跑，月光朦朧起

來了，像是變得污濁些了，星星更加昏澀得厲害了，看去，像是飛塵和他的影子，沿着大路的邊緣，向後面的什麼地方急馳着。現在，轟然地，旋風旋轉着。從地上塵埃中轉起乾草和羽毛，把牠們沖到極高的天空之下了；一定是，緊靠黑雲之旁，有亞麻在飛着，牠們總該走如何地受驚駭吧！而通過粘住在眼睛上的灰塵，什麼都看不見，除了閃電的白光以外。

艾勾羅士卡認為轉瞬間，雨就傾盆下來，於是跪着，用蓆子把自己遮蓋起來了。

「巴節利！」前面的誰在喊着。「阿：阿：瓦！」

「聽不見！」巴節利高聲地像唱歌似地回答了。

「阿：阿：瓦！艾里亞：阿！」

雷，憤怒地震盪了起來，在天空中，從右邊滾轉到左邊，然後翻轉，消失在最前面殘剩貨車之旁。

「神聖，神聖，神聖，萬年的上帝，」艾勾羅士卡劍着十字，小聲地說着。「你的光榮充滿了天和地……」

暗黑在天空上，張開了大嘴，吐出了白色的火光，馬上，重又驚起了雷。雷聲剛中斷，馬上，閃光就那麼寬廣地閃爍着，致使艾勾羅士卡通過蓆子的隙縫，忽然看見直到天際的全部的大路

和所有的馬車夫，以至蒸溜哈的胸衣，黑色的破布片，都從左邊往上升揚起來，牠們中間，有一塊非常粗野而笨拙的，像帶指頭的鳥爪一般的一塊。正向月亮伸展上去。艾勾羅士卡決定緊閉着眼睛不注意這些，只等候着一切都告結束的時候。

雨，不知爲什麼很久還沒有下。艾勾羅士卡希望着雲影會從旁邊走過去，他從蓆子縫裏睨一下，那是可怕地昏暗。艾勾羅士卡，不論是巴節利，羊毛捆子和自己都望不見了。那不久以前有月光的地方，現在却是黑岑和貨車上一樣的了。而閃光在黑暗裏，顯得更加猛烈炫刺起來，使得他的眼睛都不舒服極了。

「巴節利！」艾勾羅士卡呼喚着。

沒有回答。可是終於風在最後一次吹裂開了蓆子，又飄到別處去了。聽見了一種不穩而安靜的喧叫。一粒大而冰冷的斷滴，落在艾勾羅士卡的膝上，另外一點滑在手上。他注意到他的膝部都是沒有遮蓋住，而想要將蓆子理好一下，然而在這個時候，一種什麼東西撒佈着，敲打着在大路上，然後在車杠上和捆子上。這就是雨了。雨和蓆子，彷彿互相了解一樣，迅速地，愉快地大爭鬧地在談着什麼，像一對喜鵲兒一樣。

艾勾羅士卡說：「或者更正一點說，是坐在靴子上。當雨點敲打在蓆子上的時候，他將

上身向前傾斜着，爲的法遮蓋那忽然被淋濕了的自己的雙膝，驟然遮蓋住了膝頭，可是不到一分鐘的光景，他的後面，背之下，腿肚之上，感到了一種刺人的，不愉快的潮濕。他採取了以前的那種姿式，把膝頭露在雨下，開始想着要怎麼辦才能够在黑暗中把那看不明白的茄子理好，可是手上又已經濕了，水流着在袖子上和頭子後頭。兩邊肩骨發起冷顫來了。於是他決定什麼事也不作，只是不動地坐着，等候着一切都告結束的時候。

「神聖的；神聖的，神聖的……」他小聲唸着。

忽然之間，在他的頭上天空裂開了，以一種極可駭懼的，震聾耳朵的轟炸之聲開裂了；預料着當時會有爆裂了的碎片落在他的後頸上和背上。他縮做一團，屏息氣着。他的眼睛偶然地又睜開了，於是他看見了正在他的手指上，濕了的繩子和從簾子上弄下來的小流澆上，羊毛擱子上和下邊的地土，一種炫耀地刺人的光暴發出來，閃灼了五次。那麼有力的，極端可駭懼的新的霹靂又震響了。天空已經不搖動了，不哄隆隆了，而是發出一種乾乾的破裂的，像是乾木的爆裂的音響。

「特拉！塔！塔！塔！」雷聲很清楚地朗朗響了，在天上滾轉着，在救前列的貨車之旁的什麼地方閃閃着，或者是在遠遠的後面，帶着凶惡和破裂的「特拉，特拉」的聲音落了下來。

原先，那閃閃的電，只是可驚駭的，而在這種雷聲之下，牠倒得是一種凶惡不祥之物了。

牠的妖麗的光，透過了人們的閃着的眼臉，用一種冰人的寒冷泛溢了全身。爲的要不看見牠們得怎樣呢？艾勾羅士卡決定要把頭回後轉來，他慎重地，像是害怕有什麼東西在注意似地，用四肢撐起來！用手掌在溼羊毛襖子上一滑，向後轉過來了。

「特拉！塔！塔！」正在他的頭的上而急馳着，落到貨車之下又裂開了——拉，拉，拉——艾勾羅士卡因驚愕地重又睜開了，於是看見新的危險了：跟在他的貨車後面，三個非常龐大的荷着長槍的巨人在走着。閃光照耀在他們的槍的尖頭上面，使牠閃着白，並且非常明晰地照出他們的形相來。那是面孔被遮蓋着，垂着頭，拖着很沉重的步伐的大型的人。他們顯得是憂愁的，陰鬱在散沉在冥想中的。也許，他們跟着貨車走着，並不是要作禍害，然而無論如何，他們的這旁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什麼東西。

艾勾羅士卡迅速地向後轉過來，而全身顫慄着，叫喊起來了。

「巴節利！老丈！」

「特拉！塔！塔！」天空回答了他。

牠們閃着眼臉，看着馬車夫劉克其是否還在那裏。閃光在兩處地方閃了一下，使大輪車利利

遠的盡頭以及全列的貨車和所有的馬車夫照耀起來。沿着大路許多小的急流在急奔着，水灘子跳躍着。巴節利在貨車近旁大步走着，他的高高的帽子和兩肩上，被一床不很小的蓆子覆蓋着了；他的形相表現得既沒有驚恐，也沒有不安，彷彿由於雷聲而震了，由於閃光而直了一發。

「老丈，有巨人呀！」艾勾羅士卡哭着向他喊。

然而老丈沒有聽見。再遠一點是葉米里夾在走着，他是用一塊大大的蓆子從頭到腳掩蓋着，現在成爲三角形的形體。瓦夜，沒有雲，這盞着，這像平日一樣，木頭殼地高高地提起腳而不彎曲着膝蓋地踏着步。在白的閃光照耀之下像是長列貨車沒有移動，馬車夫也凝固了。而瓦夜的高舉着的腳麻痺了。

艾勾羅士卡又呼喚着老丈，沒有得到回答，他不動地坐着，已經不等候這一切都完結了的時候了。他相信在轉瞬之間，雷就會將他打死，要是眼睛不意地一睜開，他就會看見那極可駭怕的巨人，他已經不劃十字，不叫老丈，不想到母親了，而僅僅是由於冷凍僵了，他相信這種雷雨將永遠沒有休止的。

可是忽然聽到了一種說話的聲音。

「艾勾羅，你睡了嗎，是不是？」巴節利在底下喊着。「下來啦！醒啦！小傻瓜！」

「啊呀，好大的雷雨！」一個不相識的俄音說，像是嚙過好幾杯燒酒似地咋咋着。

艾勾羅士卡睜開了眼睛，下面貨車之旁站着巴節利，三角形的葉米里央和幾個巨人。現在，那幾個巨人的身個子已經矮小得多了。而當艾勾羅士卡一看他們的時候，那顯出來就是普通的農民們了，他們肩上荷着的並不是槍而是鐵叉。在巴節利和三角形的葉米里央之間，閃出一個不很高的板房的窗子，這就是說，貨車已經停在一個村子裏了。艾勾羅士卡從自己身上扔開了簾子，拿住小包裏，急忙從貨車上出來。現在當着在近旁人們說話和窗子閃光的時候，那已經不使他覺得可驚駭了，驟然雷聲還像從前一樣震響着，閃光在全部天空上一條一條地扯了起來。

「這種雷雨是好的呀，不要緊……」巴節利喃喃地說着。「感謝上帝……由於雨，我的脚痛稍微輕一點了。牠倒不錯……你下來……噫，艾勾羅？囉，走進板房子裏去……不要緊……」

「神聖的，神聖的，神聖的……」葉米里央聲說。「必定是打帶在什麼地方了……你是這地方的人麼？」他問那幾個巨人。

「不是，從格里諾夫來的……我們是格里諾夫的人，在下拉特爾老爺家作工。」

「是打穀，是不是？」

「各樣事都作。目前正在收小麥呢。而閃光，閃光！好久沒有這麼大的雷雨啦……」

艾勾羅士卡走進了板屋。一個乾瘦而駝背，尖尖的下顎的老太婆迎着他了。她手裏拿着一枝小油燭，眼睛擠得小小地，長長地嘆着氣。

「什麼的雷雨啊，上帝這派來的啊！」他說。「我們的人到草原裏過夜去啦，噶噶，他們受委屈啦！脫衣服，小貴人，脫啦吧……」

艾勾羅士卡冷得發抖，心胸作嘔地聳着肩，從自己身上脫了那件濕透了的大衣，然後，寬寬地伸展開兩手兩腳地站着，好久沒動。他的每一個極細小的動作，都使他發生了濕而冷的不愉快的感覺。汗衫的兩袖和背部是濕的，短褲子粘住了腿，從頭上在流着水……

「做什麼劈開腿站着呢，小孩子？」老太婆說，「進來，請坐坐呀！」

艾勾羅士卡寬寬地劈開腿走到了桌子跟前，在一張靠椅上靠近一個人的頭坐下了。頭在移動着，用鼻子放出了一股氣息，咀嚼着，又安靜下去了。從人頭這里沿着長靠椅展開一個小山丘，上邊掛着羊皮裘。這是一一個女人在睡覺。

老太婆歎息着，走出去了，而很快又帶着一個西瓜和一個甜瓜回轉來了。

「吃罷，小貴人！再沒有什麼東西款待你……」她吃着打了個呵欠，然後，在桌子裏搜一陣，從那里拿出一把長長的尖銳的刀來那很像在旅店裏，強盜們殺死商人的那樣的一把刀。「吃吧

「小貴人！」

艾勾羅士卡像發熱病低地顫抖着，吃了一小片甜瓜加黑麵包，然後又吃了一片西瓜，使他更加冷起來了。

「我們的人到草原里過夜去啦……」當他吃的時候，老太婆嘆息說。「上帝的神威……在神像的跟前該點燭的啦！而我不曉得，斯威巴尼達把牠擱在什麼地方去了。吃罷，小貴人，吃呀……」

老太婆，打了一個呵欠，右手向後伸着，在左邊肩上搔癢。

「現在該是，兩點鐘啦，」她說，「很快又是起來的時候了。我們的人到草原里過夜去啦……恐怕，通通濕透了……」

「老太太」艾勾羅士卡說：「我想睡覺。」

「躺下罷，小貴人，躺下……」老太太打着呵欠嘆息了。「主，耶穌基督！我自己睡着，聽見像是有誰敲門。我就醒啦，一看，這是上帝遣派來了雷雨啦……該點燭的啦，而我沒有找得着。」

她自己跟自己說着話，一邊從長毯子上揭下一塊什麼破布，大概是他自己的床鋪，又從火爐

旁的釘子上取下兩件皮衣，替艾勾羅士卡開始鋪起來。

「大雷雨，沒雷響下去呀，」她喃喃地說。「在這個不太平的時期里無意怎麼還沒有燒着什麼東西啦！我們那些的人們到草原里過夜去哩……躺下來，貴人，睡罷，基督與你同在，孩子……這甜瓜，我也不拿去，也許，你起來時，可以吃一點。」

老太婆的嘆息和打呵欠，睡着的鄉下女人的勻稱的呼吸，板屋里面的昏闇和窗外的雨的喧囂，都催人入睡。艾勾羅士卡很害羞當着老太婆脫衣服。他僅僅只脫去靴子，躺了下來，蓋上了羊毛裘。

「小孩子躺下啦嗎？」一分鐘後，聽見巴節利低聲在說。

「躺下啦！」老太婆低語回答了。

「神威喲，上帝的神威喲！雷聲，雷聲，簡直就沒有聽見完結。……」

「馬上就會停止的……」巴節利坐下來，發着絲絲的齒音說，「開始平靜一點哩……孩子們都進到那些板屋里去啦，只有兩個在那些馬圈前守着……那些孩子們……不可以……他們看着馬……哎，我稍微坐一會，回頭去換髮去……不可以，他們得看住……」

巴節利和老太婆並排坐在艾勾羅士卡的門旁邊。使着絲絲的低音說着話，用些嘆息和呵欠裁

斷着他們的談話。而艾勾羅士卡任怎麼樣也不能溫暖過來。在他身上雖然蓋着有很暖和的很重的皮襖，可是全身還在發顫慄，手和腳起了痙攣，內部里在發着抖……他在皮衣底下，脫了衣服，然而那也不能收效，並且冷顫得更其厲害了。

巴節利換班去了，而隨後重又回了轉來，但艾勾羅士卡一直還沒有睡覺，全身發冷顫。有什麼東西很沉重地放在他的頭上和胸上，壓迫着他，他不曉得那是什麼：是兩個老人的私語嗎，或者還是羊毛的沉悶的氣味呢？嘴里由於吃過西瓜和甜瓜，有一種不愉快的金屬味道。加之，身上還被蚤蟲在釘着。

「老丈，我冷！」他說着，都辨不出自己的聲音了。

「睡呀，小孩子，睡……」老太太嘆息了。

成其用他的細細的小腿走到了牀跟前搖着雙手，然後長大齊着天花板，又變成一個風車了。神父赫里斯多福斯，可不是坐在馬車里的那個樣子，而是穿着完整的法衣，手里拿着撒聖水的瓶子在繞着風車走着，向他撒着聖水，而風車也不振搖了。艾勾羅士卡知道這是夢幻，睜開了眼睛。

「老丈！」他喊着。「給我一點水呀！」

沒有誰回答他。艾勾羅士卡感到一種難堪的氣悶，不舒服地蹣跚着。他起來了，穿好了衣服，從板屋走出來。早晨已經開始了！天空是陰鬱的，可是雨已經沒有了。顫抖着掩蔽在濕的大衣里，艾勾羅士卡沿着污泥的庭園走着，向着寂靜的那邊傾聽着，在他的眼簾里，又閃出一所很小的茅屋，有一個用蘆葦作的半開着的門。他向茅屋里進了一下走了進去，而在一個黑暗角隅的乾糞堆子上坐下來了。

在他的沉重的頭腦里，各種的思慮混雜着，嘴里是乾枯的，由於那種金屬味而感到舒服的。他眼着自己的帽子，理一理好帽子上的孔雀毛，於是想起了曾經是怎樣和媽媽一道去買這頂帽子的。他把手插到衣袋里去，從那里抽出一小塊茶褐色的粘性的泥灰。怎麼泥灰會落到衣袋里來的呢？他想着了一下，嗅了一下：那東西泛出一種蜜甜味。啊哈，這就是猶太人的燕餅啦！可憐的很，牠潮到什麼樣啦！

艾勾羅士卡細察了自己的大衣，他的大衣是灰色，釘上大的骨頭鈕扣，縫成常禮服的式樣。那是很新很貴重的東西，在家里是把他掛在外壁里，和媽媽的大衣擺在一道；僅只節日才允許穿牠的。眼着牠，艾勾羅士卡感到一種憐惜了，他想着他自己和大衣——兩個都是被遺棄給命運的犧牲了。他想到他們是再不會還家去了，他開始那樣地嗚咽起來：以致他幾乎從糞堆子上跌下來

了。

一隻大白狗被雨淋濕了，嘴脣上帶着一叢毛絲，像是捲髮紙一樣走進了茅舍，帶着好奇心凝視着艾勾羅士卡。牠，看樣子，一定是在想着：吠麼，還是不吠呢？終於他決定認為吠是不必與的。牠謹慎地走到艾勾羅士卡跟前，吃了糞坩泥，走開去了。

「這是瓦爾拉莫夫家的！」不知是誰在街上喊。

哭過之後，艾勾羅士卡在茅屋裏走了出來，繞過一個水溝，慢慢地走。那些貨車悄悄地停在大門前的馬路上。帶着泥污的腳，像秋風一樣瑟瑟而半睡的濕淋淋的車夫們，在車旁走着，或者坐在車轆上。艾勾羅士卡厭着他們，想：「真長官是多麼寂寞而辛苦啊！」他走到巴節利跟前，和他並排地坐在車轆上了。

「老丈，我冷呀！」他顫抖着，把手籠在袖子里，說。

「不要緊，快走到了那地方啦，」巴節利打了一個呵欠。「那不壞，不要緊，你就會暖和的。」早早地，貨車就從這里開動了，因為那時候還不熱。艾勾羅士卡睡在捆子上，由於寒冷而顫慄着，雖然太陽很快就出現在天邊，曬乾他的衣服，捆子和地面。等他剛剛一閉上眼睛，馬上就重看見了成其和風草。在他的企鵝帽上感到重壓和惡心，他使勁要將自身驅走這些形相，然而

，只等他們剛一消滅，馬上又是有着紅眼睛，鬚髮皆白的哥德穆夫和艾勾羅士卡吼的一聲闖過來了，也許是聽見他訴着苦：「我好寂寞呀！」瓦爾拉莫夫騎在哥德穆夫的小駒兒身上馳過去了，幸運的康士坦丁帶着微笑肩着野雁走過去了。而所有這些人，是多麼沉重，多麼令人難堪和嫌厭啊！

偶然一次——那已經是黃昏之前——他抬起了頭，因為想弄點水喝。長列貨車跨在一條很寬的河上面大橋上停着。河的上游從底下冒着黑烟，透過黑烟，看見一隻隻曳着貨船的汽船。在前方，河的對岸，斑點似地擺着一個上面星散了許多房屋和一個教堂的大山。山脚，靠近一些貨車之旁，一輛火車頭飛馳了過去。

往日，艾勾羅士卡從來也沒見過汽船，火車頭和寬寬的河的。現在凝視着這些東西，他既不駭懼也不驚異了；在他的臉上，甚致也毫沒表現出像是好奇心一般的東西來。他只是感到嫌惡就急忙將胸脯伏在羊毛捆子的邊緣上了。他要作嘔了。巴節利看見這種情形，搖着頭，哈拉哈拉說：

「我們的小孩鬧毛病啦！」他說。「該是，凍涼了肚皮吧……孩子嚇……在異鄉別處……不是件好事呀！」

(註一)瑪其巴係彼得大帝的一個波蘭將軍的名字。在舊俄時，瑪其巴就成了罵人爲叛徒的俗語。

貨車在碼頭不遠的一個商棧跟前停下來了。艾勾羅士卡從貨車上一爬下來，就聽見了誰的一個很熟識的聲音。那個人助着他爬下車，一邊說：

「我們在昨天晚上就已經到啦……今天一整天就在等着你們。昨天本想去追你們，可是不願但走另外一條路。啊，怎麼你把自己的大衣弄得一塌糊塗啦！舅舅會處罰你的！」

艾勾羅士卡眼睜着這位說話的大理石般的斑點的面孔，想起這是德尼斯基了。

「你舅舅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現在正在房間裏，」德尼斯基極聲說：「他們在喝茶呢，我們進去吧！」

於是他領着艾勾羅士卡向着一座二層樓房的大屋宇去，那是黑暗的，陰鬱的，很像N縣的慈惠院。走過入口，黑暗的樓梯和長而狹的走廊。艾勾羅士卡和德尼斯基走進了一間小房間，在裏邊，的確的，依凡·依萬奇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正在茶桌子跟前坐着呢。看見了這個小孩，兩位老人在臉上都顯出了驚異和歡欣。

「呵！呵，艾勾羅，尼古拉——亞以奇！」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唱著。「羅曼諾索夫老爺呀！」

「呵，我的貴少爺！」枯文米秋夫說。「請罷！」

艾勾羅士卡脫了大衣，吻了舅舅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的手，在桌子跟前坐下了。

「囉，怎麼到了的啦 *Pror Bone*？」（註）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給他斟了茶，發出了光輝的微笑，向他提出了很多問題。「恐怕，很厭煩了罷？上帝不該我們在火車上或者牛背上來呀！你走，走，上帝饒恕罷，向前一望，而草原還是那麼延長無盡的，還像開始一樣：看不見終點！那不是旅行，簡直是無聊。怎麼，你不喝茶？嗚呀！我們當你不在這兒，當你還拖在貨車上時，所有的事情，都圓滿地解決了。感謝上帝，羊毛賣給奇里巴享了，正與上帝給大家的方便一樣……獲利很大呀。」

艾勾羅士卡當第一眼看見了自己的親人的時候，就感到一種不可遏抑的慾望要求訴苦。他沒有去聽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的話，只在想將要從哪裏開始，而什麼是特別該傾出來的。然而那眼看著像是不愉快而苛厲的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的聲音，妨礙了他注意集中，而且把他的思想弄紊亂了。坐不到五分鐘，他從桌子跟前站了起來，走到沙發那邊躺下了。

「哎呀，喂！」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發奇起來。「呵，你的茶怎麼啦？」

一邊想着要訴什麼苦，艾勾羅士卡將前額倚着了沙發臂，忽然嗚咽起來。

「哎呀，喂！」神父赫里斯多福爾重覆了一句，站起身來向沙發走去。「艾勾羅，你怎麼啦？哭什麼？」

「我……我病啦！」艾勾羅士卡說。

「病啦？」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慌亂起來。「這已經就很不好，小兄弟……難道在路上好病的麼？啊，啊，你怎麼啦，小兄弟……啊？」

他把手放在艾勾羅士卡的頭上，又摸摸他的兩頰，說：

「是呀，頭是滾熱的……你這，該是，着涼啦，或者是吃壞了什麼東西……你禱告上帝罷。」

「給他吃金鷄納霜……」依凡·依葛芮奇忙亂地說。

「不，要給他一點什麼藥東西……艾勾羅士卡，想喝一點子湯麼？」

「不，不想……」艾勾羅士卡回答。

「你發冷嗎，是不是？」

「起初是冷，而現在……現在熱。我的週身發痛……」

依凡·依葛芮奇走到沙發前，摸了摸艾勾羅士卡的頭，忙亂地睜了起來，又回向桌子跟前去

了。

「那麼，你脫去衣服，鋪着毯子罷。」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說：「你還要好好地睡一覺。」

他幫着艾勾羅士卡脫了衣服，拿一個毯頭給他，替他蓋好毛氈，毛氈上面又蓋上依凡·依萬芮奇的大衣，然後，用門毯輕輕地關，在桌子前坐下了。艾勾羅士卡閉上了眼睛，於是馬上覺得不是在於館房間裏，而是在大路上的火堆旁了。桌布中央在桌前滑下，兩有着紅眼睛的彼莫夫仆着，嘲笑地睨着艾勾羅士卡。

「打他！打他！」艾勾羅士卡嘆了一下。

「他說夢話……」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小聲說。

「麻煩死啦！」依凡·依萬芮奇嘆息了。

「得要替他塗點油和醋，上帝保佑他，這一切全歸於零！」

爲着想要從沉重的夢境中解脫出來，艾勾羅士卡睜開了眼睛。看着火光，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依凡·依萬芮奇已經喝着茶，便靜在談論什麼。前者是帶着地微笑着看樣，像是怎麼也不會忘記在羊毛上獮了好利潤；他的愉快，與要說是在乎利潤，無異說是在於他心裏的那個想頭。她心裏在想，他一進了家，就招集一大家的人來，他要狡猾地眨着眼睛，哈哈地笑；最初呢，

他要買那所守的人，而且說，羊毛的價錢買得比原價還低，然後將那厚的一把鈔錢遞給他的女婿米哈依洛，並且說：「囉，拿去！是得，那該去作生意呀！」而希文米歐夫呢，他並不顯得很滿意。他的臉上還像前一樣，表現出忙於事業的乾枯和辛勞的樣子。

「哎哈，假使早知道奇里巴亨會出這麼高的價錢的話，」他低聲地說，「那我在家裏就不會把那三百磅羊毛賣給瑪卡羅夫的！真冤枉，但是，誰知道公道的價值提高了呢？」

一個穿白汗衣的人，收去了水火壺。在一個角隅裏的神像前，燃着了一盞神燈。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對着他的耳朵聲地說了幾句什麼話；於是這個人作出一副玄妙的面孔來，像一個好細一樣，說：「我知道啦，」他說完便走出去了，沒一會工夫又回轉了，放了一套食具在沙發底下，依凡·依瓦芮奇在地板上給自己鋪了一個床位，打了幾個呵欠，又懶懶地祈禱一會，於是躺下來了。

「我打算明天到教堂裏去……」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說。「那裏的那位聖器看守僧，是我的朋友。作完彌撒之後，還得去看看主教，據說，他生病啦。」

他打了一個呵欠，熄了燈。現在僅只燃着一盞神燈了。

「據說，他是不接見人客的，」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一邊脫着衣服繼續說。「那麼我就要見不

着他就走開的啦。」

所羅他脫了外邊的衣服，於是艾勾羅士卡又看見魯濱遜·克羅士在他的前面了。魯濱遜在一個籃子裏攪呀攪什麼的，走到艾勾羅士卡的跟前開始小聲說：

「中羅曼羅察夫，你睡覺嗎？起來吧！讓我来跟你搥搥帶醋的油。那是好的，你只祈禱上帝就是。」

艾勾羅士卡慢慢地站起身來，坐起來了。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給他脫了身上的襯衣，像是有人長捲地發癢似地棟擰着，俯首虔敬地呼喚：他開始在艾勾羅士卡的胸上擦起來了。

「因聖父聖子聖靈之名……他低聲說着。」「明天就好啦，只是往後不能再犯啦……好熱的傢伙一樣呀！恐怕是，正在路上的時候，着了大雷雨罷？」

「正在路上。」

「還算沒病嘍！因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還算沒生病嘍！」

給艾勾羅士卡擦過之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又給他穿上襯衣，跟他蓋好，畫了畫十字就走開了。然後，艾勾羅士卡看見他如何地在禱告上帝。大概這位老人是能背誦很多禱文的，因為他是大大地立在神像之前，低聲唸着。所羅逼之後，他又現畫子上，門上，艾勾羅士卡和依凡·依瑪

西奇的身上都畫了十字。然後他就不用枕頭躺在沙發上，並且自己蓋上了自己的長袍了。廊下的鐘，敲了十下。艾勾羅士卡想起還要很多時候早晨才得到來，在夢中將前額倚住了沙發背，已經不努力去擺脫那濃霧一般的壓迫人的夢幻了。可是，清晨，是比他所希望的還要早地到來了。

他覺得他將前額倚着沙發背沒有多久，然而，當他一睜開眼的時候，已經有斜射的陽光交房間的兩個窗口射到地板上了。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和依凡，依舊西奇都不在屋子裏。房間裏，是被收拾清楚了，明朗，香得而泛著神父里斯多福爾的香味。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身上是常常散發出一些松木或乾的矢車菊的薰香味的。（在家裏，他永遠是用矢車菊做聖水刷或用以裝聖像的，因此，這些薰香是充分地把他浸透了。）艾勾羅士卡蹶着枕頭，斜射的陽光和自己的靴子——那現在是已收拾乾淨，並排擺在沙發跟前的——微笑了。這令他覺得是很奇怪的，他不是躺在羊毛捆子上，他的週圍都是乾爽的，而天花板上並沒有閃電光和雷雨了。

他從沙發上跳了下來，開始穿衣服。他的自己感到的健康狀態是特別的好；昨天的那些病只剩了腿和頸脖子上的——一點軟弱了。這就是說，油和醋收了效果了。他記起昨天朦朧地看見的那些汽船，機關車和寬寬的河，現在，趕快地穿好衣服，爲的想跑到碼頭上去看望那些東西。當他洗了臉，穿好紅汗衫的時候，忽然，有人把門鎖上輕輕敲了一下，而門口馬上出現了神父赫里斯

多福爾，他戴著高帽子禮帽，穿著長袂襖。在帆布長袍上穿著褐色的絹製沙，微笑着，泛著光輝，老人們剛剛從教堂里回來的時候，永遠是光輝滿面的。他將聖餅和一個什麼小包包放在桌上，作了祈禱後，說：

「上帝賜了福來啦，嗯，身體怎麼樣？」

「現在好啦，」艾勾羅士卡吻著他的手，回答他說。

「感謝上帝……我作了彌撒出來……去見了我的朋友聖器看守僧了。他招呼我到他家里喝茶，可是我沒有去。我不歡喜一早就到人家家里作客。上帝保佑他們罷！」

他脫了袈裟，在胸脯上撫摸了自己一陣，慢慢地解開了那個小包裹。於是艾勾羅士卡看見一個裝著一粒粒的魚子的罐子，一塊的鱈魚脊肉和一個法國麵包。

「正走過一家鮮魚店，就買了這個啦，」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說。「在平日是不該無緣無故奢侈的，可是，我想著，家裏有病人，那麼，就似乎是可原諒的。魚子倒是很好，是真正的鱈魚的子啦……」

穿著白汗衫的人拿來了一把水火壺和盛著茶具的茶盆。

「吃呀，」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塗上了些魚子醬在一小塊麵包上，遞給艾勾羅士卡，說。「現

在，吃吃玩玩，而時候馬上就到了。與其讀書哩。你看，要有成就，就得注意地勤力地去讀書呀。該背誦的，就得背誦出來。什麼地方要用自己的話說明內面的，意義的，不管外形就得用自己的話去說明，你要努力把所有的科學都學會。有人精通數學，然而關於彼特爾·莫希拉（註二）都沒有聽見過，又有些人知道了彼特爾·莫希拉，而月亮都不能解釋。不行，你要學得萬事精通。要學習拉丁文、法文、德文、地理、當然囉，還有歷史、神學、哲學、數學……而當你一切都學好了的時候，從從容容地，帶着祈禱和熱忱，那時就去服務。當你什麼都知道的時候，在任何途徑上，都是容易的。你只是求學，你要得到天惠，上帝要指示你去作什麼人。或是醫生，或是法官，或者是工程師……」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將一小塊麵包上塗了一點點魚子醬送到嘴里，又說：

「使徒保羅說過：『我們不與把自己放在奇怪而分歧的學問上。』自然囉，假使那些黑妖術，胡說八道或者像帶維王（註三）一樣從另外那個世界去呼喚鬼魂來，又或者對於自己對於人類都不中用的科學。去凡這些東西，那不如不學還好些。應該只於接受上帝所祝福過的東西。你要去找板樣……神聖的使徒們是說各種語言，所以你也應該學習各種語言；偉大的瓦西里學了數學和哲學，那麼你也得學；聖涅斯特爾寫清話本，你也得學並且寫歷史。你要拿聖者們作板樣……」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一口咬了小碟子裏的東西，抹了抹鬍鬚，搖了搖頭。

「很好！」他說。「我是按老法子受教育的，很多東西現在都忘記了，可是我還是在過着與別人不同的生活。甚致很多人都不能與我相比。譬如說，在什麼地方，一個大的聚會裏吃飯，或者在會議席上你要說幾句拉丁文，或從歷史上或哲學上引幾句拉丁文，把人家弄得很愉快，而我自己也非常愉快……或者，啊，還有，當地方法院有人來，應該宣誓的時候，所有其餘的祭司們都受窘啦，而我獨能和審判官們，檢空官們，甚致律師們像兄弟般地談論着；我很有學問地談着，又喝一杯茶，笑着，問問我所不曉得的事情……於是他們都高興得很。就那樣，小兄弟……學問是光明，而無知是黑暗呀。求學吧！自然，這是一件雜事；在現在這個時候，讀書是很要花錢的……你媽媽是婦居，靠一點撫卹金過活，囉，是不是呢……」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驚訝地白着門上敲了一眼，低聲地繼續說：

「依凡·依葛西奇將要幫助你的。他不會扔開你。他自己沒有小孩子，他會幫助你，你不要不安。」

他作出一副面無表情，其安頓地便聲說：

「你只是看罷，艾公羅，上帝憐憫你。你不要忘記了媽媽和依凡·依葛西奇。誠命吩咐你

，尊榮你的母親，而依凡·依葛芮奇是你的恩人，他就替代了你的父親，假使你學業有成，上帝是不許你因着別人比你愚蠢而厭惡人家，輕蔑人家的，與那樣，那真是罪過。罪過，那對你是罪過！」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往上回舉起了手，用尖細的聲音，重複說：

「罪過，罪過！」

神父赫里斯多福爾滔滔說着，就是所謂說出滋味來，在午飯前是不會完結的，可是門開了，依凡·依葛芮奇走進來了。他急急地和他們行了好，在桌前坐下，開始快快吸咽着茶。

「喂，現在一切的事情處理好啦，」他說，「今天都可以起程回家的，可是，爲艾勾羅還得麻煩一下。需要將他安排好。姐姐說過，此地，什麼地方，住着她的一個女朋友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娜，因此，也許，她可以把他領到自己的寓所里住下。」

他在自己的一個小本子上搜尋着，從那里抽出一封捏皺了的信，陰着：

「瑪拉亞·尼日尼街，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娜·赫斯雷諾瓦是住在自己的宅子里」現在，得馬上去找他。麻煩死啦。」

喝完茶之後，依凡·依葛芮奇騎艾勾羅士卡，很快地，又已經從旅店裏走了出來了。

「你像中夢子一樣束縛着我，把你交上帝好啦！你們去學
 們和高等教育的，而我呢，真教你給累死啦……」

當他們在庭院里走着的時候，那些貨車和車夫們通通不在那里，他們通通是
 頭上去了。在庭院的遠處的一個角隅里，繫着那部鐵轡的半蓋四輪馬車，馬車的旁邊，立
 着那匹栗色的馬，在吃燕麥。

「別了，馬車喇！」艾勾羅士想了想一下。

開始，他們是必得久久地沿着一條林蔭路走上小街去，然後又穿過了一個大市場；依凡·依
 萬芮奇在這里向一個警官詢問着瑪利·尼日尼街在何處。

「哎！」警官微笑了一下。「那邊遠呢，向着牧場的那邊去啦！」

在路上，他們遇到了一些招乘客的馬車，可是乘馬車上街的那樣弱點，身見是只有在例外的
 場合和大節日里才允許自己有的。他和艾勾羅士卡沿着一些修整好了的街路上了很久，隨後，他
 們又在一些僅只有人行道，而沒有鋪石路的小街上走着，到最後了時，又走過了一些連人行道鋪
 石路都沒有的小街。當他們的腿子和舌頭領他們到了瑪利·尼日尼街的時候，兩人的面孔都紅了
 ，都脫着帽子揩汗。

「請說，依凡，依萬奇向着一個在小店門前坐着的老者說：「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托斯枯羅瓦的家里在什麼地方？」

「這里，沒有什麼托斯枯羅瓦，」老者想了一下回答着，「或許是威莫索到吧？」

「不，托斯枯羅瓦……」

「請原諒，沒有托斯枯羅瓦……」

依凡·依萬奇聳了聳肩，又稍稍往前慢慢走着。

「不用找啦！」老人從後面向他喊着，「我說沒有，那就真沒有啦！」

「請聽，大夥子！」依凡·依萬奇向着一位在一個角隅上擺着攤子賣菊花和梨的老太婆

說：「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威爾枯羅瓦的宅第是在那里？」

老太婆着驚奇地睜着他們，微笑了。

「難道說，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現在還是在自己的宅子里住着嗎？」她反問了。「上帝

喲，她把女兒嫁出去，把自己的房子讓給她的女婿，已經八年啦！現在，她的屋子是女婿住着

啦。

面越的眼睛好像是對他們說：「傻瓜，為什麼你們是這樣的小蠢蛋不曉得？」

「那她現在住在那兒呢？」依凡·依萬西奇問。

「上帝啊！」老太婆驚奇而拍着雙手了。「她老早歲住在她租的寓所里呀。這把房子讓給女婿已經八年啦。您怎麼啦！」

她大約是預期着依凡·依萬西奇也會驚奇着而喊着說：「那不可能呀！」可是，這位却是常常這樣問道：

「那處，她租居的寓所在那兒呢？」

女商人捲起了袖子，用赤裸着的路指示着，開始用尖銳得刺耳的聲音喊着：

「一直走，一直，一直，那麼就走到一座紅色的小房子那里，左手邊會有一條小路，那條就

走過這條小路，看着右手邊第三個門……」

依凡·依萬西奇和艾勾羅士卡走到了小紅房子前面，向左轉入了小路，我準了右邊的第三張

門。這個灰色的，非常古老的大門的兩旁是伸延着有着寬的裂縫的灰色板條的；左邊，板條很厲害地向前傾斜着，有倒塌的危險，右邊的板障是往後向庭院里傾斜着。大門却是直直地立着，像是，牠還在選擇着究竟往那邊倒去較為適宜呢，往前嗎，還是往後呢。依凡·依萬西奇搖動了一張小偏門和艾勾羅士卡一道看見了一處兩生着蘋果和牛蒡子的庭院。離大門一百步，有一所有

着紅屋頂綠日葉窗的小房屋。一位肥胖的女人蹲在屋前，兜着圍巾站在屋圍的中間在土地上撒着什麼東西，像那位女商人的聲音一樣，尖銳刺入地嘶嘶着。

「鷄呀……鷄……鷄……」

她的後面，坐着一條尖耳朵的赤褐色的狗。一看見了客人，她就跑到小門前，用高音吠起來了。（所有的赤褐色的狗都是用高音吠叫着。）

「您是誰？」女人喊了一聲，一邊用手擋在眼前上遮太陽。

「您好！」依凡·依萬西奇也向她喊了一聲，一邊搖着棍子趕開狗。「請教，這兒是住着有一位掃帚特西亞·彼特爾夫嗎？托赫結羅瓦的嗎？」

「是這兒！可是您找她作什麼？」

依凡·依萬西奇和艾勾羅士卡走到了她跟前。她疑疑惑惑地瞅着他們，說：

「您們要找我作什麼？」

「也許是您自己就是掃帚特西亞·彼特爾夫嗎？」

「是……我！」

「愉快極啦……這看您的老朋友阿羅波·佛萬諾夫娜·克尼亞茲娃的意思。囉，囉……就是

她的小兒子。至于我呢，也許，您還記得，我是您的同胞兄弟依凡·依萬內奇……因爲，您是我們N縣的人，您還是我們的親戚，後來，您會瞭解到……」

沈默開始了。肥胖的女人，莫其以是滿臉憂慮。依萬內奇，像不相信，或者不懂的樣子，然後，滿臉發紅了，兩手顫了一下；從她的兩隻眼睛裏，流出眼淚來了。

「阿麗加，您說得對嗎？」她失聲叫了一聲，聲音發顫以呼吸了。「我的可愛的，親親的喇！哎喲，貴客人，您怎麼像個傻瓜一樣頭差呢？你是我的可愛的小天使……」

她把艾勾羅士一擁擁住了，用自己的眼淚澆濕了他的面孔，完全地哭泣出來了。

「上帝！」她說着，絞抓着子。「您這親的小兒子喇，喇，多快活的！長的就完全跟他媽一模一樣啦！簡直就是他媽那個模樣！可是，您怎麼在房子里站癡呢？請到屋子里來吧！」

哭着，歡笑着，一路上說着，她向房子里忙忙走着，客人們跟在她後面走。

「我們屋子沒收拾好呢！」這領着客人到了一間很閉塞的，里面擺着很多聖像和花瓶的客廳里。「哎呀，聖母喇！瓦西利諾，去，開開門，我的小天使！我的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漂亮的小孩子呀！我還不曉得歐羅巴有這麼個好兒子呢！」

當她已經安靜了下來，對於客人很習慣了的時侯，依凡·依萬西奇請求單獨地和他說幾句秘密話。艾勾羅士卡到另外一間屋子里去了；這屋子里擺了一架縫衣機，窗上掛着一個有百靈鳥的鳥籠，那也像客廳一樣，擺了很多回神像和花。縫紉機旁邊，不動地站着位臉黑了的小姑娘，她有着發腫的兩腮，她穿着一件潔淨的棉布土衣。目不轉睛地瞅着艾勾羅士卡，而看起來，是非常發窘的樣子。艾勾羅士卡瞅着她，沈默了一下問着說：

「你叫什麼名字？」

小姑娘動了動兩片嘴唇，作出一副哭臉，輕輕地回答：

「阿基卡……」

這就是說，原字是卡其卡。

「他將要住在這道兒，」依凡·依萬西奇在客廳里低聲說：「假使他是這樣仁慈，而我們每月付您十個盧布，他並不是我們嬌生慣養的，他是溫和的……」

「我已經不曉得該跟您怎麼說啦，依凡·依萬西奇！」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娜哭泣地嘆息了。「每月十個盧布是很好的，可是，看別人的孩子是可怕的事呀！要是忽然得了病，或者怎麼

……」

當艾勾羅士卡又被叫到客廳裏的時候，依凡·依葛西奇已經是把帽子拿在手里站起來了，並且告辭了。

「怎麼呢？就是說，現在讓他留在這兒，」他說。「再見！留在這兒罷，艾勾羅！」他轉過來對着他的外甥，說。「不要頑皮，聽拂司特西亞·彼特爾夫擲的話……再見罷！我明天還來。」

于是他走了。拂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又擁抱了艾勾羅士卡一次，叫他做小天使，哭得滿臉淚痕地哭了一陣，就開始準備吃飯。三分鐘後，艾勾羅士卡已經和他並排地坐下來，回答着他的沒有終了的問題，一邊吃了一盆油油的湯。

晚上，他重又坐在這張桌子跟前，把手托着頭，在聽拂司特西亞·彼特爾夫講話。她呢，笑一陣，哭一陣，零零碎碎地說些他媽媽年青時的事，自己的結婚和自己的孩子們……爐竈里，蟋蟀在叫着，幾乎連燈盞里燈芯子在響的聲音都能聽見。女主人低聲地說着話，屢屢地由于激動把頂針都掉落了，而她的孫女兒卡其就在桌下去抓頂針，每次都是久久地坐在桌子底下，大概是厭着艾勾羅士卡的脚。而艾勾羅士卡呢，聽着，半睡着，而且厭着老太太的面孔，她的長着細長毛的鬍鬚和她的條條的淚痕；而他悲傷了，非命地悲傷了！她們把他安置在一張櫃上睡覺，而且

預先告訴他，如果交給他吃東西，那麼他自己好走到廊邊去辦。

第二天早上，依凡·依葛內奇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二人來告別。赫司特西亞·彼得爾夫娜非常高興，正準備燒開水，火爐，可是非常匆忙的依凡·依葛內奇插着手，說：

「我們沒有工夫喝茶啦！馬上就得走。」

在辭別之前，大家都坐着，沈默了一分鐘。赫司特西亞·彼得爾夫娜，深深地嘆了氣，用她的哭泣過的眼睛，藏羞神像。

「好，」依凡·依葛內奇站起來，開始說：「就是說，你留過這兒。」

忽然，從他的臉上消失了那忙於事業的乾枯，而精神有些發狂了，他悲苦地微笑了一下，說：

「你注意，要求學：不要忘記了媽媽，要聽赫司特西亞·彼得爾夫娜的話：艾勾羅，個使徒能好好地讀書，那我是不會扔開你的。」

且，他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個小錢袋，將背向着艾勾羅士卡轉過來了一下，在許多小錢幣中找了很久，終於找出三個價值十戈真的銀幣，將袖給艾勾羅士卡，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嘆了氣，在桌

並且從容地，給艾勾羅士卡祝了願。

「因聖父聖子聖靈之名……你求學，」他說。「要努力，小弟兄……假如我死了，你記念我。這里，從我也拿去這十哥貝罷……」

艾勾羅士卡吻了他的手，哭了。他的心靈里，彷彿有什麼東西低聲告訴他，說他再沒有機會看見這位老者了。

「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娜，我已經在中學校獲了名，」依凡·依萬西奇說，他用着那麼一種聲音，就如同客廳里停着死人一樣。「八月七號那天，請您告訴他去受考試……好，再再見罷！上帝與你同在。再見，艾勾羅士卡。」

「可是，您舉在這里喝點茶啊！」挪司特西亞，彼特爾夫娜呻吟着。

通過覆蓋住了眼睛的眼淚，艾勾羅士卡沒有看見舅舅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兩人，是怎樣走了出去的。他向窗子闖去，可是他們已經不在院子里了，僅僅是剛才吹過的赤褐色的霧，帶着一種完成了職務的表情，從大門口跑了回來。艾勾羅士卡自己不知道爲着什麼脫開了自己的位置，從屋子里飛跑出來。當他跑出了大門的時候，依凡·依萬西奇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兩人，頭一個人搖着閃爍的夜視，第二個人搖着他的大手杖，已經是在轉角上正在拐灣。艾勾羅士卡感到直到

現在這殘留着的那一切，跟着這匪徒入一道，對於他，像烟一樣永遠消滅了；他在疲憊中跌坐在
一張小椅子上，用他的辛酸的眼淚祝福，向那爲他現在正開始了的不可知的新的生活祝福。
那種生活將是甚麼樣的呢？

（註一）「可愛的孩子。」

（註二）是希臘是正教里一位大主教的名字，也是當時的一位學者。

（註三）掃羅王，按聖經記載，掃羅王係舊約時代的猶太王，因想要知道自己的未來，召

女巫來呼喚鬼神的。

●●文藝理論一束●●

給初學寫作者及其他

~~~~~高爾基文藝通訊集~~~~~

~~~~~以翠譯·七元五角~~~~~

新文學教程

~~~~~又名「到文學之路」~~~~~

~~~~~以翠譯·每冊五元~~~~~

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

~~~~~景宋·巴人等著~~~~~

~~~~~每冊定價四元五角~~~~~

科學的藝術論

~~~~~蘇聯展敏學院編~~~~~

~~~~~適夷譯·每冊七元~~~~~

馬恩科學的文學論

~~~~~歐陽凡海編譯~~~~~

~~~~~報紙本·六元五角~~~~~

●●讀書出版社發行●●

◎◎文學月報叢書◎◎

特 賓 德 爵 油

~~~~~ 克雷莫夫著 曹端華譯 ~~~~~  
~~~~~ 蘇聯名著 · 長篇小說 ~~~~~

秋

收

~~~~~ 艾蕪著 · 短篇小說集 ~~~~~  
~~~~~ 共計八篇 · 十萬餘言 ~~~~~

的 所 誕 生 的 裏 暴 雨 從

~~~~~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  
~~~~~ 王語今譯 · 長篇小說 ~~~~~

草

原

~~~~~ 俄 · 契訶夫原著 ~~~~~  
~~~~~ 彭慧譯 · 長篇小說 ~~~~~

◎◎讀書出版社發行◎◎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初版 (桂)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再版 (豫)

辛 原

著者 俄·契訶夫

譯者 彭 慧

編輯者 文學月報社

發行者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一八八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 每冊國幣八元

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重慶民生路一八八號 讀書出版社

#1 17
574305

WENXYO OYEBA
GUNGSHU
3
CAOYAN

